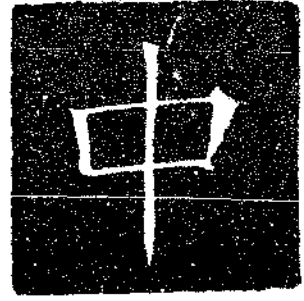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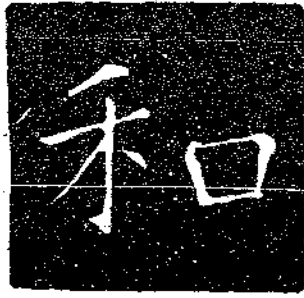


548

MAY 1 - 1943



采 開 成 石 經 禮 記 字

中 和 月 刊 第 四 卷 第 三 期



軍管理開灤炭礦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局 址

天津特別行政區咪叻士道六十四號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總 局

三二六六六號

天津營業所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中和月刊

第四卷 第三期 目次

圖畫

錢文端論課文書附跋

編輯前記

中國參戰之時代觀

垢道人佚事

宋末李竹隱海外講學考

堪隱齋札記

錢文端論課文書附跋

日本的舞樂

六朝之地記 (二)

(一)

兌 (二)

予 向 (七)

梁盛志 (四)

五 知 (三)

(三)

杜 康 (五)

青山定雄著
頤安譯 (六)



湘綺樓集外文 (十三)..... (五)

賜硯齋日記 (十)..... (五)

方志餘記 (十)..... 兌之 (三)

葡國之薩拉察爾..... 建章 (九)

時事舊記 述要 (一月中至二月初)..... (七)

養和室隨筆..... 渠彌 (七)

彝齋漫筆..... 一士 (八)

專載 公餘瑣記 (十六)..... (九)

續孽海花..... 燕谷老人 (五)

補書堂詩錄..... 兌之 (二)

特載 「擊滅英美」雜誌社共同座談會..... (二)

本刊代售處一覽

東安市場	新智書店	佩文齋
西單商場	德華書社	全德書社
正誼商場	中華圖書社	五洲會記
東城	隆福寺	文殿閣
南城	宜武門大街	觀古堂
北城	琉璃廠	人人書局
西城	後門爲寶書局	來薰閣
天津	知行書店	成文厚
山西	東方書店	
上海	同蒲線	大每舍
	廣西路二八一號	來薰閣書店
	亞爾培路	古今出版社
		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天津書局

本社代售

草韻辨體

此書爲明郭謙所輯。收自漢章帝以下至元朝止草體書家凡百餘人。韻以繫字。字以類從。今由丁友恭堂據明萬歷原刊本影印。線裝白紙八開本五冊。既資鑑賞。尤便利於初學應用。委託本社代售。定價每部十六元。特價十四元。願購者請從速。遲恐售罄。

此堂先世語附不長老律
德東南詳炳素幼壯諱
酒誼皆泰國微之誼西平翁
今而著述作霖同第壬申
言念曠昔包成二十七年

四十一年以前之李劉之竹
振風素淳樸自苦如遷社
餘慶翁由千金村加美殿

族居者止迄于今錢唐屬
傍君樊榭詩三十字水公

羨兼外三家望繞三

初賦三村洛林靡在矣

可見七欲漫兼山約好椒

之通先文端壽終八十

有以而後壽而時以孝廉

字通判中道程謝且

六年矣人生少壯後志

所在營心仕宦亦何為

哉七行為矣輔在祖澤

不守不於有道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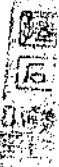
能文章者將誰歸於夫

君子亦行其可常而已

矣輕降心表亦非考
水錢載於宣南坊之

錢文端論課文書錢題石跋

寓書



限者作...
 有...
 此...
 自...
 故...
 復...
 為...
 所...
 冠...
 仰...
 於...
 子...
 拜...
 形...
 神...
 受...
 形...
 為...
 達...
 須...
 願...
 中...
 塘...
 非...
 其...
 七...

錢文端論課文書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京分行

北京

南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三五三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三九〇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北城辦事處

鼓樓大街 東局六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特別定期存款簡章

本行現為適應社會上之需求特舉辦特別定期存款一種此項存款以存入國幣伍拾圓為起碼在期限內存戶可以隨時提清本利有活期之便利享定期之利息於存戶最為有益備有章程承索即寄

存滿	二個月	年息	五釐
存滿	五個月	年息	六釐
存滿	八個月	年息	七釐
存滿	十一個月	年息	八釐
存滿	十四個月	年息	九釐
存滿	十七個月	年息	一分
存滿	二十個月	年息	一分一釐
存滿	二十三個月	年息	一分二釐

行址 北京支行 西交民巷 三、一四八二
 三、三六〇二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電話 五、〇〇七〇
 六、一〇四〇

煙酒

與胃病之關係

酒不能增體溫反傷胃 煙不能醒脾反傷精神

酒爲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嗜好，一杯在握萬愁全消，沉弱其中，有不可思議之妙趣，常人更深信酒能增加體溫，此種說法更爲荒謬，酒增加體溫之來源，係因皮膚血管，受酒之刺激而擴張，血液充集於肌表，致皮膚紅潤，故覺溫熱，而內臟之溫度，反因此而減低，飲酒之人，酒力解消後，反覺寒冷者，即因此故，在風雪交加的冬季，感覺異常寒冷，飲酒以禦寒，即覺舒適，片刻之後，反畏寒特甚，而同居一室之不飲酒者，安然無事，由此可以證明，飲酒有增加體溫之能，實爲荒謬之說。

酒之刺激性，不特使血管擴張，且可令血管之神經麻木，心的跳動加快，神經方面失去平常管束過制之效，因刺激過度，而發生種種不合理的舉動，久之必至減少其知識之機能，紊亂意志，思考力與記憶力遲鈍，職業廢弛，禍患踵至，對於胃部則刺激胃神經，使胃液分泌增加，胃機能感受勞疲，減少其消化力，飲之過甚，胃中血管，則起感應，頓然脹大，而成慢性充血，轉爲慢性胃炎，其原因多半由於中酒精之毒所致，更能令胃液素及蛋質凝結，而失營養及消化力。

煙的害處比酒更大，足以促短人之壽命，惟其漸次以來，常人多不注意。煙中含有一種毒品質，名叫尼古丁，爲煙中之毒質，毒性極烈，用少數之量，即可引起中毒症，此物於神經

中樞，有顯著之麻痺作用，中毒重者，先流涎嘔吐，冷汗，頭痛，呼吸短促，疲憊昏糊等現象，繼而引起泄瀉，甚至面部蒼白，虛脫失神，四肢厥冷，發生痙攣，若含量之外者，不及數分鐘即能致命。

繼續吸煙，成爲嗜好，則引起慢性中毒，而胃部發生不快，同時心跳，四肢寒顫，失眠，麻痺，目力不充足等現象，其中最常見者，爲消化系統之病狀，據專門學者試驗之結果，知胃腸中各種消化液，皆不耐煙味之刺激而發影響，以致分泌減少，故吸煙之人易於發生胃腸疾患，即尼古丁中毒之弊。

由此觀之，不獨患胃病之人，飲酒吸煙不宜，即不患胃病之人，飲酒吸煙，對於養生上亦有防碍，如果飲酒吸煙及患胃病之人，每日服用若素，既可胃病早日痊愈，復可不中酒煙之毒，實可爲一舉兩得。若素治療胃病，早已有口皆碑，無須再爲重述，若素成分中，維他命B₂中有一種成分，名叫富拉賓，專解酒中毒，維他命專解煙毒。患胃病的人，無論飲酒吸煙與否，服用若素準可早日痊愈，即是不患胃病而吃酒吸煙之人，服用若素，亦可防害其中毒，並可保證，不患胃腸疾患，若素效力大價目廉，小瓶八十四片新價五角五分，中瓶三百片新價一元七角五分，大瓶一千片新價五元五角，總批發處，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各大藥房均售。

編 輯 前 記

本刊上期登載垢道人(程邃)書畫。本期更披露予向君所輯垢道人佚事。綱舉目張。致力頗勤。爲有功文獻之佳構。

宋末李竹隱(用)東渡講學。亦中日文化交流上有相當關係之人物。梁盛志君爲撰海外講學考。於其身世學術。稽述覈實。具有心得。

日本之舞樂。來源久遠。杜康君之作。述其梗概。要言不煩。

本期圖畫爲錢文端(陳羣)論課文書暨穉石跋。誠屬珍蹟。並錄誌原書及穉石覃溪裴山三跋全文於卷內。俾資覽觀。

五知君堪隱齋札記。前於三卷十一期刊載一次。趣味雋永。博得好評。近又承見寄數則。爰再發表。以餉讀者。

中國參戰之時代觀

兌

現代的中國人，有必須了解而尙未十分了解的幾點。

第一我們的時代與祖先的時代不同，與父兄的時代不同，乃至於與過去五年的時代亦不同。固然這種不同，大家都見得到，然而究竟不同到什麼程度，還須加以分析體認。

就中國的歷史說，上古（至少自周始）至秦始皇二十六年爲一大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是由部落變爲封建集團，漸漸又由封建集團趨向於政治思想之樹立與統一。自孔子以至於李斯，都循着天然的趨勢，逐漸解放上古的神權思想，而闢成有組織有主義有方法的政治形態。到始皇二十六年而居然實現。始皇的成功就是孔子的成功。孔子所希望的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至少已經表面做到一部分。孔子是聖之時者，他的思想是因環境而定的。所以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上兩句是縱的方面有所秉承，下兩句是橫的方面有所位育。可見聖人也並非從天降從地出，不過到了那個時代，他能認清時代意義而爲一個時代的人導夫先路而已。

自秦漢以降至庚子又爲一大時期。這一期是以王權爲中心的士人政治。上一期以貴族爲主體，這一期以士人爲主體。以貴族爲主體，所以不需要統一的組織。以士人爲主體，雖然需要統一的組織，然而不是對內的，不是對外的。對外一直沒有問題，根本上就沒有內外的分別。一直到南宋方才感覺到對外不能沒有辦法。於是漸漸的也變化了。第二期的變化始於南宋，正與第一期的變化始於孔子時代一樣。醞釀

又醞釀，遷延又遷延，對外問題越來越複雜，而固有的思想組織方法都不能運用自如。到了庚子之役，達於極頂。人人都知道時代已經變換，以王權為中心的士人政治，決不能應付，也決不能保存的了。所以自秦始皇二十六年至清德宗二十六年完全是一大時期。

然而以前的變換是內部的，是自決的，不十分受他方的影響。庚子以後却不然了。我們在這裏變換，別人也在那裏變換。參伍錯綜，互相影響，不是單從本國史上所能看到的。

打開世界史來看，庚子正是十九世紀的總結。歐洲諸國經文藝復興之後各各發展殖民事業，繼之各種政治社會思想之改變，從人民全體來說，較之中古時代政教分爭王政橫暴的情形實已改良許多。人人得有自覺，也就人人得有權利，得有希望。正如我國兩漢以來的人，慢慢的才覺得都可以參加政治，而對於自己的生命財產都有了保障的把握。我們啓發這種思想，享受這種幸福，比歐洲人實在早若干年。所以我們淡然不以爲奇。他們一旦拿到手之後，却前進不止，貪多不止，個個都想窮奢極慾的發揮他們的權力，恨不得世界上的利益一人獨吞才好。拚命發展科學技術，擴張軍備，保護商業，到處殖民，都是爲此。當十九世紀的末期，我們正在這裏感受到歐洲人的凶橫，殊不知他們却已經踏入極危險的道路，因殖民政策而起的衝突就在目前了。

我們在這裏說歐洲，其實就是說的英國。因爲企圖壟斷獨吞的只有英國。而英國最妬忌的，遠的是日本，近的是德國。別的他覺得都不足畏而且利害不至於十分衝突，他是不在乎的。

庚子一役，大家都知道主張用兵對華最力的是德國。殊不知聯軍意見不一致，德國統帥瓦德西當時就受了一肚子氣，弄得進退維谷。結果誰是佔便宜的，還不是英國又加了一重對華的金融操縱？而德國何會有什麼收穫？其餘各國，不過都是陪賓，更不必提了。所以庚子是英國帝國主義的最後勝利，却也就是引起世界爭端的起點。自此以後，他國也都看穿英國的老奸巨猾，而漸漸結成反英的陣營。在歐洲的

政局上，德國對英的衝突便無可避免了。

一九一四的大戰所以爲人類史上一大事，並不僅在於規模之宏大，犧牲之衆多，而在結束歐洲人的傳統政策，啓發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各種觀念。一九一四以前世界局勢，是以歐洲某一兩國爲中心而向外發展，其衝突是兩方相對的。而一九一四以後，則是世界各處同時發展，其衝突是多方的。以前是因主持國策者政見的不同而衝突，以後是因民族生存上受影響而衝突。以前的戰爭是可以選擇的，以後的戰爭是無可避免的。以前是物質的戰爭，以後是精神的戰爭。上次的戰爭，正是這次戰爭的開場，也是歐洲傳統政治外交的迴光返照。

在中國人看起來，自庚子以後，我們亦步亦趨的跟着歐洲人前進。始而政治革命，繼而民主主義，繼而工業革命，繼而資本主義，我們千方百計的摹仿，摹仿尙未到家，可是在別人已成陳迹。當上次大戰之結束，自有世界眼光者觀之，都知道戰勝者未必能終勝，敗者正未必即敗。而中國却從表面上歆羨英美之成功，以爲唯一無二的模範。這是中國人不能認清時代的大錯。

要知道中國人的體認時代，本極不易。因爲以前中國的變換太遲緩，而庚子以後不過二三十年之間，却要追上去體認歐洲二三百年的變換。譬如看電影，一幕還未看清，已換第二幕，宜乎眼花撩亂目迷五色了。

就庚子以前的情形與今日相比，大家固然知道今昔不同，守舊是不行了。然而近二三十年來之今昔不同，更不可忽視。世界各民族都在這二三十年中積極準備脫離舊秩序而造成新時代。（除少數不進步的民族我們不甚知道者而外。）尤其新興的民族，都有一日千里的氣概，沒有一個以現狀爲滿足的。

在現時代中希望維持舊秩序不肯放手的，只有英美。因爲他們是發過財的。但是享福的是少數的英美，而大多數民族都正沒有法子安頓。英美要想以少數民族壟斷一切利益，永遠不許別人抬頭，恐怕沒

有這種天理罷。

即如中國，就是與英美利害最不相容的。英美要取中國的原料，又要以中國爲其工業品的尾閘。中國能自主，則英美必吃虧。英美的繁榮，便是中國的沒落。事實上英美是富有的，中國是貧弱的，無人能加否認。中國如此地大物博，如何會變成貧弱呢？不是受英美經濟壓迫的影響而何？所以中國天然與英美處於敵對的地位，無論遲早總是要決裂的。

有人說，英美很希望中國能自主，很援助中國，對中國很表示好感，未必真有這種惡意罷！不錯，自庚子以後，英美對中國的確採用懷柔政策。然而要知道這是因爲英美自知鞭長莫及，深恐他人伸手先將中國奪去，所以姑且拉攏住中國以圖維持現狀，而並非真有所愛於中國也。

退一步說，假定英美真愛中國，也不能成爲我們不敵視英美的理由。何以故？我們不得不以英美爲敵，是因爲立國根本精神不能相容，並不完全是私人間的報復行爲。即使英美今日來向我們遣使謝罪，搖尾乞憐，也並不能罷休。除非他們完全放棄帝國主義的政策，那才是我們的戰爭目的完遂。不但如此，還須對全世界一律放棄帝國主義的政策。因爲中國不是惟一的被侵略者，必須被侵略者一律脫離羈絆，中國方能得到安全的保障。

所以今日中國對英美的戰爭，不是爲情感，不是爲榮譽，是爲中華民族的生命，不得不力爭。

又有人說，英美過去誠然不好，但是此次戰後，英美必能實現世界資源之平均分配以及各民族之平等待遇，這種偉大工作必須以英美爲主體方得公平。或者這是最動聽的一句話，不免有人迷而不悟。假如這樣，不妨請打開二十五年前的歷史來看。英美所主持的巴黎和會國際聯盟，以至這個會議那個會議，那一件不是號稱要實現世界資源之平均分配以及各民族之平等待遇？試問以英美爲主體的偉大工作，除了極力維持他們既得的利益以引起世界之不平卒至戰禍重開而外，究竟有什麼結果？

再請看英國在上次大戰爭中所應允印度參戰的條件是什麼？戰後是否履行？又請看美國對其他各國說得如何好聽，而其對墨西哥以及南美各國又是如何的挑撥愚弄恫喝壓迫？試問英美是以真心向人的麼？或者又有人要說，英美固然不可信，難道他國就一定可倚賴麼？這話却未嘗不是。但我們並不恃人之可倚，而恃己之有為。戰爭是要自己擔負的，沒有可以不勞而獲的道理。即如日本便有獨力作戰的充分準備，並不指望我們。我們又豈能因為隣邦擔負戰事，而遂置身事外？推而至於現在參加戰事的各國，各有各的立場，雖然總目標相同，而其所以不得不戰之原因則別。他人自為他們而戰，我們自為中國而戰。不過為中國即是為東亞，也即是為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幸福而已。

雜誌社殲滅英美大會

一月九日國府布告對英美宣戰，電訊傳至，京市各界莫不興奮，華北各雜誌社同人，意氣尤為昂揚，於下午三時各雜誌社同人三十餘人，先後集合於武德報社，開華北各雜誌社殲滅英美大會，由武德報社長龜谷利一主席，致開會詞，繼由實報社長管翼賢闡明大東亞戰爭現階段情勢，並臚舉英美過去侵略中國侵略東亞及近年擊成沙基慘案萬縣慘案等禍害中國民衆諸事實，尤其於庚子年破壞中國文化之罪惡，藉證我國對英美宣戰實為必然，在場同人認為擊滅英美為東亞民族之天職，國人久受英美憑凌，殲此醜類，尤為中國義不容辭者，為表明協力大東亞戰爭，當場起草宣言以示「**英美不滅責任不已**」之決意，起草完畢，經推定吾友，沙漠畫報等同人審查完竣後，全場一致通過，遂宣告散會，茲誌共同宣言原文如次：

宣言

際模大東亞戰爭第二年之新春，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毅然對東亞共同敵人美英宣戰，吾等依據大東亞戰爭現階段之情勢決議協力政府，竭盡國民之責，擊滅美英，行口誅筆伐之實，並全國人民一致奮起，遵從汪主席中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之訓示，發揚國父孫中山先生大亞細亞主義之遺教相誓英美不滅，責任不已，願公諸社會人士之前，以誌決意且矢忠誠。

垢道人佚事

緒 論

世談金石書畫者。莫不知有垢道人。因重其品行文學。耆舊傳聞。咸嘖嘖而樂道之。然徧稽載籍。語焉不詳。代遠年湮。無足深考。清代江南省志。及各府縣志。道人姓氏。俱存方伎一門。邑人程鴻緒於嘉道中。刻程氏所見詩鈔。叙列遠近同姓人名。並錄事蹟。尙以時遽禁燬。致與程孟陽松園詩集。同爲割棄。自明啓禎。訖於近代。垂三百年。徵文考獻。得其片紙隻字者。珍如拱璧。至欲搜羅著述。世事滄桑。惜多齟落。若求真蹟。尤屬寥寥。前所已詳諸書。幸不終闕。舊家藏弄。展轉而出。市肆殘餘。頗多所見。霜鈔雪纂。彙輯遺佚。共得詩詞書畫。題跋函牘。篆刻印拓。略可類分。附錄原文。著爲編次。

傳記。以陳定九周櫟園時代較遠。事爲徵實。家族。采錄鄉里志乘。有關考證。

予 向

戚好。參用同時著作詩文。
師友。專輯自作著述。及注釋文字。
游蹟。兼取賓友唱酬。確有實地。
文藝。不拘體格。以類相從。

一 傳 記

垢道人生於明萬曆中。時當王錫爵秉國。仇視東林。有誣顧涇陽救李三才。以獲斂人程守訓職。爲攻詰者。魏璫專政。抨擊尤力。殺戮禁錮。善類爲空。及崇禎立。朋黨已成。小人熾禍。國亡乃已。復社幾社。人文猶盛。鄭超宗冒辟疆。先後主盟壇坫。凡數十年。其間離合悲憤。聲氣相通。詞翰留傳。無難蹤跡。傳言道人享壽八十有六。以自題畫跋推之。當爲萬曆三十二年甲辰生。歿於康熙三十年辛未。爲八十七歲。略有不同。萬年少。吳梅村。年齒尤

近。僧漸江。查二瞻。梅遠公。惲南田。是爲較遲。要皆誕生萬曆。上下不出二十年中。茲據陳定九周櫟園爲所作傳。可以覘其梗概焉。

附 錄

垢區道人傳。陳鼎留溪外傳

程遷。字穆倩。別號垢區。祖九齡。字武台。有隱德。官行人。致仕居天都山。以泉石自娛。父堯基。字欽明。太學生。以文行著於鄉。遷生有至性。善事父母兄長。以文章鳴江以南。舉博士弟子員。更以氣節稱于庠序。能詩畫。善書法。工篆刻。明亡。卽棄巾衫。隱于廣陵。放情詩酒。名流如周櫟園輩。皆折節下交。海內名公鉅卿。以不見遷爲恥。篆法甲天下。投贈詩文者。以百數。大都皆前朝遺老也。己未當事以博學宏詞薦。遷力謝不就。轉徙金陵。閉戶著書。晚年書法益工。八分爲第一。時龔半千賢。以山水名家。隱居山中。與遷詩酒往還。爲白頭交。常促膝聯吟。醉則慷慨悲歌。目空一世。論篆刻。則思入風雲矣。遷博通今古。所爲文。皆俎豆秦漢。著有日表姓氏等書行世。卒年八十六。

外史氏曰。曩予弱冠客維揚。遇垢區道人。見其方頤廣額。雙眸炯炯。高八九尺。修然偉丈夫。意謂神仙劍俠之流。接其所學。儼然有道之士也。至於不仕王侯。高

尙其志。去三代之賢不遠矣。

周櫟園印人傳。姚際恆讀畫齋叢書

黃山程穆倩遷以詩文書畫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變文何舊有。世翕然稱之。穆倩於此道實具苦心。又高自矜許。不輕爲人作。人索其一印。經月始得。或經歲始得。或竟不得。以是頗爲不知者詬厲。然穆倩方抱其詩文傲睨一世。不爲意也。予交穆倩垂三十年。得其印不滿三十方。因念予所交友人。工此者黃子環。劉漁仲。歸道山後。三山薛宏璧。莆田林晉白卒于家。歙人江疇。臣卒于閩。平湖陳師黃歿于客。雒臬黃濟叔與予交最晚。惜予歸。亦歿于友人酒間。穆倩巍然獨存。亦老矣。圖章一綫。不絕如縷。嗟乎。後之癖此者誰。索之誰何氏之手乎。子以辛。字萬斯。亦能作印。

二 家 族

垢道人世居歙縣。西鄉巖寺鎮。遠祖東晉新安太守元譚公。至宋德祐中。後裔由邑之範坑遷巖寺。爲巖鎮人。祖武台公有隱德。官行人。致仕。往來黃山天都山中。以泉石自娛。父欽明先生。太學生。以文行著於鄉。明代程大約建孝思庵。大約以君房製墨名於時。鎮之中街有程氏宗

祠。隆慶中程忠任倡義建祠。其子大綱大紀大約輸資造成。大學士申時行。顏其堂曰繼述。邑鎮之有古巖寺。建自唐之初年。大曆中。徑山蘊禪師結夏於此。奉代宗手詔徵去。詔與師遺像。清雍正間尚存寺中。古巖道中有石峯巍然。巖峭特立。倚巖小刹名慈芻林。右即孝思菴也。宗祠當康熙中。忠任玄孫名其賢者。同姪沛。因越百餘歲。朽腐幾頽。重建堂寢。階下有二池樹以松柏。而垢道人住宅遺址。今不可攷矣。

附 錄

巖鎮志草。余華瑞字程齋、程佶字自閑撰
新安在萬山中。歛之西鄉獨開平原。周環百里而遙。沃壤繡錯。如墨如砥。巖鎮居其中區。潁水界其東西。潁水經長齡村來。豐樂溪區其南北。嘉隆以來。巨室雲集。百堵皆興。比屋鱗次。無尺土之隙。惟虬山之婆羅園。南山之萊園。檀山之楞園。妙有天然之趣。人文之盛。甲於鄉邦。先進多專集。迺爲名山之藏。而不求炫于世。其家或亦不甚珍惜。至任其散佚。全豹難窺。然焦尾之桐。餘音猶在。尙不勝撰述也。程君博雅弘通。多識前言德行。不靳搜討。網羅以輔余之疎淺。前有程佶序。

三 姻 戚

巖鎮豐樂溪。源出黃山雲門峰下。會浮曹阮容諸溪。入於豐樂。經數十里。而歷溪南。吳用卿廷之居也。程孟陽嘉燧。李檀園流芳之故里存焉。村落菜布。川流縈帶。書畫名家。傳史乘者。不百里中。可數十計。溪水經吾黃族居之潭渡村前。東南滙於練江。而爲歛浦。是曰漸江。垢道人母鄭氏。世居長齡村。距巖鎮不二三里。鄭超宗贊可士介三昆季。其舅氏也。巖鎮自明萬歷中以君房墨苑。與方于魯構斃。瘐斃獄中。至天啓間中書程守訓賊涉李三才。顧涇陽爲之力救。魏瓊柄國。黃山禍案繼作。株連士庶。累及無辜。垢道人之先。蓋有託而逃。遠徙雲間。致離鄉井。其事或有類於鄭氏潔清翁者。同邑許力臣承宣。贈冒巢民樸齋序。自言余舅氏鄭公超宗。道人所謂潁水諸姨。皆其母黨也。

附 錄

長齡鄭氏祖景濂。自號潔清翁。舊產爲族豪暴佔垂罄。夫婦辭家行。生五歲兒不顧。留祖母哺之。及長。徒跣數百里。索母池陽。年十九補揚州郡生員。入成均。明利國通商之事。即潔清翁辭家時五歲兒也。有四子。元嗣字長吉。元勳字超宗。元化字贊可。俠如字士介。各擅園林之勝。園之以影名者。董玄宰以園之柳影水影山影名之。其遇揚州與超宗論六法爲書影園額。中延名碩。

賦詩飲酒無虛日。崇禎癸未。園放黃牡丹。徵詩江楚間。以黃金二觥。鑄黃牡丹狀元。得粵人黎遂球美周贈之。一時傳爲盛事。後黎美周以兵部主事。借楊尙書廷麟。走贛州殉國難。鄭氏家有影園。嘉樹園。休園。名於揚州。文人墨客。酬酢無虛日。萬曆二十九年。鳳陽巡撫御史李三才。劾治歙人程守訓。以質官中書。縱橫自恣。得贖數十萬。顧憲成盛稱三才廉直。貽書救之。光祿吳炯言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

四 師 友

明季人文之盛。大江南北。稱四公子。東林復社幾社。相繼而起。館閣臺省。下逮方伎隱佚。縉流閭媛。蓋已衆矣。垢道人少年學於其族祖遠季公。又與萬年少壽祺。師事陳眉公繼儒。及從黃漳浦道周。楊清浦廷麟游。遂參楊機部幕。程青溪正授。自稱董玄宰弟子。道人又稱青溪爲師。古人學無常師。故能取資甚廣。可以見其淵源有自也。至於友誼。若陳臥子子龍。姜如農塚之氣節。邢孟貞昉吳梅村偉業鄧孝威漢儀杜于皇潘朱錫堯彝尊之文詞。其卓著者。許力臣承宣師六承家程非二守程上慎光祿。皆爲同

邑。又兼宗戚。契合之深。事迹可見。惟其不立虛岸。和光同塵。酬贈諸人。亦一斑耳。

附 攷

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明崇禎孝廉。博學工詩尙氣節。尤精篆刻。善書法。得晉魏人精髓。又善繪畫。邱壑豁徑。高出唐宋。父某御史。未老謝政。素鈔于貨。田園第宅如王侯。富稱埒國。年少幼有志。視之直糞土耳。明亡卽棄家。僧衣冠。自號壽道人。往來淮南北。飢寒困苦。絕迹不入戶庭。

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勤學嗜古。有聲館閣間。與漳浦黃石齋道周齊美。南海謝蘭生澧甫題石齋自書素詩。言其造句奇崛。而託寓深遠。驟讀不領其旨。細詳之而味益雋。先生嘗自言二十躬耕。四十後削藉。徒步荷擔二千餘里。踰五十。無妻子婢僕之奉。殆一生刻苦自勵。以成其學行志節者。素之一字。正吾儒根本所在。能守寒素。而後能師先生之學行志節。第賞藻翰高古。未得皮毛也。又楊廷麟和漳浦黃石齋洗心詩五言古十三章。續廣洗心詩七言古。書法詞翰。氣息相同。成爲完人。洵無愧色。

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幼穎異。能文章。同郡徐階特器重之。長爲諸生。與董其昌齊名。三吳名下士。爭

欲得爲師友。王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聞強識。經史諸子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覽。或刺取瑣言僻事。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獎掖士類。屢常滿戶外。暇則與黃冠老衲。窮峰柳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其昌爲築來仲樓招之。先後論薦。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卒年八十二。先是華亭董玄宰陳眉公來游歙。主谿南吳廷用卿家。所藏晉唐名蹟。皆爲題跋。又谿南之莘墟村。吳楨周生。收藏法書名畫。悉經鑒評。刻爲清鑒堂餘清齋帖。其時歙人流腐雲間者亦多。

當參楊廷麟幕。議論頗關朝廷事。流寓白門十餘年。居鄰馬士英。未嘗一見。一日士英適至程正揆室中。遙望而遁去。謂正揆曰。此人眼多白。必將亂天下。先是姜垓居行人司。疏請削名禍除逆臣阮大鍼名。詔可之。大鍼謂此舉出選贊佐。深銜之。逮起復。與士英謀。中傷選。賴陳子龍調護得免。選爲人眉宇深古。視下而念沉。以藝事遊遊公卿間。常爲人解紛亂。尤能出氣力揚聲章帶之士。

五 游 蹟

垢道人生長雲間。五峰三洞。皆其舊游。吳越往來。舟

車輻湊。嘗從黃漳浦諸公。深入餘杭大滌山。又同范質公景文。集飲齋中。於姜真源光岳樓。有和飲中歌。考功王西樵士祿招游焦山。高蒼巖將守蘇州。與金長真兩使君。擬購具區兩山。爲之招隱。時方聞警。亂離之際。亟須地主。尤存古誼。劉伯宗城嶧桐集。有辛巳虎邱夜月穆倩過話詩。明亡移居揚州。時鄧漢威輯詩觀。康熙壬子虞揚州新城夾窮橋。共襄斯舉。又常集董子祠。王貽上士禎集諸名士於蜀岡。孫默。許承宣承家昆弟。與道人皆歙同邑。查二瞻士標。有同程穆倩汪栗亭放舟平山賦詩。晚年居白門。與龔半千賢。爲白頭交。今香草堂集。不載道人往還之迹。蓋有所顧忌。擇而芟之。殘闕不完。其散失者多矣。

附 錄

金長真鎮。山陰人。康熙十二年以汝守移知揚州府事。汪蛟門脩復平山堂。時蕭山毛奇齡。甯都魏叔子。郡人宗觀。及長真蛟門皆有記。金公性好古。守汝時考淮西舊碑勒段韓二文於碑之陰。後移守揚州。軍興旁午。公日觴咏蜀岡。興文教。繼風雅。山堂落成。有朝中措詞云。烽烟鐘磬總成空。往事夕陽中。重構雕闌畫檻。還他明月清風。廬陵杳矣。千年此精爽猶鍾。留我名山片席。還教做主人翁。和者吳蘭次。程崑崙。毛大可。孫豹人。

宗鶴問。彭桂華。華龍楣。歸支恭。龔半千。黃石閭。

又

蛟門名懋麟字季角。歛人。生於前明。幼聰慧。童時登蜀岡憑吊歐陽文忠游賞勝概。慨然有復古之志。康熙丁未以進士官舍人。夢十二硯入懷。遂以名齋。朱竹垞爲之記。自號覺堂居士。修復平山堂。建眞賞樓。有人日大雪同人賦四十韻詩。又同人展拜歐陽木主。各賦七言古詩。其時同作爲孫豹人。宗鶴問。華龍楣。程穆倩。鄧孝威。陶季深。王仔園諸人。

六文藝

詩畫篆刻。垢道人皆極精深。憂憂獨造。詩餘題跋。尤多逸趣。於畫深自韜晦。不輕予人。稱程青溪爲得三昧。涇陽張穉恭恂。桐山方密之以智。最爲契合。推崇備至。時與郭石公礎同撰畫紀。今不可見。當其縱觀前人墨寶之下。興會所至。偶然揮洒。筆蒼墨潤。邱壑茂美。不作平遠。爲其所長。印章一道。櫟園推重新安。跨元明而踵秦漢者自垢道人始。道人深究鐘鼎古文。摹入篆刻。後人千鈞萬印。知有三代。實其萌芽。不爲過論。同邑汪勉堂輯道人印彙。計印千六百八十二枚。汪穉川肇龍。巴予藉慰

祖。胡子西長庚。程嘉裳芝華。聞其餘論。爲得正傳。家族祖鳳六公呂。桐谷公繹。近接衣鉢。尤稱特出。所見汪訥弁飛鴻堂印譜。與古螭篆居摹刻諸印。粲然明備。可證之矣。

附錄

江南府志。遽能詩善書工畫。人得其片紙。珍寶之。熊文端公欽其高義。贈野全長者四字額。遺佚錄。蓬曠懷高尚。不與俗伍。尤重氣節。爲黃石齋所重。與周亮工。龔孝升。龔賢。稱白頭交。詩文峭拔奇奧。工篆刻。闢心獨造。一洗文何之習。名甲天下。晚年書法益工。八分爲第一。又善畫。枯筆乾皴。中含蒼潤。得董巨之神。嘗客白下。與龔賢飲。既醉則慷慨悲吟。目空一世。又能識奇字。釋焦山古鼎銘。辨其可識者七十八字。畫與篆刻。皆蔚成宗派。治印朱文仿秦小印。是其所創。顧高自矜許。不輕爲人作也。善鑒別法書名繪古器舊物。家藏甚富。吳道子光武燎衣圖。右軍金剛六譯石本。皆名迹。

結論

夫文采門閥。聲華士林。首推東漢。以及江左。亮節清

風。可謂盛矣。迨乎鈞黨獄興。取禍最烈。而惟申屠蟠謝贍之倫。遜居荒野。隔絕門庭。衰亂之時。卒免於難。垢道人當明啓禎間。門戶報復。毒骸方熾。賢奸傾軋。國事傾危。世稱其治不媒進。亂不易方。蓋能善養天和。優游林下。年登大耋。靈光巋然。雖其著述。時與董玄宰容臺集。陳眉公晚香堂。楊機部兼山詩。黃漳浦石齋集。鄭超宗文娛。鄧孝威詩觀。同罹禁燬。梨棗無存。而劍氣珠光。璀璨世宙。沉種日久。終不可掩。人縱厄其才於生前。天將昌其學於後世。余於辛亥以來。極意搜羅。所得書畫真蹟。置行篋中。又錄遺著。哀集成帙。擬爲付梓。人事倉卒。未暇嚴事。俯仰今古。爲之撫然。

垢道人印拓。友人張謐齋景遜。於庚午夏自漢寄贈云。易均室之靈薤夫人。與室人李肉綯。同集得明清兩代名印。五十鈕拓附。中有蟬藻閣白文印。爲周櫟園作。又上下千古橢圓朱文印。共兩紐。款跋俱精。又汪訥彙集古印存。

志在詩書朱白相間印。一塵不染白文印。古螭篆居印述計五十九紐。首爲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白文十六字印。又元亮。愚山。爲周櫟園施閨章。湖上笠翁。爲李漁。八大山人。爲朱耷。查二瞻爲士標。筮在辛氏爲重光。扶晨爲汪徵遠。恆夫爲趙吉士。健庵爲徐乾學。皆朱文印。如張玉書。李雄飛印。吳佳祥一字子真之印。高士奇澹人氏圖書印。姜圖南真原氏圖書印。熊封氏。石林。高暉之印。查昇之印。鐵葦。田雯之印。西舟張子。法若真印。吳正治印。喬萊之印。龍隕方嵩年東來氏之印。張恂之印。鹿游。飛濤。王鴻緒印。李念慈印。米漢雯字紫來號秀岳。重華。王崇簡印。康侯。程文彝。黃海程建封延氏圖書。戴王絜印。花關主人波齋。或朱文白文。諸人姓氏。或知名或不知名。非但篆刻足珍。而知人論世。存之亦可爲佐證也。

宋末李竹隱海外講學考

梁 盛 志

昔孔子曾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之歎。扶桑一葦可航，故每當國家鼎革，禹域紛擾之秋，志士遺民不乏避地自全者。余讀源光國大日本史氏族志，所記漢土歸化氏族中，或自稱周靈王之後，或自謂魯公伯禽之裔，以及吳王夫差，秦太子扶蘇，漢高祖，漢獻帝之胤，漢光武七世孫慎近王，燕王公孫淵，魏明帝，吳王昭淵，北齊高緯，隋文帝，唐汾陽王之子孫，無不託足東瀛，或以經史文理之學顯，或以百工技藝著。其所修稱之門閥，雖未必可信，而生丁叔季，避難以東，如徐富之逃秦，等逢萌之避莽，則如出一轍。明之亡也，德川幕府方嚴通客入境之禁，而清人以異族君臨華夏，壓迫甚而流亡多，寄寓長崎者既夥，輾轉以入日本內地者，仍不乏其人。其留名史策，於東土文化有重要貢獻者，大儒有朱舜水，高僧有隱元，木庵，卽非，名醫有陳入德，戴笠，畫家有陳賢，詩人陶瓷家有陳元贊。宋末情勢，略同於明。宋史帝昺紀崖山覆師，陸秀夫負帝投海死，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於海十餘萬人。亡國之慘痛至此，當日宋間商業上宗教上有三百年之親交，中朝務柔遠人，齊民亦友海客。加以此時季候風羅盤針之知識業已發見，東行如履坦途。商賈僧侶，往來不絕，遺民之浮海以東者，當繁有徒，而中東載籍絕少記其事者。余嘗求其故。蓋南宋日華交通以兩浙爲中心，日船偶有至泉州者。宋末任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兼提舉市舶之蒲壽庚，於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西元一二七六）十二月降元。壽庚自淳祐末提舉泉州市舶，擁舟甚多，一旦倒戈助敵，敗於陸戰之宋人，向恃舟師以自固者，至是遂形勢逆轉，景炎帝匆遽由閩走粵。壽庚海舶既爲元人南侵之助，則自可以阻碍宋日間之交通。

考襄陽樊城之陷在咸淳九年（一二七三）。次年十二月元伯顏率師大舉東下，宋帝詔天下勤王。而元軍與日軍戰於對馬壹岐，即在是年十月。其後日宋間南北呼應抗元之勢，久而不變。弘安四年（至元十八年）元軍大舉攻日本太宰府之役，留日之宋僧佛光國師祖元，假託禪悟，以「必勝」鼓舞北條時宗，勇猛抗戰，敵愾同仇，由其語錄可知。據日本高僧傳卷二十一，祖元明州慶元人，曾任靈隱二座，台州真如主持，四明天童首座，避元兵，輾轉各地，白刃加頸，九死一生，而終於宋亡之次年（至元十七年）八月渡日，受執權北條時宗之皈依。當時宋遺臣欲得海外聲援之望甚切，故陳宜中往占城求兵（宋史四一八），沈敬之亦往占城圖興復（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張士傑思得海外助力（見心史），其走安南者於元軍入安南時加入安南軍抗戰（見安南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卷五），與明清鼎革時，馮京第黃宗羲之乞師日本，朱之瑜之遊說安南，情勢略同。遺民鄭思肖心史大義略叙一則曰：「海外諸國懼鞭垂涎，月貢金銀米帛充給朝廷軍需，爲屏蔽攻賊計。」再則曰：「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婚交趾，或別流遠國。」其聞元軍攻日覆師，至歡欣鼓舞，作元韃攻日本敗北歌，序謂「日本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見心史）直至元末韓山童起兵，仍詐稱宋徽宗八世孫，其詔謂「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託此說以動搖天下。（見葉子奇草木子卷三克謹篇）然則宋末在此種空氣下，以抗元避亂而謀渡日者，祖元而外，必有其人。

遷於日本佛教史研究之辻善之助博士，著日華文化之交流一書，曾指出元初叡山版法華經疏記一部爲弘安七八年宋人了一書，滋賀縣西明寺藏大般若經爲正應五年宋人普勳書，久原文庫藏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爲永仁三年宋人智惠書，因知華人於宋元之交，渡日者非無其人，而書闕有闕矣。以華南海岸線之長，蒲壽庚之力決不能爲水上之嚴密封鎖，且景炎二年（一二七七）七月，張士傑乘蒙古軍離閩，急攻壽庚於泉州，圍之三月，元軍援至乃解。則此時日宋間之交通，更非壽庚所能過問。余讀九龍真逸所輯宋東莞遺民錄卷下，有李用傳云：

李用字叔大，邑之白馬鄉人。（據明一統志，按鄉賢錄作邑之獺步人。）其先南雄人，祖草，朝議大夫，始居東莞。（琴軒集梅外李公墓表，參鄉賢錄。）父景宏，承事郎。（鄉賢錄。）用少孤，專母極孝愛盡禮。雖酷暑，侍母側未嘗去巾襖。德器凝重，造次必以規矩，鄙慢之氣不形也。初業科舉，及讀周程諸書即棄之。杜門潛心理學，非親友婚祭不出。如是者三十年，而踐履日益熟。士之從學者館無虛日。自號竹隱，人因稱曰竹隱先生。李昂英聞其賢，就見之，

與語終日，用未嘗有懈容。昂英出語人曰，吾今乃見有道君子。嘗著論語解，究明伊洛奧旨，以溯洙泗之源。訓詁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昂英進其書於朝，詔授校書郎。用曰，著書豈干祿計哉，不受而歸。又遷承務郎，以旌其高。所著論語解梓行天下。（黃佐通志。）後憲使周梅叟諸公，交口薦舉，復奏於朝。理宗特書「竹隱精舍」賜之。咸淳中提刑劉叔子命繪像祠於邑庠。（琴軒集參鄉賢錄。）用安貧樂道，無所求於世。其誨生徒，貌肅色和，塵塵有序，人樂從之遊，以故多所造就。（通志。）德祐二年（一二七六）用使其婿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稱曰夫子。年八十一卒，日本人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至今莞人送喪鼓吹號過洋樂，樂人皆倭衣倭帽以像之。（阮元通志。）著有竹隱集。三子，長春叟，次得朋，別有傳。三松叟，號梅際，有文聲，早卒。（阮元通志，參明張二果東莞志。）

輯者注謂「案用以德祐二年丙子（日本建治二年）浮海至日本，越三年祥興已卯宋亡，用在日本教授，人被其化。其卒當宋亡以後。蓋因宗邦淪喪，故栖身異域，不復返里也。又謂李氏族譜云「竹隱慕在交趾。」此當喪歸後，子春叟遵遺囑往葬，蓋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之意，其苦節如此。竹隱集今已逸，傳題畫詩一首云：

冬嶺秀孤松，松枝傲霜雪。不同桃李春，永抱歲寒節。

蓋宋亡後之作。又附錄宋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番禺李忠簡公昂英（字文溪）寄贈竹隱李聘君詩云：

圓沙有此隱君子，短褐枯筇自一邱。安樂窩中寬宇宙，逍遙游處妙公侯。逢人皆喜一無忤，於世何求百不憂。種德已深天必報，大兒玉立最清修。

又宋寶祐二年進士知肇慶府事番禺蘇良（字堯臣）謁竹隱先生祠云：

千古儀型竹隱堂，此身雖晦道彌光。軒裳不入山林夢，塵土難侵冰雪腸。清影雅宜梅共瘦，高風堪與菊同芳。斯文一脉流傳遠，羞把庭槐祝二郎。

讀兩詩可見竹隱爲人風範。熊飛起兵勤王事，陳紀撰故宋朝散郎簽書惠州軍事判官秋曉趙公行狀，及宋東莞遺民錄李春叟傳均詳記之，春叟傳之文云：

德祐二年，熊飛起兵勤王，赴文天祥麾下。春叟作詩以送其行云，「龍泉出匣鬼神驚，獵獵霜風送客程。白髮垂堂千

里別，赤心報國一身輕。劃開雲路衝牛斗，挽落天河洗甲兵。馬革裹屍真壯士，陽關莫作斷腸聲。」及飛潰歸，駐兵於邑（東莞），邑士民多逃竄遠鄉。飛揭榜，限三日回家，否則發兵戮之，春叟號哭諫飛，飛乃止。時羣雄四起，乘時剽掠，以春叟故多不忍犯邑，邑人賴以免患。

案飛起兵，會斬元將姚文虎，走黃世雄梁雄飛，迎趙潛入廣，進復韶州。其後元呂師夔等將兵度嶺，飛巷戰死。事已不可爲，而春叟則頗與元吏委蛇，冀有所全。傳云：

歲丁丑（至元十四年十一月）元張呂二帥克廣州，哨騎將及邑。衆皆危懼，春叟毅然與邑人張元吉走調麾下，以死爭，事遂止。帥命春叟宰邑，力辭不就，以元吉宰之。邑人德春叟，繪像於竹隱祠同祀焉。自是絕意仕進，橫經講學以道自任。……元初分司李僉憲禮春叟以賓師，公暇卽造問政，其見重於時如此。晚歲隱居養高，年八十卒。

陳庚譽之爲「掉三寸舌，活百里數萬之衆，善類趨之如歸市，依之如長城。」（竹隱梅外二先生祠堂記。）竹隱次子得朋善易，淳祐六年特奏進士，官從事郎南思州司法，宋亡不仕卒。遺老趙必瓌輓以詩云，「靖節有詩題晉號，德公無意入襄城。」又云，「蓬髻早因時事白，荷衣不受劫塵汚。」其風骨視乃兄爲峻厲云。

總觀上述，則宋末東莞李氏一門，爲守兼優，以志士仁人悲憫之用心，謀挽狂瀾，翊贊光復，與望風而靡，偷生旦夕者，既殊其趣，與鹵莽滅裂，一死謝責之流，亦不可同日而語。竹隱盱衡大勢，欲結海外之援，以其學識物望，白髮投荒，貞松自誓，如朱舜水之受隣邦禮遇，情勢極爲可能。東莞友人告予，「過洋樂」今日當地猶用之，番禺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九亦記其事，文與傳引通志文同。翁山明末志士，博學通才，獨步當時，番禺與東莞密邇，新語所云，必有所據。卽舊志所記，本諸採訪，例無虛文。似其事無容疑。然亦有可異者。道光廣東通志卷二百七十，傳竹隱，綴「咸淳中廣東提刑劉叔子命祠於邑學」之文於傳末，則似非生祠而爲身後事。春叟弟子陳庚於庚戌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撰竹隱梅外二先生祠堂記，明初陳璉撰梅外李公墓表，（均見宋東莞遺民錄附錄。）記竹隱學行頗詳，而均不及其海外教授事。陳庚當元中葉，或有所諱，梅外墓表撰於易代之後，而亦略此孤忠盛業何耶。又竹隱在東邦，既以學術傾動一方，則彼國必有遺蹟遺事，而日籍之言中日文化交通者，如源光國大日本史之輿傳，伊地知季安渡學紀源，岡田正之日本演學史，西村天以日本宋學史，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辻善之助日華文化之交流，秋山謙藏中日交涉史研究，安井小太郎日

本儒學史，牧野謙次郎日本漢學史，竹林貫一漢學者傳記集成等書，均無隻字及其行誼。故桑原隲藏致焯著清壽唐考，曾據廣東新詒引「過洋樂」事，而亦未敢斷言其事之有無。余於東國文獻，多方蒐求，終無所獲。去歲曾函詢靜岡高等之木宮泰彥教授，今春復面質久任日本國史編纂所所長之辻善之助博士。兩氏爲今日此方面研究之最博洽者，著書滿家，均稱於此人無所聞知，其事殊不可解。

余恨不能躬赴東莞，一觀「過洋樂」之究竟。如其所謂倭衣倭帽與樂律，確係源自日本，則竹隱東渡講學，似必有其事。扶桑文獻之缺乏，或以當日棲遲島濠聲名不出於里巷。中土記述之疏濶，或以遭時多忌，子孫務隱晦其行迹。陳庚之祠堂記，謂「祠竹隱尊其道，祠梅外感其功，竹隱之與梅外，不同者時也，其道未嘗不同。」似於竹隱之一嚙投荒，與梅外之委曲求全，隱約爲調停之詞者。陳璉生當明初，宜可無諱，惟太祖方嚴海禁，不許寸板下海，列日本爲不征之國，則其不以海外講學爲重，亦無足異。

中國文化影響日本精神最深者，爲宋代之理學。德川時代三百年中，官學奉朱子學爲中心，與元明以來之中國學風無殊。言宋代理學之東渡者，或以爲始於日僧俊芻禪師於宋寧宗慶元五年（日本正治元年）來華，留十三載，嘉定四年（西元一二二一）歸國，佛典外齋歸有儒道書籍二百五十六卷。伊地知季安漢學紀源以爲俊芻至四明，爲朱子卒之歲，其歸國則劉淪刊四書之年。故推測二百餘卷儒道書中當不乏理學家著作。次則日僧圓爾辨圓稱爲聖一國師者，於宋理宗端平二年（一二三三）西來，淳祐元年（一二四一）東歸，攜歸書目有朱子大學或問，中庸或問，論語精義，晦庵集註等書。至華人與理學東傳有關者，則理宗淳祐六年渡日有蜀人道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渡日有明州人祖元，成宗大德三年渡日有浙江台州人審一山，均著名禪僧。宋元理學本爲禪儒之合體，故祖元，一山皆以兼通儒釋稱。若竹隱之浮海屬實，則當爲繼從外華人傳理學於扶桑之第一人。其聲施雖不如朱舜水，而耿介之操，貞固之節，遭際艱屯，流離轉徙，無時無地不以淑世淑人爲念，則二人初無二致。此亦學術史上一重要公案，故望海內外博雅君子，詳其原委，匡余疏失，俾能究明真相，傳爲定論也。

附記：余治中日交通史，欲以中土文獻彌補東籍之疏。故於沿海各省方志，留意翻檢。兩年前曾于廣東通志見宋末李竹隱東渡講學事，乃東籍所未及，因爲理學東渡彙季用一短文，其後刊於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一卷一期。依據寡薄，

僅提示此問題之輪廓而已。其後承澳門友人寄示宋東莞遺民錄，竹隱在國內關係文獻，因以天明，乃重訂爲本篇。今所待者惟海外遺蹟遺事之發見耳。

又過洋樂一事亦見瞿兌之先生所著養和室隨筆，載在中和月刊第一卷。瞿君之注意於此，蓋更先於我，拙作兩文皆承瞿君督促鼓勵，並當志感佩也。

閩僧學真

雪

賜硯齋日記。頗言及閩僧學真。辨未詳其來歷。按其人蓋清末福州旗營協領長志也。龍顧山人(郭則澐)十朝詩乘卷二十四云。『辛亥閩變作。督部松公鶴齡仰藥死。將軍樸公率旗兵巷戰。兵敗被執不屈。死尤烈。……子恒協領(長志)。隸閩防從仁山力戰。事敗削髮爲僧。名學真。住持瑞峯靈巖寺。每爲人述將軍舊事。涕下交睫。章一山檢討送學真上人。歸閩詩云。時去英雄事苦空。櫻鞋南北薄霜風。臺前綵鳳晨啣果。壁上神龍昔挂弓。八大逃名仍入市。一壺異趣共孤哀。袈裟願力邀天鑒。寒夜同看芋火紅。末韻謂學真入都。曾拜御書具大願力四字之賜。學真亦非常人哉。』仁山爲福州將軍樸壽字。

堪 隱 齋 札 記

清初攝政王稱皇父史料

五 知

清初攝政王多爾袞因稱皇父，遂有太后下嫁之傳說，史闕有間，無由考證，而歷來文人庶士更從而附會之，時遠事湮，竟成疑案。近世史家孟心史先生著「清初三大疑案考實」，太后下嫁即冠其首，雖引「朝鮮實錄」，於皇父一名，亦不能明。胡適之氏與之反復討論，以爲「皇父」之名，與歷史上所稱「尙父」，「仲父」之義有別，仍未能得其究竟，誠史案中最重要問題也。蓋今日所見故宮檔案，大都始於雍正八年，凡清初文獻，先之以燬，繼之以刪，雍乾史事，猶多改飾，況清初乎，況如此大事乎。惟近見順治奏檔，於上事頗可證明，而太后下嫁案，亦不攻自解。據「罷攝政王庶享詔」文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鄭親王，巽親王，端重親王，敬謹親王，同侍衛大臣合詞奏言，太宗文皇帝賓天時，諸王貝勒大臣等，同心堅持，舍死盟誓，扶立皇上。彼時臣等並無欲立攝政王之議，惟伊弟豫郡王峻調勸進，彼時皇上尙在幼冲，會將朝政付伊，與鄭親王共理。逮後獨專威權，不令鄭親王預政，遂以親弟豫郡王爲輔政叔王，背誓肆行，自稱爲皇父攝政王，以扶立皇上之功，盡爲己功。又將太宗文皇帝素日恩養諸王大臣官兵人等，爲我皇上捐軀竭力，攻城破敵，剿滅賊寇之功，不歸朝廷，全爲己功。其儀仗音樂侍衛之人，俱與皇上同，蓋造府第，亦與皇上宮殿無異。府庫之財，任意糜費，織造纈疋，庫貯銀兩珍寶，不與皇上，伊擅自用。又將皇上侍臣宜而登陳泰一族，及所屬牛衆人丁，剛林一族，把爾達七一族，盡收入自己旗下。又親到皇宮院內，以爲太宗文皇帝之位，原係奪立，以挾制皇上侍臣。又吹毛求疵，逼死肅親王，遂納其妃，將官兵戶口財產等項，既與皇上，旋復收回，以自尊其力。又欲皇上侍臣厄而克歹青歸己，差吳拜勞什剛林那充格封以侯爵，因歹青不從，復罷侯封。又差勞什傳言，誘皇上侍臣什諾卜庫云：我

疼你你可知道麼。凡一功政事及批票本章，不用皇上之旨，概用皇父攝政王旨。又悖理入生母於太廟。凡伊喜悅之人，不應官者濫陞，不合伊者濫降。又將伊妻自行追封。又不令諸王勅貝子公等，伺候皇上，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昨伊之近侍額克沁，吳拜，速拜，勞什，鉢羅會口稱亡主遺言，欲亂國政，被端重親王，敬謹親王，賢侍衛大臣等，公同首出，遂將勞什，鉢羅會正法，額克沁，吳拜，速拜，從重治罪訖，以此思之，顯有篡位之心。臣等俱畏威吞聲，不敢出言。此等情形，皇上不知，謹冒死奏聞。今以伊功大耐享太廟，這本內一應乖謬之事，皆臣等畏隨唯喏之故，以致如此，伏願皇上重加處治，罷伊母子廟享。朕隨命在廟大臣，詳細會議，衆口僉同，反覆詳思，諸王大臣，豈有虛言。不意伊之近侍蘇沙哈占代本凡勒首言：伊主在日，私造帝服，藏匿御用珠寶，曾向何羅會，吳拜，速拜，勞什，鉢羅會商議，欲背皇上，帶伊兩固山移住永平府。又首言何羅會會遇舊主肅親王子。罵云該殺的鬼種等語。朕聞之即令諸王大臣詳細審問，逐件皆實，故將何羅會正法。據此事蹟看來，謀篡之事果真，謹告天地宗廟社稷，將伊母子併妻罷追封，撤廟享，停其恩赦，布告天下，咸使聞知。順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因其有關史實。故錄全文，是攝政王乃自稱皇父，且當時凡居處儀節，固儼然皇帝也。或因其納肅王妃，宮闈秘密，外間不知，遂有太后下嫁之謠歟。平心論之，多爾袞之功實大，其罷追封撤廟享，頗似咸同間之肅順案，或仍爲黨派關係耶。卽上所舉罪狀，在其生時視爲固然，且有足資反證者。

戴名世與明史

人皆知戴名世爲文字獄中最重要人物，而其獲罪，則爲南山集，南山集中，則又在欲纂修明史，可謂爲學術而以身殉者也。按文字獄爲清入主中原三百年來一失德之事，所謂忌諱，又大半屬於明季史實，及清初期之金人女真等事。名世字田有，號褐夫，蓋積學之士，至暮年始中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榜眼，以名士爲名翰林，竟因明史材料問題而得禍，世人冤之。在戴前有湖州莊廷鑑亦因明史一案，名士死者，至二百二十六人，最著者，如吳江潘耒，吳炎等與焉，邢班孫等譴戍，惟朱竹垞得免，與戴案方苞得免同。至名世遺事，曹斯棟「稗販」卷七云：「戴名世之伏法，本於南山集，集

之自來，本於勝國總兵蕭田林老，戴爲之編次潤色，後赴北闕，甫入京城，有頭陀語道左曰：「吾師待君久，能投老空門，可保無患。乃代爲控驢走，戴不自由，馳至菜市，自此地鬼子出悔晚矣，言畢不見。戴於己丑科以第二人及第，供奉內廷，奴視同輩。時南山集已盛行，同輩遂購以進，乃下戴於理，名公卿坐累者不少，時蓋辛卯也。頭陀所謂鬼子出此其驗矣。癸巳以萬壽恩例得末減，戴之弟名成偕方苞走告，見其兄神氣頓枯。若有重病者，引手診其脉，六脉俱絕，駭甚，次日卽有大逆不赦之旨，被戮又適在菜市云。可見王法所必誅之人，天固早已奪其魄矣。彼頭陀者，又何能爲。」上述雖間涉迷信，然與方苞之關係於此可見，固不祇同邑同派之誼已也。最可注意者，爲奴視同輩，蓋田有以老名士並工文史，於翰苑諸人，專以八股爲能者，不無鄙夷，竟以此結怨同僚，遂購其集以進。古人謂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信然。又許嗣第一「緒南筆談」云：「桐城戴名世南山集中，與余生書欲以明季三僞王作正統，語誠狂悖，趙申喬彈之是也。然必欲置之極刑何耶。幸聖祖寬仁免其腰斬，其序爲方苞所撰，申喬又欲置方苞於法，若無李安溪之力救，亦死矣。吁，申喬洵忍人哉。」按曹許二氏皆乾嘉間人，去之未遠，所記自可徵信。而許記雖寥寥數言，尤關重要，因得知是案概畧，且方氏若無李光地援救，亦將不免。考南山集中「與余生書」一文，其於明史之撰修與困難，論之極詳，亦具熱忱，初不料以正統偏安之史筆問題而召殺身之禍也。原書畧謂：「前日浮屠輩支，自言永曆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輩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畧。而吾鄉方學士，有瀛齡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嘗一見之，及是而予購得此書，取輩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輩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親記，二者將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海島一隅，而史猶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瀛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不如昭烈之在蜀，帝禹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厪厪誌其梗概，存十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撿拾流傳，不久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形，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悉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嗚呼，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鄰人無狀，

竊有志焉。一則書籍無從購，又困於飢寒衣食，而於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何況於夜郎節管，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記載，出於史館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士大夫無有以此爲念者，故見聞頗寡，而此念未嘗不時有也。戴氏所論明史資料，不特史識卓絕，文字亦清利可誦，於纂修明史，念念不忘，真可謂殉於明史者矣。按戴氏文章學行，不可一世，尤以史才自負，喜網羅明代逸事，既窮而遊，多憤時嫉俗之論，士大夫則畏其口而忌其能。卒以此取禍。康熙己丑年五十七，始成進士，授編修，後二年遂遇難，年六十一。時趙申喬以左都御史論其事，謂有狂悖語，卽指上文與余生書也。後查嗣庭案，亦與名世有關。據「東華錄」及浙撫「造送查嗣庭家一應抄錄書籍字札細冊」所載，謂查其廡所行李日記二本，誹謗聖朝，以翰林改授科道爲可耻，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庶常散館爲畏途等，皆查案罪名，可見世名之冤，當時已有言之者，惟不幸因文字獄事而又興文字獄也。

清初南北之見與蠻子

昔日交通不便，因各地種族文化，風俗語言之不同，至有南北之見，直至今日，猶未盡泯，殊可慨也。在滿清時，雖有滿漢之分，廣義言之，實卽南北之異。而清初滿人，又嘗稱南人爲「蠻子」，此見之諸家紀述及奏對者，固非妄也。所謂蠻子，實與孟子所云南蠻缺舌之人有關。當康熙朝，文臣中如李光地，徐乾學，高士奇，明珠等，互相朋黨傾害，聖祖於南人，嘗以蠻子名之，蓋卽南北之見發於語言者也。「康熙二十七年李光地由掌院左遷通政，不久卽兵部侍郎，不久工部尚書缺出，上亦有回心，而衛旣齊，陸隴其事起，牽李入。上曰「蠻子」那有一個好人，罷了，索性放一漢軍，因放高爾位。後又稍解。」（見雲自在堪筆記。）又，「上南巡回京，又提起孝感說高士奇招權納賄，高曰爲誰，上曰：卽汝平日所誇之熊賜履也。高曰卽此可見：臣在皇上面前說人不好，也非與臣不好，說人好，也非與臣好。但是別人說臣還可，熊賜履說不得臣。臣雖不與之相交，然書札時常往還。他與臣書，說臣人品是程朱一流人，豈有程朱會招權納賄

的。上云書札何在，高因取入呈，上笑而存之。于成龍常爲上言：高士奇不好，熊賜履好。上問于：汝常說高士奇是小人，熊賜履是正人。于云是。上將此書與看，于看畢云：這就不曉得他們鬻子的事了。」（同上。）士奇答語，頗爲幽默。而于成龍亦以「鬻子」稱高熊，謂之滿漢之見也可，謂之南北之界亦無不可。因當時未以鬻子加之北方人也。又「緒南筆談」云：「張尙書照，十四入泮，十七鄉舉，十八捷南宮，選庶常時，未奉欽點。尙書仰奏云：臣張照年幼，未嫻吏治，懇恩教習，願盡中秘書。帶領官掖之不起。聖祖顧左右曰：「小鬻董」乃頗有膽，笑而頷之。」此亦以「鬻董」稱南人。又徐乾學請假南歸，陛辭時刺刺不休，上已他顧，而徐近視不見，仍曉曉然曰：臣一去必爲小人所害。上曰小人爲誰，曰滿漢俱有。上曰：你們相傾相害，滿洲誰害汝。（見列朝紀事。）以「你們」與「滿洲」對稱，滿漢之界，尤爲顯明。此雖細事，然觀微知著，亦可規當時政情矣。

內閣大庫藏書源流考

板刻書籍始於有宋，而北宋時汴京宮禁收藏之富，又遠邁前代。其藏書當靖康之亂金人所輦載而去者，皆可考見其冊數。其他文物，如「宣和書畫譜」，及宋人宮中侍宴記等紀述，亦可窺其一斑。然靖康之禍，文物散亡，此在文化上之損失，寔甚於漢董卓之遷長安，史稱其書籍圖牒，散棄道左是也。惟考清內閣大庫所藏古籍，頗有係繫靖康之役金人移之北來者，中經元明清三朝，歷時七八百年，巍然猶存，此真千古奇蹟，不可不大書其事，以紀此滄桑也。嘗聞故宮友人云：曩年清理清宮書目，修理內閣大庫，檢出書約九萬冊，中不全者十之四。內有蜀大字本春秋左傳，每行十六七字，又有宋玉牒名狀等秘冊，當皆汴宋宮藏，而爲金人取去者。歷七百餘歲，故籍依然無恙，豈真神物有靈耶，洵令人不覺有欣愴之感矣。據清汪啓淑「水曹清暇錄」云：「內閣另有十庫，以天干次目之，所藏歷代帝王及先賢遺像，聞尙完好。至辛字庫，多宋元版書，大率明文淵閣所遺，斷簡殘編，惜多錯亂。遇有檢閱，則派漢中書涉手，其彙鑰皆滿中書司掌焉。又有奇書一部，凡人八字，皆豫算定判斷載明，證之多不爽，惜人無由見之。」是內閣大庫之書，多沿明文淵閣而來。而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尾」，亦稱中秘之書，多明故物。又查嗣璣「查浦輯聞」卷下云：「明節慎庫內圖書，

俱宋宣和物，金人入汴歸於燕，元仍之。徐中山下燕，封府庫圖籍。甲申之變，李賊遁後，都人清宮，孫北海身入大內，見封識猶中山也。諸物則散佚無一存者。向分賜諸臣書畫，北海得大觀殿法帖，宋高宗所賜喻樛者，多鍾王秘蹟。又李賊焚六科廊，而先朝之疏抄盡矣。」此說尤足證明。所謂明庫圖書，均宣和舊物，爲金人取之歸於燕者。查浦博聞，當有所本。惟明清入筆記，明文淵閣書，多被翰苑諸臣盜出，不言其詳，尙待考證。至於金人所取之書，據宋章承「燕中人語」，有數條頗可參考，如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虜索國子監書出城。」又同月二十八日云：「虜索秘書錄所載古器出城。」又靖康二年二月初二日云：「虜索天台渾儀三館太清樓文籍圖書，國子監書板，又絲綿數萬斤出城。」初三日云：「虜索藏經道經書版出城。」同月十七日云：「虜索從官家屬，及內庫藏銀，宗正玉牒出城。」同月二十九日云：「虜來索朱劬家書畫，及架庫油衣什物生玳瑁。」觀上數事，是靖康時，凡公私所藏書畫圖籍，已盡于此，皆輦之北去。除書畫圖籍玉牒珍物外，卽道藏書板，虜亦索取，誰謂金人無文化耶。按金以遼南京爲中都，元仍之，自明迄清，數百年間，中經鼎革易代，而北京未大毀壞，故典籍未亡。明季季自成據北京，亦未燒燬，滿清入關遂沿其舊，於是此汴宋故物，猶得保存，中雖有盜竊遺失，大半尙存，今日吾人觀此曾經宋金元明清五代之玉牒圖籍書畫等，謂非有神明呵護不可也。又汪啓淑水曹清暇錄，謂內閣圖書，由漢中書司取置，滿中書掌鑰云云，余藏有大銅牌一，面書「康熙四十三年起居注冊取鑰匙牌」，背爲清文。想見當時保存圖籍譜牒之慎重，所謂出云云，或外間譏言也。

譚復堂清季人物簡評

清末文人著述，記載當時人物最多，評論亦允者，莫如李慈銘「越縕堂日記」，王闈運「湘綺樓日記」，及葉昌熾「葉德輝日記」等。惟李所記，遍於朝野，以其居京久，交遊又最廣也。王葉諸記，則偏重學人，鮮談政治。而譚復堂日記及補錄，於往來師友，亦多記述，且言簡意平，頗足與李王諸記相參證，因輯錄其爲世所知者，以見一斑。

〔會國藩〕「光緒元年九月初三日，畧閱會文正奏議十卷，補編四卷。偉人長德何待言。私議者，則矜氣未除，黨援太重，篤樂之誠，偏私之化，尙有間耳」。又「光緒十八年三月初八日，閱會文正詩二卷，雖鏗鏘權奇，不免一厲字。」

按此二條，余曾引入前文，此爲彙錄，故重抄之。

按王湘綺日記，關於國藩事最多，其最重要者，同治八年正月云：「江寧之克，朝廷未嘗求金，而曾氏上言一無所有，豈藏珠而有愧心乎？是立言之謬也。」又同治九年云：「近十餘年士人多相呼以尊兄，初起於曾武英爲侍郎時，（按國藩方授武英殿大學士，故曰曾武英。）與州縣書，輒曰尊兄。余謂之曰：法孝直稱諸葛爲尊兄，高儼呼高緯爲尊兄，皆至敬之詞，今何爲尊之。侍郎曰：猶尊鄉尊姓耳。京師輕薄人，相呼輒曰尊駕，余故不用此二字也。」又云：「曾季（左宗棠）之隙，起於李次青，劉震仙，而李劉晚俱背會，可爲慨然。」可知近代尊兄之稱，實始於國藩。又知曾左之隙，起於劉李，且後背會。然則國藩之効次青，除李失城外，尙有內幕也。此皆世人所不悉者。余昔跋「湘軍志平議」有云：同光間湘人在政治上地位極盛，尤以曾氏凡其師友門人，大抵開府秉節。而曾氏師友弟子中，經術最深，學問亦博，而最不得意者有二人焉。一爲俞曲園，一即王壬秋。俞氏筆記詩文，嘗自怨自艾，謂有負師門期許之殷。王則出以譏評，撰「湘軍志」以揭揚曾氏之誇張，雖一反一正，而其發洩不平則一也。讀王氏日記，於國藩猶有餘憾焉。

〔彭玉麟〕光緒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云：「贊侯來，言彭帥劾罷彭懷甯，一吏之去留，白簡之是非，皆不足道。將軍跋扈，意氣驕張，非國家好氣象也。此手一滑，侵官負氣，何所不至，非獨爲彭懷甯呼冤也。」又光緒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云：「從大吏後一見衡陽大司馬，雖英風未減，臣精已銷亡矣。」按彭氏剛直好名，喜劾官理訟。王湘綺日記，謂當時有所謂彭公案者，頗有微詞。譚氏此記，以其侵犯官常，尤譏其驕張跋扈。

〔曾國荃〕光緒九年十月初六日云：「出城迎會官保，入見。百戰健兒，無復英英之氣矣。」

按王湘綺日記，光緒八年云：「聞曾沅浦與余參差，（原注：以湘軍志。）筠仙附和國荃，以爲主謀。沅浦後亦悔之。」又光緒十四年云：「訪王鼎丞見其二妾，談山西分銀事，然後知曾沅浦輩真劫盜也。」又光緒十六年云：「聞曾九死，今年收拾紅頂不少。」此條頗有趣致，聞人死而以滑稽口吻出之。翁同龢日記光緒十年云：「英使巴夏哩在總署見曾九頗敬重。」又云：「曾國荃兩江，庶幾威望副此席乎。又談越防，仍用平粵匪舊法，竊恐無益。」又云：「曾沅圃來長談，飯蔬而去。其人似偏於柔，其學則貫激漢宋，儕輩無此人也。」又光緒十六年云：「聞曾制軍星隕，事關東南全局可慮也。」蓋王氏於曾氏昆季，皆所不滿，翁氏則有敬老尊賢之意焉。翁記將國荃性格說出，尤可參考。

〔俞樾〕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云：「偶閱俞編修樾所刻書，說經紕繆，偶及小學，間可取其慧思。小言破道，私智盜名，謬種流傳，經生有俞樾，猶文苑之有袁枚矣。若俞之詩文，則又袁枚之輿優。」又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云：「俞曲園來談。七十七翁聰明不廢，結習未忘。天賦異稟，不能不生羨心。」

按王王秋光緒十五年日記云：「閱俞蔭甫雜著，說殷庚上篇，乃遷殷後政甚確。其校諸子，亦有可采。然於經學未也，詞章尤小家數。」又：「游留園俞曲園紅頂來，又同集曲園不多言，蓋包周身之防，以余爲凶惡棍徒也。」又云：「得俞樾臨終詩辭行片，撰述五百卷，值一死也。」又葉鞠裳光緒二十三年記云：「曲園師以臨終留別詩代計，又以一刺辭行。留別詩七絕十首，一家人，二諸親友，三門下諸君子，四曲園，五俞樓，六所讀書，七所著書，八文房，九此世，最奇者十爲俞樾，此老真能觀空矣。」又李越縵日記云：「俞蔭甫來，二十年不相見，已僂僂老翁矣，近歲海內如陳蘭浦，張嘯山等，皆已零落，經學殆絕。蔭甫所著，雖或病其多，然實有突過古人處，世人貴遠忽近，不可以理說也。」以上諸記，以李說最爲公允，蓋俞氏經說，自有獨到，譚王兩氏，皆以經術自負，猶未免相輕積習，然又稱其「慧思」，亦正服其卓識也。

〔孫詒讓慶平〕同治六年六月初四日云：「過孫琴西丈談，晤文郎仲容，年二十，銳有志於學，可畏也。」又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初五日云：「慶季平進士平來談，季平英英，志學方銳，成進士，以覆試停科，待補考也。」又六日云：「赴南皮先生招，仲容先生，已十餘年相見矣。午集五福堂，仲容，季平，叔嶠，雲門，及予五客，皆同門。座上仲容談周官，有條理。季平談左氏，進退無據。成經傳疏證數十卷，嚮壁虛造，聞其本師王闈運，本非束修儒者。古曰飾六藝以文奸言，今乃破六藝以張橫議，吾與雲門塞耳不欲聞此不祥之言。」

按李氏越縵堂日記，光緒二年云：「孫仲容孝廉，琴西布政之子也。年少好學，言近爲『周禮長編』，搜集國朝諸儒說經之書，已得數十種。」又三年云：「作書致仲容江寧，以仲容藏有吾鄉章逢之『隋書經籍志史部考證』四冊，此世無第二本也。因力勸其刻之。又邵南江『南宋事略』稿本，向藏倉橋沈氏，沈寄凡前呈曾文正，將刻于江寧書局，而文正移督直隸，事遂輟。屬仲容物色之。此書關係尤鉅，倘能成文正之志，尤厚幸也。」又翁同龢日記，光緒十六年云：「孫仲容示所著『古籀拾遺』極通博。」又云：「訪孫仲容，粹然經生也。『古籀補』早刻，今年策問中已有其說矣。」

孫氏爲清季通儒，人亦純粹，故當時名公學人，均一致推許，洵難得也。憶余在滬時，於鄂人但懋書室，見懸有俞曲園，孫仲容，章太炎三人所書楹聯，俞楷書，孫古籀，章小篆，均極精整。但指謂余曰：此師弟三代也。因孫受業於俞，章又從學於孫也。但與章皆同盟會創始者，故藏其筆札最富云。

又王湘綺光緒五年記云：「廖生季平，登庭有志，習公羊春秋，拙於言，未知其學何如。」又云：「與廖季平論文，言古人文無筆不縮，無接不換，乃有往復之致。」又云：「看廖生經說，欲通撰九經子史成一類書，亦自志大可喜。」按廖氏說經精闢詭譎，然多附會。凡宗古文正統者，莫不駭異，王氏亦今文家，故師弟之間，無異詞也。余在蜀負笈時，居南台寺，與廖氏隔隣，學校時請廖氏講演，氏每云各經皆得傳人，惟易經無能領悟者。時廖氏主講國學專門學校，成都士夫尊爲五老之一。後卽患癱病不起，凡有著述，皆門人執筆於榻前記之。年逾古稀猶納一妾。友人蒙文通君，卽其弟子也。

〔易順鼎〕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云：「伯嚴函告易實甫爲臺南乞援，奮欲與兵安危。實甫在北，劉撫部委任亦殷，去而問赤嵌之戰守，非烈士歟。伯嚴又言李芋仙之孫爲南洋巡官。此二事皆予詢之。」又十月初二日云：「易實甫來，談臺南戰守事，壯而危之，相向而哭。」此時之順鼎，與後來判若兩人。

王湘綺於同年記云：「爲易仙童評詩稿，頗多箴糾，易或未足語此正論，宜令時賢知之。又書致易哭菴，勸勿再哭。」又光緒二十四年云：「仙童已爲兩督所保，當以才子侍天后矣。」又「得易仙童書，純乎賈寶玉議論。」又宣統三年云：「聞易仙童仍在嶺南求效用，不談忠孝矣。又易仙童送小說，始知南皮入相，乃其所荐，與余分誤國罪也。」不稱易爲神童而曰仙童殊奇，易固非童，不過自示其老耳。見易嘗撰自傳，名曰「嗚呼易順鼎」，以語體文出之，實開自傳之創格。余藏有實甫上南皮書，書法甚精，正歸自嶺南時也。原函略云：「夫子大人鈞鑒，敬稟者，窃受業十更歲籥，始得一侍門牆，久切執鞭負笈之忱，思附墜履遺簪之列。伏維起居萬福，開濟千秋，螻蟻微衷，不勝忭舞。去腊歸里後，本擬春間赴鄂，泥首師門，乃以家事牽羈，赴湘鬻宅，往返月餘，正欲束裝，而九歲子病作，旋即夭折。受業四子皆歿，老親遂無一孫，內傷門祚之單危，外迫債臺之層疊，庭闈相對，寂寂無歡。欲出則親病既憚遠征，祿薄又難迎養，欲處則家貧絕無起色，歲歉尤有戒心。五夜躊躇，難求善策。馬遷有云：人窮則呼天，疾病則呼父母。伏思函丈甄陶庶物，鼓鑄群倫，懸書不賦夫龍蛇，傲蓋未忘乎犬馬。如受業者，如受業者，雖車載斗量，河沙比數，而函丈則山容海

納，土壤無妨。惟有遙叩鈞慈，賜之芻豢，假盈尺之地，於兩省之間，受業具有天良，自當力圖報効。飲河之鼠，腹敢期盈，戴山之鼈，首先知重矣。陸莊獨荒，羊鶴不舞，積愧生奮，頗思自強，惟函丈鑒之。秋涼親健，即赴鄂垣，恭叩起居，敬求訓誨。」易以文士自負，雖不學無術，然工詞藻，此雖短札，而文采繽紛，不同凡響。

〔張之洞〕光緒四年十月二十日云：「得雲門書，言南皮張香濤師，近頗講理學，學術又一變。」又十六年二月十八日云：「入見南皮師，宣勞疆寄，亦駭尋霜鬢纒頰矣。」

按李越縵日記，光緒八年云：「聞張香濤近日疏荐中外官五十九員，居首者，張佩綸，李若農師，吳大澂，陳寶琛，朱肯夫五人。餘皆乳臭翰林。……近日北人，二張一李，內外倡和，張則挾李以爲重，李則餌張以爲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不學無術，喪心病狂，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簡痛治鼠輩也。」又九年云：「有朝鮮使臣某欲見余，辭之。近來彼邦人物陋甚，張香濤，吳清卿輩，明知其陋，而視爲奇貨。延接恐後，冀增光價。余嘗微諷之，深中諸君之忌，後之絕交，亦以此也。」上述頗關政聞，及光緒初京師士大夫風氣。其嫉張吳挾外使爲重，尤與近十年之新學者不謀而符。然亦足見張吳頭腦，在舊日士大夫中，作法高明，得盛名，非偶然也。又王湘綺日記光緒十五年云：「孝達爲官，平日好事，愛文章，而不重氣節。無一毫事業，而必爲傳人，傳人無如此易者。」又二十年云：「至江寧，孝達遣迎入督署，主人風帽出房，鬚大半白，身似稍高，豈與官俱長耶。縱談時事，心意開朗，似甚大進。孝達以中丞爲不典，晉書職官志，中丞外督部刺史，正今行省臺衙，甚典。孝達不學故也。」由上諸條，足徵當時學人，對於張之評論。

〔史念祖〕光緒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云「見史念祖培之俞俞室文稿，不事牆壁，好爲大言，於文事所得甚疏，有聰明而無學術者。」

按翁同龢日記，光緒十年云：「前甘泉史念祖來，號繩之，四十二歲。望之先生之孫也，人浮動。」原注云：「左帥初頗賞之，後忽被劾，今復起，旋授雲南按察使。」是史氏雖才智之士，而不學無術。所著除文集外，有「戮齋隨筆」，頗關同光史事。

〔章炳麟〕光緒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云：「同白叔過龔甫，見案頭有餘杭章生說經文稿，其一主荀子誅綽，謂古者天子朱衣，諸侯玄衣。其一說嘉粟旨酒，謂粟爲量名。其一說護旗爲鋒旗之借字。其一說日云莫矣，寡君須矣，爲日

曠曠且中之曠，非昏莫。誼不盡稿，要爲得聞，彙記於此。」又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云：「得汪子用祖孫書，又爲餘杭章生炳麟枚叔呈雜文三篇。章生劬書善病，嘗撰春秋左傳讀，有志治經，前年楊春圃以所作文字質，已略指正之矣。」又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云：「得章生枚叔書，亂離瘼矣，士人不圖樹立，無端爲門戶之爭，竭心力而成戰國世界，冷眼一笑，熱心尤當一笑。」又「光緒二十四日元旦，日食，拜年客來謝之，惟章生枚叔入室長談。」據上所記，可見太炎先生與譚氏師弟交親，共相期重，何以太炎文錄，遍檢不得影迹，其與人論國學書曰：「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云云，竟無師弟之稱也。」

〔許景澄袁昶〕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記云：「許袁二卿諍言刑辟，濟南電音有之，益駭愕。忠慨建言，乃遭嚴譴，史乘紀烈，振古如茲，以待論定，特同世契合，靈傷無已。雖尙在疑似，我已無淚可揮，夜月如畫，目不忍視而已。」同年月二十二日云：「子韶來，言許袁大辟，已見初三明降，成名而去，夫復何言。子韶脈我，謂有積滯，處方，我胸中所積，豈藥物所能去邪。」又七月二十日云：「白叔來談許袁被害始末，凄然痛之，亦悚然敬之。十三日保定有電，袁眷出京，行至矣。」又云：「白叔來，借周僕送子衡室人袁媛赴松江見母，成父服。爽秋妻孥回南，以松江爲家矣。老友病廢，不能乘車赴奠，痛念何如。」又二十六日，「子衡松江來，詳述袁重黎婦子言，使人激昂忘痛。」又閏月初六日：「大女自禾中歸寧，話許竹簣家事，不及重黎遠甚，無子繼姪，二妾離心。袁氏多男長成，正室內主，雖遭巨變，不致渙散，重憎慨息。」又九月初七日：「撰公祭許少宰，袁太常文，欲言未得盡言也。」又光緒二十七年二月望日云：「子韶來談，始見袁太常三疏全稿，將要刪入家傳。」二十二日云：「袁京卿忠樞自松江來，擬二十四入城，廿五昭慶寺受弔，予委憊不能出，遣子代。」又云：「袁碑脫稿，將撰袁君家傳，以完諾責。」

按譚氏日記，其詞意皆極忠厚和平，與李王葉翁諸人異。獨於許袁被難事，激昂悲痛，蓋不懂私誼之篤，兼傷國運也。由上數條，可見庚子拳亂時各地輿論，東南自保，實基於此。並可知許袁遇難後，其家屬等善後情形，亦庚辛史料也。又按李慈銘於光緒元年記云：「許竹簣質敏氣銳，刻意學駢文，近治小學甚勤。」又光緒五年云：「竹簣爲四川副考官，屬擬策問，歸惠銀四十兩，余與竹簣交誼本疏，聞其此行蜀裝非富，而分斯厚餽。深感過情。」又次年云：「聞竹簣被命出使，竹簣以甲戌歲爲故相文文忠保舉堪使外洋人材，至此始得之。卽可以侍講升用，且加二品頂戴。然坊局

之選，得于鑿空，侍從之華，用以媚夷，吾深爲竹簣惜之也。」又李氏於光緒七年記袁氏云：「爽秋多聞善記誦。近以所抄得「夷舶入寇記」，及「庚申北略」借閱，庚申北略記庚申英夷入京事，事頗不覈。如云夷酋巴雅里于安定門樓駕礮內向，居民盡爲灰燼，並無其事。余時在都知之最真耳。」又光緒九年云：「爽秋以考試總理衙門章京論文送閱。自來試軍機及此衙門，皆限時四刻，以寫十三行爲入格，行二十字，其文絕不成理。爽秋作論至五百餘字，經史紛綸，蓋絕無僅有者也。惜哉以此手試此論也。」上記許袁事，皆闕掌故，因錄存之。至其殉難時情景，葉記最詳，葉記光緒二十六年云：「劉葆良來談，其弟葆真（可毅）前在大學堂，與許竹簣侍郎論剿拳匪，堂上堂下聽者側目，後來之禍實基於此。」其記袁云：「爽秋二子衰經踵門，稽顙流涕，英英靈爽，談次不忘家學，爽秋爲不死矣。云藏書百餘箱，當致命時，盡爲亂軍所劫，由內達外，門窗洞然。」所述許袁事，可與復堂日記互閱。嘗見清人筆記，均云：許袁等以新派得勢，外間蜚語極多，故卒不免於難，是許袁諸君子事亦非偶然，證以上諸說，尤爲有據。余藏有許景澄氏致其師張之洞長函一通，皆論新政者，書法蘇米，極秀潤可玩，因重其人，故粘存之。

老板考

今南北各地，呼商人或藝人曰「老板」，意卽一店一班之主，惟其本義實爲假借。施可齋「閩雜記」云：「市肆主人及船中長年等，閩俗多稱老板，義不可解。按陶岳「泉貨錄」：閩王曦時鑄大鐵錢，亦以開元通寶爲文，五百文爲貫，俗謂之銚劬。銚字字典增入金部，引字彙補云音未詳，劬字並不載。董穀「碧鷄集存」云：國初至宏治時皆行好錢，正德時京師交易者稱錢爲板兒，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論好惡。旣而南方亦行板兒，好錢遂置不行。劬或卽板字。「兩航雜錄」云：鑄錢之模謂之板，宋時鑄錢每板六十四文。故俗有板板六十四之語。今江北各省稱大錢爲老官板，亦是此義。稱官板者，別於私鑄也。稱老官板者，別於近來之官板也。銚字疑當音老。銚劬，蓋卽今俗稱之老板，本謂大錢，沿習爲店主船主之稱耳。」此文考證民俗，頗有趣致，是老板乃老官板簡稱，以之稱人亦尊重之意，言其不含糊也。

又若老板作如是解，則洋錢之考究尤多。青浦諸聯晦香氏「明齋小識」卷十二記「洋錢」云：「聞古老言：乾隆初年市上咸用銀，二十年後銀少錢多，偶有洋錢，不爲交易用也。嗣後洋錢盛行，每個重七錢三分五厘，有小潔，廣板，建板，闊板，浙板，錫板，蘇板之名，三工四工半正衣反衣之別。有邊旁銼削者，復有輕一錢三四分者，名走板，爲外洋私鑄。若聲啞而文細名爐底。此三種價特減下。又以紅銅爲質，外粘白金，或鎔銀時攪雜銅屑，或雕空洋板，中以鉛灌，種種作偽，皆可亂真。予幼時見幕上有鳳凰馬劍洋船雙燭水草文等類，今惟佛頭通用耳。」足見當乾隆時，洋錢類別，已多已雜，相傳洋錢之初入沿海各地，始於康熙，故至乾隆，盛行內省。按前十餘年用現洋時，以外國站人飛鷹及洋鑄龍圓成色最佳，袁大頭（即袁世凱像）次之，雲南所鑄則稱銅板，成色最下。又晉陝方言，凡譏人不實或以欺詐取北巧者名「明灌鉛」，不意遠在乾隆時，已有此弊。又余幼時洋錢一圓，換錢一千，與嘉慶初年銀價，正相同也。斯亦言「老板」及究「板本」者所不可不知者。

越縵堂癸未花歷 (一)

癸

△三月 朔。「是日迎春盛開。紫丁香試花。紅杏將放。逸所收石榴夾竹桃於庭下。」初三日。「杏花盛開。有玉樹玲瓏之觀。」初四日。「早起看杏花。」初八日「紫丁香榆葉梅俱華。李花半放。紅杏一樹。高枝花大如杯。輕紅染玉。富豔莫名。海棠紅萼漸坼。柳亦含穗。春事極盛時矣。」初九日。「向恆春花廠買朱砂藥枝兩樹。栽之外庭東北窗下。」初十日。「紅杏紫丁香李花俱盛開。」又。「賞僕媼種花錢四千。」十二日「庭花正盛。竟日巡行庭下。時亦讀書。頗覺怡然。」十三日。「海棠試花。紅杏漸落。寂無客至。竟晝讀書。」又。「哺移几坐花下。閱兩漢金石記。紅英粉瓣。時墜行間。花影書香。極一時之嫵媚。非閒官冷局。誰能領此景光耶。傍晚循行紫丁香榆葉梅海棠下。賞會久之。其綺豔不可言說。」十四日。「紫丁香盛開。李花漸落。晚桃試花。」十五日。「海棠盛開。鸞枝試花。」下午看陳氏毛詩疏。十六日。「崇教寺僧送折枝海棠丁香衆花來。」又。「晚桃藥枝俱盛開。白丁香試花。」又。「傍晚坐花下看書。」二十五日。「紫藤花開。」二十六日。「課庸姐地種花苗。」二十八日。「晚風止。課童僕扶藤花架。」三十日。「始見楊花。」

錢文端論課文書附跋

錢文端論課文書附跋

限香作文陳方城少年爲之一年後日可構三十藝予自十七歲初夏先太夫人日命五題凡三月至秋時成七藝其明年自日出至張燈香盡十二枝文成十五然章成而詞欠精鍊後乃易轍爲盡日之力製三作結撰始覺如志今吾子未弱冠而寸香所成絕無聊且蠱暑之意遠勝於僕將來撥巍科如拾芥僕固甘讓能於子然制藝乃學問中一節作詩文作書皆須三折肱乃成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亦必親師取友或長夏竹徑或涼秋桂林或春宵或冬夜僕未即填溝壑頗有斯致只恐九秋榜發計借迅速又負此期僕惟願少緩須臾佇見

驥子之有成也

甲申嘉平廿有一日塘栖舟次漏下四鼓東顧老人錢陳羣時年七十有九侍余書者蜀人孝廉王生增也七兒汝器年十四亦在側

右限香課時文之法歲在甲申先文端公因今中書兼山沈君

而言之也兼山爲省堂觀察令子元年丙辰載應

詔入京省堂以拔貢赴廷試相見於文端邸第乙丑會試文端爲總裁觀察實出門下康熙甲午觀察尊甫

固廬先生與文端同舉京兆而文端次子從叔雨時爲先生女婿我文端公樂育後進隨時隨地因材而施之其於兼山則不啻誼深情重而言之若斯也既兼山果舉京兆于辛卯載之王申舉京兆實出山西孫文定公之門固廬先生尊甫

心齋閣學公康熙癸巳爲總裁文定實出門下以是載雖後時而於

閣學公爲小門生然則載之于竹墩沈氏亦具有深誼今日兼山之屬題文端是卷固其宜也且載於沈氏

操堂先生諱樹本長堂諱樹德東甫諱炳震幼牧諱炳謙皆忝同徵之誼而平安令雨蒼諱作霖同第壬申言念疇昔忽忽成二十七年四十四年以前之事聞之竹墩風氣淳樸自其始遷祖餘慶翁由千金村而來聚族居者已迄于今錢唐厲徵君樊

謝詩云十字水分菱葉外三家暨繞豆口初諷之村港林扉宛
若可見今欲從兼山約竹墩之遊先文端壽終八十有八而從
叔雨時以孝廉官通判中道徂謝且六年矣人生少壯役志科
名營心仕宦亦何爲哉亦何爲哉雖然祖澤之世守不於有道
德而能文章者將誰歸哉夫君子亦行其所常而已矣乾隆己
亥五月六日秀水錢載題於宣南坊之寓堂

兼山院長以嘉興錢文端公論文手跡卷見示後有同年擢石
宗伯跋述錢沈世好最詳方綱與文端嗣君雨時同舉丁卯順
天鄉試又同出元和沈溶谿侍御之門王申與擢石同成進士
文端以丁卯庚午兩典江西鄉試已卯方綱偕武進錢文敏亦
來典試於此試院雙桂樹文端手植也甲午擢石來典試予適
摹得山谷先生廬山觀瀑圖賦詩送之去年九月方綱奉
命視學來此出都時門人錢斐山孝廉文端從會孫也繪匡廬
秋色圖贈行予作長歌叙及錢氏三世交誼以報之今予來按
試南康登鹿洞講堂適得見此手跡江山精氣師友淵源若有
相感召者實惟兼山先生來司講席文字之緣有以發之爰不
辭而敬識其後

乾隆丁未秋八月三日北平翁方綱

乾隆癸丑夏五廿有八日借盛孟巖昆季程也園同年過

舫西先生寓齋出 先從會祖文端公七十九歲手寫課文法
卷以示 公歿於乾隆甲午距書時十年 先生以辛卯舉京
兆官中書舍人公猶及見可謂不負驥子之目矣後有世父少
宗伯擢石先生賢座主閣學翁覃溪先生二跋中叙兩家咸誼
及師友淵原觀者可以瞭然宗伯於公爲從孫少從游習爲詩
古文詞以致名世尤心賞 先生嘗舉以教子姪曰如沈舍人
者當讓出一頭地楷實聞斯言數矣覃谿師自童試受知於公
又與公子蕪齋公(前跋中稱雨時者)及宗伯同舉甲乙科執
子弟禮彌謹丁未之秋師視學江西時 先生丁 尊甫觀察
公憂去官當事延主鹿洞講席視學使者如賓主交契益深故
二跋語皆叙述極有情致楷生年十五而 公歿雖逮事几席
然童昏無知訓課之法概莫領略憶自丁酉舉明經入太學始
從宗伯學詩癸卯舉京兆覃谿師實典試事庚戌由庶常改官
戶部主事趨直 樞垣 先生正當制領袖後進風晨雪夕屬
車行帳之間 無日不趨塵恐後暇或抵掌促膝偃臥狂呼詩
文而外無所不譚朋友之樂又極于斯高齋暑坐敬展此卷輒
不能已於言謹識而書其後 公書謂蜀人孝廉王生增者今
正定太守王名汝璽也善詩詞遷於易學知天象 公之快婿
七兒汝器者 公最幼子官陝西武功令今歿亦十年云

斐山錢楷拜手

日本的舞樂

杜康

日本的舞樂是十三個世紀以前，由大陸上的中國，高麗和印度傳入日本的，以一種僅供一時之需的事物，竟能傳流久遠，請想這是不是一件奇事。

推古天皇在位的時候，舞樂流入日本。那時聖德太子正在擁護佛教提倡美術。當時有一位留學中國，研習音樂的高麗人宮增氏，在大和國（今奈良縣）的櫻井村落了戶，傳授生徒課以從事伎樂的學識。

伎樂本來是在奈良的社寺裡奉仕佛事用的，後來在奉仕宮中的儀式時也沿用伎樂。在幾位愛好音樂的天皇倡導之下，創設了宮中的雅樂寮，分音樂與舞蹈兩部。伎樂後來漸次衰廢，由雅樂演進成一個特種的表演劇，稱之爲舞樂。

在舉行登極大典，宮中御宴，以及皇室佳節的時期中，舞樂佔有極榮譽的地位。

舞樂是千餘年來累積而成的，其中含有中國和印度久已失傳的舞與樂。不但樂譜就是舞的方式也仍然是在保存

着，至於服飾，面具以及其他附帶的用品，沒有一樣東西不是在受着經心的保藏，視若家傳秘寶。

舞樂之中有爲奉仕佛事用的，有爲奉仕宮中儀式用的。在祝賀場合的結婚儀式中，則多係兒童來從事舞樂。此外還有戰後祝捷用的舞樂。

藉着舞樂我們可以看出日本與大陸諸國的交通是何等的早來。舞蹈與音樂不但是來自中國，高麗和印度，甚而遠至亞洲西部的布喀喇，南部的東埔寨，以及北部的蒙古和西班牙。

樂人

樂人散居各地：在京都奉仕宮中儀式的稱爲京都樂人，在奈良奉仕佛事的稱爲奈良樂人，在天王寺奉仕佛事的稱爲天王寺樂人，以上三種樂人總稱之爲三方樂人。

舞臺，音樂和裝束

舞樂可以在普通的舞樂殿內舉行，若在戶外則支搭戶外舞台。在神社本殿的前面搭一高約三尺，三間見方的木板

舞台，背後建一幄舍以爲奏樂之用，化粧室則在近旁另行分設。

樂團由演奏者十八人組合而成位於台後。所用的樂器可以分爲敲打樂器和吹奏樂器兩大類。敲打樂器中有鈺鼓，太鼓和羯鼓；吹奏樂器中有笙，箏和笛。三鼓三管合奏。

在靜聆演奏的時節，由於音調的古雅悠揚，很顯然的叫人想到這是千餘年來未曾玷污的古樂。這種莊嚴古雅和幽美的樂聲，那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心悅而神往呢！

裝束方面分常裝束(例：萬歲樂)蠻繪裝束(例：林歌)和裊襦裝束(例：陵王，納曾利)三種。奏樂人的常裝束，則用烏，甲，袍，下襲，半臂，赤大口，表袴，石帶，附褂和絲鞋等……舞者的頭上戴着各式各色的假面具。伎樂面具是大的，以輕的木質做成，遮蓋頭的全部，外表奇異，多半模倣獸形。原始色彩非常濃厚。舞樂面具則漸近於人類，與其說是寫實的，毋寧說是象徵的。後來「能」劇中所用的面具，便受了伎樂面具和舞樂面具很大的影響。這些面具變成了日本純正特質的表現，描寫劇中人，喜劇和悲劇，加之扮演人之純熟活潑生動逼真。

舞樂面具，因爲是來自各國，所以種類很多，例如：滑稽劇「二四舞」中代表古代「笑神」的一個老者所戴的幽默面具；「陵王」劇中的恐怖金面具，傳說是代表一位青年

戰士，願意隱匿他的本來面目，戴上這個面具來嚇他的敵人，這齣戲就是形容他凱旋以後得意揚揚的神態。

「拔頭」劇中所戴紅漆獸形的面具，據說是來自印度。彎斜的眼眉，奇怪的口鼻，蓬頭亂髮散在面前，表現他的勇猛力大，此外奇形的面具，名目尚多，恕我從略不述了！

曲目

舞樂之來自中國，印度和日本新作的，稱之爲「左方」；來自高麗渤海和日本新作的，稱之爲「右方」。

萬歲樂(左)昔日是六女舞，現在是四男舞。近來純用舞男，謳歌太平。答舞是延喜樂。

延喜樂——日本新作

打毬樂(左)

狛粹(右)四人舞

陵王(左)一人舞

納曾利(右)二人舞

北庭樂(左)四人舞

八仙(右)四人舞

太平樂(左)四人舞

胡德樂(右)六人舞

迦陵頻(左)四人舞

胡蝶(右)四童舞

拔頭(左)一人舞

還城樂(右)

舞樂執行的日程

除了宮中的神事以外，每年均依下列的日程分期舉行。

四月十日

京都 平野神社

四月十六日

名古屋 東照宮

四月二十二日 大阪 四天王寺
五月一日 東京 明治神宮

熱田 熱田神宮

十月一日 奈良 冰室神社

十二月一日 奈良 春日若宮

此外尚有其他時日可以舉行爲不定期的，若是依照參詣人的希望，臨時舉行亦無不可。

舞樂能夠傳流久遠，是受了皇室的獎勵與援助。但是在封建時代武人專政的百年期間，皇室無暇兼顧。幸有奈良的法隆寺和大阪的天王寺，兩個富有而著名的寺院，邀請樂人來院，方得團聚不散。

秀吉氏在他建築的莊嚴偉大的官邸落成以後，願意在邸中歡宴帝王，邀請樂人參與助興。不然的話，恐怕舞樂便要歸於烏有了！

屆時，舞樂團又得在御容之前重行演奏，追憶幾百年來，

在宮中未曾間斷的年中行事，此次給了他們一種刺激，產生了一種新的希望，振作起來，重整旗鼓的來從事於這種傳統的事業。後來德川三代將軍家光又來保護獎勵三方樂人，這古雅的舞樂始又得在皇室的倡導之下，重行振興起來了！

這從來只在宮中，神社和寺院裡歡娛佳賓的舞樂，近年以來，已得漸次接近多數的民衆。這珍藏已久，代表亞洲各主要民族特性的古雅的舞樂，將要於最近的未來，接受它在全大地之上應得的讚賞。

參考資料：

- (一)日本泰姆士廣知報(英文)副刊第四版 Bugaku (The World's oldest Dances)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 (二)國劇要覽(坪內博士記念)(演劇博物館編)第四章 舞樂

六朝之地記 (二)

青山定雄著
頤安譯

四、地誌著錄考

益州記 三國蜀譙周撰

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地理部，例示其逸文。

譙周在所撰三巴記中，曾述及撰有益州記。此外六朝時代，更有劉宋任豫之益州記，蕭梁李膺之益州記，宇文周王褒之益州記，故此逸文究引自某一益州記，則不可知。然因此四記之年代各殊，故後魏酈道元水經注所引，可察知乃譙周益州記或任豫益州記之逸文。

會稽土地記 一卷 三國吳朱育撰

見於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地理類。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雜傳，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雜傳記類，則謂會稽記四卷。姚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一：「按本志土地記一卷，兩唐志合土地人物爲一書，故四卷，又以其書記人物爲多，故入之傳記，其人物則會稽典錄所載。」此說頗爲洽當。

吳志卷十二虞翻傳引「會計典錄」謂「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仕郡門下書佐，對太守濮陽興訪本郡人物及吳會分郡始末，凡千

數百言，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造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

宜陽記 晉阮籍撰

見於太平御覽圖書綱目及卷四十二地部金門山條。

晉書卷四十九阮籍傳：「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郎中……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多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

九江志 三國魏何晏撰 說郛輯錄

何晏之撰九江記，頗有疑問，或係九州論之誤，但逸文內容又異於九州論之記載各地名產。故疑其與王韶撰南雍州記，同係撰者姓名之誤，姑誌之於此。

三國魏志卷九曹真傳：「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官省，又尙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桂陽記 楊元鳳撰 麓山精舍叢書第一集輯錄

按次錄之劉杳傳，楊元鳳，據侯康之補三國藝文志爲魏人，再

據姚振宗之三國藝文志，謂桂陽（湖南省郴縣）在吳蜀連和以後，翻於吳，故楊維魏人亦可謂吳人，當以吳爲當也。

梁書卷五十，文學劉杳傳「杳在任防坐……防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防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書？），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

三吳郡國志 三國吳章昭撰

據章氏隋經籍志考證卷六所載，太平寰宇記卷九十四江南東道湖州條，曾經引用。三吳地域，各書所載不一；水經漸江篇注謂「後分爲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太平寰宇記卷九十四江南東道昇州條，引晉虞海之江表傳謂「江表傳云，按晉書，蘇峻初平，溫嶠議遷都豫，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按此等記載，其地當包括長江下游及錢塘江南部矣。

三國吳志卷二十章曜傳「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少好學能屬文，……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嚴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祚，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

三巴記 一卷 三國蜀譙周撰

見於隋書卷三十三，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各地理類。

據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載，曾爲玉篇，藝文類聚及其他各書所引。三巴卽巴，巴東，巴西三郡，古爲巴國地方，故總稱爲巴。

而華陽國志記此地方部分稱爲巴記。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益州條及同書卷一四九忠州條所載之「譙周巴記」，當卽與三巴記同屬一書無疑也。

三國蜀志卷四十二譙周傳「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父勰字榮始治尙書，兼通諸經及圖緯，……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豫章舊志 八卷 三國吳徐整撰

見於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雜傳及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雜傳記類。隋書經籍志詩類毛詩譜條謂「吳太常卿徐整撰」，侯康在釋文序錄中有「徐整字文操豫章人云云」。本志唐書雖入於雜記類，但姚振宗之三國藝文志卷三總志郡縣志條，謂「所載有縣邑官守諸事，不皆爲人物傳記之文，實爲地理之屬」，故宜從之也。

婁地記 一卷 三國吳顧啓期撰

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地理類記謂「吳顧啓期撰」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八地部穴條本文有「顧啓期婁地記云，婁江有馬鞍山，南面有石穴，高丈餘，容十數人，恒津液流，天將雨，輒有雲群行從南來映山，山亦出雲應之，與同北就處山，卽大雨矣」之記載，同條更有「顧啓期婁地記曰，太湖東邊別有小山名洞庭，其山有三穴，東頭北面一穴不容人，西頭南

一穴亦然，有清泉流出，西北一穴，人僂僂得入耳，穴裏如一間堂屋，上高丈餘，恒津液流潤四壁，石色青白，皆有柱似人工，南壁開處側肩得入，有潛門二道北通鄆郡東武縣，南通長沙巴陵湖，時吳大帝使人入二十餘里而反云，上聞波浪聲，有大蝙蝠，如鳥拂然，穴中有風氣如在外也，惟冬天極冰寒可得入，春秋則不得也，不齋戒請禱不可輕入也」之記事。再如韋氏隋書經籍志考證所述，文選遊赤石詩善注引有「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其他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一部與上述記事重複，餘者亦多屬怪奇之說。按此等記載，可知本書乃漢代以後設置之婁縣地誌（江蘇省崑山縣東），固無疑問，但其內容，則多載其附近之傳說。

永昌郡傳

蒐羅本書逸文之際，除永昌郡外，更有雲南，朱提，建寧，興古，牂牁諸郡之記事。按晉書卷十四地理志謂「秦始皇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為寧州」，再（太安二年）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為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曰晉寧，分牂牁立平夷，夜郎二郡」，按秦始皇七年合建寧，興古，雲南，永昌四郡立寧州，後又將晉寧，牂牁，平夷，夜郎諸郡，置於所屬之經過關之，本書實即寧州地誌，永昌郡傳云者，或其一部分之名稱也。建寧郡漢為益州郡，三國時蜀改此稱，朱提郡在三國蜀時分置於犍為郡，永昌郡廢於晉成帝咸康八年，故本書當係晉代撰述，可無疑問。至

本書之有隋大業，唐武德，垂拱，開元，貞元等年號者，或係後人追記者也。

會稽記 一卷 晉賀循撰

見於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地理類。

晉書卷六十八賀循傳「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後為武康令，……愍帝即位徵為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為侍中，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姚氏隋唐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一同書條云：「案本志雜類有會稽先賢傳贊五卷，不著撰人，兩唐志並云賀氏撰，似其舊本與此為一書凡六卷，後人分析，言地域山川者入此類，遂分屬兩篇」。隋志謂會稽先賢傳贊為賀循撰，雖亦或由此見解，但僅以當時人物志之撰盛行，且此例頗多，而謂會稽記與會稽先賢傳贊同屬一書之說，實未可置信也。

關中記 一卷 晉潘岳撰 說郛輯錄

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各地理類，以及太平御覽之圖書綱目，崇文總目卷二地理類等，皆有此記載。然玉海卷十五地理書條所引南宋之中興書目以下書錄解題卷八，宋史卷二百零四藝文志各地理類，俱不見潘岳關中記一書，而載有上記各書不載之葛洪關中記一卷，且中興書目中有「關中記一卷，晉葛洪撰，載長安山川及宮殿陵廟」之說明。關於此點，黃逢元在其補晉書藝文志卷二中，曾指葛洪撰之誤，沈寄筵遺書卷七地理類，謂「攷晉書葛洪傳，足跡不至關

中，何緣作記，本傳總叙洪所著亦無此記，自當以唐志爲是，此注（郡國志之注）及文選注並稱潘岳，亦指摘葛洪撰之誤，不僅郡國志及文選注，其他各書，亦絕無有載係葛洪撰者，自以潘岳撰爲當，然中與書目以次，何竟謂係葛洪所撰？其原因雖不可確知，但自太平御覽及崇文總目至北宋以前，皆載謂潘岳撰關中記，中與書目以次之南宋書目，則咸謂葛洪撰，其時代顯有區別，且按葛洪撰關中記之逸文一無所載事實推之，恐因潘岳關中記，毀於北宋南宋間之兵燹而致殘缺，不可知其撰者姓氏，僅因傳係晉人所作，遂附會謂出自葛洪之手。按晉書卷七十二葛洪傳之記載，洪乃晉丹陽郡句容縣人，號抱朴子，名重一時，著述如方技雜事三百十卷，金匱藥方百卷，再洪與東方朔，時附會爲神仙之流，故按初學記地理部終南山條所引之潘岳關中記，與太平御覽卷三十八地部終南山條，所引之關中記，自屬一書，可無疑問。晉書卷五十五潘岳傳「祭陽中牟人也，……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調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詳以公事免，……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尋爲著作郎）」

冀州記 晉裴秀撰

按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載，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索引等書皆引之。秀曾撰禹貢地域圖，乃晉代著名地理學家，晉書卷三十五列傳載「河東聞喜人也，武帝卽王位拜尚書令……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

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異，……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

荊州記 東晉范汪撰 麓山精舍叢書第一集輯錄

見於太平御覽圖書綱目。

晉書卷七十五范汪傳「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布衣蔬食，然新寫書，寫畢誦讀亦遍，……爲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荊州）。」

按晉書卷九十范曄傳，謂汪祖父范晷，初爲南陽順陽縣人，後移南方，桓溫征蜀時，當荊州留府之大任。按荊州記逸文及年代考之，確爲范汪撰無疑。故史記正義雖僅引謂荊州記，但其所引，又非其他荊州記所有，當係引用時略其撰者姓名也。

吳郡緣海四縣記

太平御覽卷五十四地部穴條：「吳郡臨海記曰，海虞縣有穿山云云。」與該書卷七百七十一所引「吳郡錄（錄係緣之誤）海記」之內容，完全一致，當屬一書無疑，卷五十四所引之臨，乃緣之誤，想係吳郡緣海四縣記之簡稱也。果如是，文中之海虞縣，如宋書卷三十五州郡志吳郡條所記，乃晉武帝太康四年始置，此記之撰似較後。再文選卷二十六富春渚條善注謂「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又去富春七十里，云云」，致富春在東晉孝武帝時改爲富陽縣，故此記必在此先。總之，此記之撰，必在太康四年以後孝武之前，當不致有誤。」

吳郡記（吳地記） 二卷 晉顧夷撰

見於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地理類。

文選卷二十六富春渚條善注，雖引爲吳郡記，但史記卷二夏本紀震澤條正義，則引爲「顧夷吳地記」，再後漢書注所引，亦謂「顧夷吳地記或吳地記」。按此攷之，此書或古稱吳郡記，後世又呼爲吳地記。至南宋毘陵志卷二十一慧山寺條之「顧觀吳地記」云者，自屬同一書，觀乃夷之誤也。

關於顧夷之記載，隋志地理類條有「晉本州主簿」，同志子部儒家條亦有「顧子十卷，晉揚州主簿」，而同志易類條，則謂「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撰」，同一志中，竟有揚州主簿與揚州刺史之分歧。然再據沈寄筵遺書卷七及姚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所述，世說新語卷上之下注所引顧氏譜又謂「夷字君齊吳郡人，……辟州主簿不就」，記其雖有州主簿之召，但未就任。隋志所記揚州主簿之誤，或即因此。再隋志又記有吳地記一卷之說，致本記詳確卷數，亦無從討究，綜雜錯誤既多，實未易確定也。

吳地誌 董覽撰

按宋書卷三十五州郡志丹陽尹永世令條之「吳分溧陽爲永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惠帝世度屬義興，尋復舊義興，又有平陵縣，董覽吳地誌云，晉分永世，太康，永寧，地誌並無，疑是江左立，文帝元嘉九年以併永世溧陽二縣」記載，平陵縣之設，即在東晉至劉宋元嘉之間，則吳地誌亦必係此間所撰。再平陵縣設縣時期，在遷江左之前，因分置平陵縣之永平縣，乃在晉惠帝時改稱，故亦不出此後至元嘉以前。太平御覽之圖書

綱目以次，雖多記爲董監吳地誌，但如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亦謂係董覽吳地誌，其屬一書自不待言。

交廣記 東晉王隱撰

三國吳志卷十五呂岱傳注有「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之記載。隱之記事，述於彼所著晉書地道記條。

交廣（二州）記 晉黃恭撰

北堂書鈔卷七十三設官部主簿條，有「黃義仲交廣二州記云，尹方變姓名云云」之記載，而卷七十九設官部秀才條注，又謂「黃義恭交州記，吳甫舉茂才，七年不遷，甫有老母」，書名及著者姓名，皆不一致。再如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所示，藝文類聚載爲苗恭交廣記，太平御覽又謂黃恭交廣記，亦各有出入。然如董恭十四州記條所述，此記乃黃恭（恭字或係義仲）所撰，交廣二州記，想係其原名也。丁國均在補晉書藝文志地理類中，將王範之交廣二州春秋與交廣二州記混合爲一之舉，實屬錯誤。

交州記 晉劉欣期撰 嶺南遺書輯錄

嶺南遺書所收會劍識「按劉欣期交州記，隋唐志皆不著錄，太平御覽徵引不少，而圖書綱目，……獨無此書之名，殆亡於宋以前歟，劉欣期不見史傳，不知何時人，然以記稱太和封溪縣二條考之，太和爲晉海西公年號，封溪晉志屬武平郡，宋志無，則劉欣期當爲晉時人。又稱九真郡軍安縣，考宋志引何志云，

晉武帝之太康地志無，是軍安立於太康平吳之後，又記稱李遜征朱崖，考通鑑太元五年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則欣期當為太元以後人矣。

珠崖傳 一卷 燕蓋泓撰

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地理類，有「偽燕聘晉使蓋泓撰之記載。偽燕云者當即指五胡十六國之燕國，但究屬前後燕則不可考。

汝南記 晉杜預撰

韋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曾引其逸文。

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傳：「京兆杜陵人也（文帝時）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與車騎將軍賈充第定律令，……泰始中守河南尹，……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讀」。

西河記 一卷 東晉喻歸撰 二西堂叢書輯錄

見於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類史類及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偽史類，前者有「記張重華事，晉侍御史喻歸撰」之記載。

二西堂叢書輯錄張謝西河記序：「按，……元和姓纂，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廣韻二卷，喻作諭音樹，唐志缺讓人名，……十六國春秋，晉遣侍御史喻歸，拜張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重華謀為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與歸言，歸折之，西河記蓋作於此時也」。

齊記 二卷 晏謨撰

如韋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所述，水經注，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等書，皆載謂齊記，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地理類記為齊地記者誤。按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卷三地志條所引晉書慕容德之記載，知其為晉人。

齊地記 伏琛撰

水經卷八濟水篇，東北過臨濟縣南條，卷二十六汶水篇北過其縣東條之後魏酈道元注云，「伏琛齊記」，而後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卷十木條則引為齊地記。按藝文類聚卷六十二居處部臺條，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四居處部亭條，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三新泰縣條，俱引謂伏琛齊地記或齊地記，仍以齊地記較為普遍，當即其正名也。

至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七居處部臺上所引，又有伏酒地記，但按文中記鄒鄒城事，自非伏酒之西征記，當係本記之誤脫也。按酈道元水經注，賈思勰齊民要術所引之本記記事，皆在三齊略記之前（三齊略記條所述），自係撰於兩晉間也。

錢唐記 晉劉道真撰

除水經注引作錢唐記外，藝文類聚作「劉道真錢塘記，後漢書朱傳傳之章懷太子注作錢塘記，宋初之太平御覽圖書綱目作劉道真錢塘記，唐以後諸書，多以唐為塘。雖水經注所引逸文中，與後漢書卷一百零一所引及太平御覽卷七十四地部塘條所引「劉道真錢塘記」之文句，稍有出入，但實出自一書，且別不見其他撰者姓名，自屬彼撰無疑。劉道真生平雖不可攷，但按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劉道真嘗爲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之記載，再據「晉百官名曰劉賈字道真，高平人云云」之注，可知此記乃官居錢唐時所撰。水經注所引錢唐記之事中，曾言及桓支事，故其著述時代，必在水經注以前桓支以後之間。如以上考證不誤，則此地古爲錢唐縣，後南朝陳世置錢唐郡，至唐朝，因與國號同字改爲錢塘。錢塘縣地誌，初亦稱錢唐，故世說新語卷中之上注，遂亦引爲錢唐縣記焉。

陳留志 十五卷 東晉張敞撰

見於隋書卷三十三及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雜傳類。

隋志載「東晉張敞撰」。初學記，太平御覽皆作陳留志，而新唐志卷五十八雜傳記類則作「陳留人物志」。或因其人物傳記頗多，雖名爲陳留志，實屬陳留地郡地方誌，改稱此名。按其逸文，多類於地方誌。至初學記，太平御覽所載江微撰，當即張敞之誤也。

南中八郡志

見於太平御覽圖書綱目。

南中志一語，見於晉常璩之華陽郡國志，與巴志，漢中志，蜀志同人一篇，其中所記如「寧州晉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諸郡康都督治也，南中在蒼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爲唐侯王國以十數，（蜀建興三年）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馬忠）官至鎮南大將軍，卒後南人爲之立祠，……（晉）泰始六年以益州

大，分南中四郡爲寧州」，乃指蜀以南地域，次述之內容亦其佐證。

本書撰述年代與所指八郡，是否即如上述，實不能確知。然按次錄逸文有三國蜀主劉禪名，及交趾永昌雲南諸郡，及南安廳冷南縣名。三國之世，交趾屬吳，永昌雲南屬蜀，至晉始併有。永昌，如晉書地理志寧州條記，至東晉成帝咸康八年廢去，故本書既載蜀劉禪事，且有永昌郡名，當屬劉禪以後東晉成帝咸康八年以前所撰無疑。八郡云者，與後漢郡國志劉昭注所引之南中志及前述華陽國志中之南中志全異。按後漢郡國志之郡名中，屬於南中志者，計有犍爲郡，牂牁郡，越嶲郡，益州郡（晉永嘉二年改稱晉寧郡），朱提郡（後漢之世爲犍爲郡屬縣之一，三國時立爲郡）永昌郡等六郡，加以本志逸文中所見之交趾雲南兩郡，正合八郡之數，以此八郡擬之，當不致大有出入。故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僅謂後漢郡國志注所引之南中志或即與南中八郡志同屬一書，並未求得證據。再 Pelliot 博士在其所作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a la Fin de VIII Siècle (B.O.F.F. IV P. 131 P. 172)* 中，亦引本書，但僅推測係魏晉間撰，注謂其他則不可考。

（陽羨）風土記 晉周處撰 五朝小說、說郛、粟香室叢書輯錄

隋書卷三十三，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等書之地理類中，既引爲風土記，次錄晉書周處傳亦同，至

齊民要術以次各書所引逸文，亦作周處風土記或風土記。故按此書名，應係全國之風土記，但風土記既無總述全國風土之先例，且按其逸文內容，又多屬彼鄉里陽羨縣之記載。逸文中例如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州郡部常州條所引之陽羨本屬荆溪，吳郡境震決之會也，其地理則三江之雄潤，五湖之腴表，獨詳記陽羨縣地理。據此等內容，本記原名似爲「陽羨風土記」，否則亦係首重陽羨縣之地記，嗣經後人增補其他地方，遂統稱爲風土記。劉知幾史通卷五補注篇之「若執三輔決錄，陳壽季漢誌陽羨風土之佐證也。隋書經籍志稱三卷，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則作十卷，相去極遠，亦可從知曾經後人增補。關於此點，按嚴可均之輯本序，南宋咸淳毘陵志所引風土記逸文（載有晉天福二年之年號），當係五代晉以後所增補者也。

晉書卷五十八周處傳：「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轉漢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者收葬之，……處作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

豫章舊志 三卷 晉熊默撰

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雜傳類，有「晉會稽太守熊默撰之記載。會稽郡乃今浙江一帶，豫章係指江西省南昌縣附近地域，故本書顯非默在會稽太守任內之作。

水經廬江水條注，後漢郡國志卷三十三廬江郡條注，藝文類聚

卷九十二鳥部鳥條所指豫章舊志，乃本書無疑，至世說新語卷中之下注所引豫章舊志，究指此或係指三國徐整撰本，則不可考。

洛陽記 一卷 晉陸機撰 說郛輯錄

見於隋書卷三十三，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與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之地理類，太平御覽圖書綱目等書。章氏在唐志中，以機作幾，自屬錯誤，再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四居處部閣條等雖引爲洛陽地記，但據同書卷一百七十九居處部觀條復引作陸機洛陽地記，確係指陸機撰洛陽記無疑。六朝時代因更有楊佺期及華延雋撰之洛陽記，凡僅引作洛陽記者，究屬某一洛陽記，實難確知，故附載於本書輯佚中。陸機事見於晉書卷五十四列傳：「吳郡人，……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亂不動，……至太康末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遷太子洗馬，……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

洛陽記 一卷 東晉戴延之撰

見於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及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之地理類。隋志卷三十三地理類所載之洛陽記四卷，據章氏隋經籍志考證卷二十一，謂並非此書。按森鹿三氏之「劉裕之北伐西征及其從軍紀行」（載於東洋史研究三之一）所述，戴延之於東晉末曾從劉裕伐姚秦軍之洛陽長安。

洛陽圖記 一卷 東晉楊佺期撰

按隋書卷三十三，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新唐書卷五十八藝

文志各書之地理類所記，雖俱為洛陽圖，但後漢郡國志注等各書，又引為洛陽記，想係本書分圖與記兩篇所致。楊佺期，見晉書卷八十四本傳謂「弘農華陰人，咸康中……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成洛陽」。然上引隋志則謂「晉懷州刺史楊佺期」，藝文類聚等書又作「楊龍驤」，據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謂「錢氏考異曰，按晉無懷州，當是雍州之誤」，又謂「晉書楊佺期嘗為龍驤將軍，故有此稱」。拜龍驤將軍事，見於晉書卷九太元十八年九月條。

涼記 十卷 涼段龜龍撰 說郛、二酉堂叢書輯錄作涼州記

見於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朝史類及新唐書卷五十八偽史類，隋書有「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之記載。新唐志載雖謂龜龍更撰有西河記二卷，但按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偽史類僅載此書觀之，新唐書所指，當係涼記中關於地理之一部也。按本記逸文，除藝文類聚卷一百災異部蝗條作涼記外，復有謂引自西涼記或涼州記者，而其內容又多涉呂光事蹟，據此可知本書內容，記載涼州地方山川，物產，傳說等事，必極豐富，且如新唐書另有西河記二卷之說，或更分有地理篇亦未可知。

安成記 劉宋王孚撰 說郛輯錄

太平御覽卷十大部兩條與同書卷四十八地部羅霄山條，引本書作「王孚安成記曰」，而藝文類聚卷六十四，太平御覽卷五十二地部石下條，則謂「王孚安成記」，再太平寰宇記卷一百零九萍

鄉縣條所引與上記太平御覽卷四十八所引之同一記事，亦作王孚安成記。按其逸文，據晉書卷十五地理志，宋書卷三十六州郡志，三國吳始置萍鄉，乃隋改名宜春郡之安成郡屬縣（上海集成圖書公司本宋書州郡志作安成誤），本書即為該郡地志，則為安成記無疑，且撰述年代，亦必在隋之前。再按宋書卷八十五王景文傳，有「景文（琅琊臨沂人）弟子孚，大明末（孝武帝年號）末為海鹽令，泰始初，唯（王）孚不同逆，官至司徒記室參軍」之記載，是為彼撰無疑矣。

永安記 三卷 後魏溫子昇撰

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地理類載，魏永安記三卷溫子昇撰。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故事類之「溫子昇魏永安故事三卷」，當即指此，故通志卷六十六郡邑條作二卷者誤也。

魏書卷八十五溫子昇傳「自云太原人……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奴子書……（熙平初）補御史……其文筆百三十五卷……又撰永安記」

永嘉記 鄭緝之撰 說郛輯錄

見於太平御覽圖書綱目。與撰東陽記之鄭緝之，自屬一人，故本書大致撰於南北朝時代，在後魏嚮道元之前。

本書在史記卷一百十四東越列傳東甌王條索引，藝文類聚卷八十六東甌部製條，卷八十八木部竹條，初學記卷八州郡江南道條劍峯注等，皆作「永嘉記」。而北堂書鈔卷一百零四藝文，硯條作「永嘉舊記」，同書卷一百五十八地部穴條又作「永嘉郡記」。

再如太平御覽，雖圖書綱目中作「永嘉記」，但文中則「永嘉記」與「永嘉郡記」兩名并用，卷五十二地部石下條又作永嘉志，卷九百四十鱗介部鱉魚條復引作「永嘉地記」。此等書名，究竟是否皆為鄭緝之之永嘉記，雖不可知，但北堂書鈔之引作永嘉舊記，已如孔康陶考證，謂初學記卷二十一，太平御覽卷六百零五等，皆引作永嘉郡記，且陳本北堂書鈔，亦不作永嘉舊記而謂永嘉郡記。按此可知本書曾被引作永嘉記，永嘉郡記，永嘉舊記。按諸文述蕭世誠荆南志之考證，永嘉志，永嘉地記之由來，或亦相同也。

益州記 劉宋任豫撰 說郛輯錄

見於太平御覽圖書目錄。

如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所載，史記河渠書注，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六酒食部注等，皆引作杜預益州記，然其他如後漢郡國志與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則俱作任豫益州記。再其逸文記事，頗多共通之點，可知同出自一書，故其中必有一誤。按晉書杜預傳，彼雖文名振一時著作頗多，但不見有居蜀之事，再北堂書鈔所引逸文中之「杜預益州記曰，益州有卓王孫井，……義熙十五年治井也」，竟載有東晉末義熙年號，故預既未涉足蜀中，又係晉初人，此記決非出其手筆，至為明顯，當即任豫所撰。豫雖不見列傳，但據藝文類聚卷三十九禮部籍田條之「宋任豫籍田賦曰」記載，可知為劉宋時之文人也。

益州記 三卷 蕭梁李膺撰

本書撰者，如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所述，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地理類之作李氏，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地理類之作李克，乃簡稱與誤字，自以太平御覽圖書綱目所記為正確，乃李膺撰也。

南史卷五十五鄧元起傳附李膺傳：「膺字公胤有才辦，西昌侯為益州以為主簿，……為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

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三錦州「李膺涪城人，撰益州記三卷」

益州記 宇文周王褒撰

初學記卷二十四居處部臺條蜀琴注，載有「王褒益州記曰，司馬相如宅在州西，……李膺云市橋西三百步」，李膺云者，即指前述之李膺益州記而言。按此，王褒當即與宇文周之世撰雲陽宮記之王褒同一人也。請參照雲陽宮記所載王褒傳。

會稽記 孔暉撰 說郛輯錄

見於太平御覽圖書綱目。如孔靈符會稽記條所述，藝文類聚，初學記所引，時作孔臯會稽記或孔暉會稽記者，乃暉之誤，太平寰宇記卷九十六越州條及嘉泰會稽志所引孔暉記云者，當即指本書而言。

本書撰述時期，在劉宋孔靈符會稽記之前，按嘉泰會稽志卷十二縣境陳縣條，有「孔暉記云，縣治本在江東，吳賀齊為令」，太平御覽卷四十七地部有「孔暉會稽記曰，晉司空何無忌（東晉末時人）臨郡起亭」，兼述吳晉人物，自非劉宋時之作，再按逸文中多述漢及三國時事，或東晉末之記事，「晉」乃後人附加，

亦未可知，總之，本書之作必在吳晉間也。

會稽記 劉宋孔靈符撰

見於太平御覽圖書綱目。據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謂初學記地理部雲峰下注之引作孔噉會稽記及藝文類聚山部會稽諸山條所見之孔臯會稽記云者，孔噉乃孔靈符之本名，臯乃噉之誤也。然藝文類記同條之次，又引作孔靈符會稽山記，同書太平山條，復引爲孔臯會稽記，其下，再引作孔靈符會稽記，而初學記所引，除孔噉外，又作孔睢，極不一致。按此，實不能謂皆是孔靈符會稽記，據此前之會稽記考證，當即與孔噉會稽記爲一書，孔噉者想即噉之誤。再孔臯之臯與睢雖頗不類，但「噉」時有書作「臯」者，因而遂誤爲臯，亦未可知。

宋書卷五十四孔季恭傳：「（孔靖會稽山陰人也）弟靈符，元嘉末爲南燕王義宣司空長史，（大明初）入爲丹陽尹，……自丹陽出爲會稽太守。」

漢中記

後魏酈道元在水經漢水篇及沔水篇注中，引漢中記，後者引其逸文曰「漢中記曰，本西鄉縣治也」。西鄉縣始置於晉，從可知本書撰於晉後，又在酈道元之前。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三十八興道縣條所引「漢中記云，興道有七女池云云」，但考興道縣至唐貞觀二十三年始改此稱，當非本書之逸文。或係至唐代補續者也。

義興記 吳穆子撰

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八地部穴條有「吳穆子義興記曰，云云」義興郡，按宋書卷三十五州郡志，謂「義興太守，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陽羨丹陽之永世立」，再按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毗陵條「義興（舊曰陽羨，置義興郡，平陳郡廢改縣名焉，又廢義鄉國山，……三縣）」之記載，是立於晉廢於隋初，故本書必撰於兩晉南北朝之間。

至太平御覽所載，如卷三十七地部土條，卷七十地部泉條等，多不載撰者姓名，但按前引宋書隋書，陽羨國山二縣之名，即與義興郡同廢，除吳穆子外，更不見有其他義興記之記載，故其所引，捨吳之義興記無他。

仇池記 劉宋郭仲產撰

見於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仇池記條。漢唐地理書鈔目錄之以產作彥誤也。仲產事見於次述荊州記條。

京口記 劉宋劉損撰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作，「太常卿劉損撰」，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皆作「劉損之」，再如姚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一引證，宋書卷四十五劉粹傳之「（劉粹）族弟損字子翥，……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損元嘉中歷官義興太守，云云」記載，仍謂劉損，兩唐志之作「損之」者，或由於「父鎮之」之誤。京口即今之鎮江，當係隨其父閑居京口時之作。然再按藝文類聚卷八十七東部林檎條，有劉禎京口記曰，南國多林檎，謂劉禎撰，太平御覽圖

書綱目所載同此，齊民要術卷四石榴條，則僅謂「京口記曰，龍剛縣有石榴」，不載姓字。按龍剛縣，乃晉時桂林郡屬縣，即今廣西桂林附近。據孔康陶之太平御覽卷六十六註記稱，劉楨或劉楨（太平御覽地部黃鶴山條等）京口記云者，或因後世避諱改「楨」字原書，因而誤作楨或楨。故以上各書所引，必俱爲劉楨之京口記，至如齊民要術所記，何竟京口記載及楨南之事，疑問殊多，或有所誤。

京邦記 二卷 蕭梁陶季直撰

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地理類所載，不記撰者，然初學記及其他各書，皆引作「陶季直京邦記」。京邦記內容，按初學記卷二十五舟部所引「陶季直京邦記曰，宋孝武度六合龍舟，云云」等逸文，大都記劉宋武帝及建康事，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六居處部苑囿條作京都記者誤也。再太平寰宇記卷五河南偃師縣覆舟山條記事，亦引陶季直京邦記，殊無此理，想係撰者誤引建康覆舟山記事所致也。

梁書卷五十二陶季直傳：「丹陽秣陵人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明帝時）爲驃騎諮議參軍」。

荊州記 庾仲雍撰 麓山精舍叢書第一集輯錄

見於太平御覽圖書綱目。

麓山精舍叢書雖謂庾仲雍乃劉宋時人，但未舉出事證。考其撰述年代，因逸文中有「桓司空」句，大致在東晉以後。再仲雍撰之江記，水經注曾引用之，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七所引逸文

中，又有「盩陽東南」句，盩陽即灃陽縣，按宋書卷三十七州郡志郢州條記載，設於晉惠帝時，郢州乃劉宋武帝孝建元年分荊州等地所置，灃陽以江夏郡屬縣劃入郢州，從可知此書之撰，最晚亦在劉宋初期孝建以前。如據上引逸文，僅謂桓司空而不冠晉字，或即撰於東晉時期。

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地理類，不載此書，但記有庾仲雍撰湘州記二卷。再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亦不載本書，且次述之郭仲產荊州記，劉澄之荊州記及荊州圖記，荊州圖副記等亦不載，反載有庾仲雍湘州記等書，計隋書經籍志及崇文總目地理部載郭仲產之湘州記一卷，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載湘州記四卷，舊唐書經籍志地理類載湘州圖記一卷，隋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各地地理類載湘州圖副記一卷。考此等荊州記與湘州記，僅荊與湘之差，至其撰者姓名，則無二致，顯見其中有誤。然按前引記載，既有作「荊州記者，而麓山精舍叢書輯錄之逸文中，又引有郭仲產及庾仲雍等之湘州記等，從可知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此書之際，荊州記與湘州記必並行於時也。至湘州記等與荊州記等間之關係，據作者臆測，湘州者，如宋書卷三十七州郡志所述，乃西晉末永嘉之際，割荊州，江州二州所屬八郡而立，至宋以前迭興迭廢，而此等書籍，適撰於此間。據此，則此等書籍，初雖編纂荊州記，但因湘州之設，遂又增補由江州劃入湘州部分，乃有此分歧，致荊州記與湘州記，遂混淆不清。

荊州記 三卷 劉宋盛弘之撰 五朝小說、說郛、麓山精舍叢書第一集輯錄

見於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地理類，太平御覽圖書綱目。

據隋志載作「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說郛載作晉盛弘之撰者誤也。引本書逸文之書籍，多已散失，一如陳運溶之麓山精舍叢書第一集之荊州記輯佚序中所述，至其編撰年代，詳見於該條所載之陳毅跋。據陳毅之說，在宋元嘉九年六月至十六年正月之間，撰於元嘉末年，蓋據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十所引本書「荊州記曰，巴陵縣南有寺，……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云云」之記載而推測者也。再北堂書鈔等書所引，多僅載荊州記，而六朝時代荊州記不一，實難考其引自某一荊州記，然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多屬范汪，庾仲雍，盛弘之之荊州記，史記索引所引，多屬盛弘之之荊州記，初學記所

湘綺癸未甲申聯輯

湘綺樓日記。光緒九年癸未二月十七日。「作潘絳翁輓聯。『紫微仙吏最高年。早儻然富貴叢中。閒話蓬萊水深淺。』黃閣同班傳盛事。更悵望昇平門下。春風桃李夢低回。』光緒十年甲申。六月五日。「午出吊場小侯。門庭闕寂。文官無一至者。惟將軍提督皆到。督府於此少周旋之禮。嬰侯雖非貴人。然朝廷所眷。故當加禮。陪客僅一洪蘭楫。賴有我耳。還作一聯。『世祿不騎人。祇當年

引，兼有范汪，庾仲雍，盛弘之，劉澄之之荊州記，文選所引，則以庾仲雍與盛弘之之荊州記為主。參照上則庾仲雍荊州記。

荊州記 二卷 劉宋郭仲產撰 麓山精舍叢書第一集輯錄 通志卷六十六藝文略，雖未載撰述時期及撰者姓名，但麓山精舍叢書所載陳運溶之荊湘地記序中，引太平廣記所引渚宮舊事，有「宋郭仲產為南郡王從事，宅有枇杷樹，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為楹，竹遂漸生枝葉，條長數尺，扶疎翳翠，鬱然如林，仲產以為吉」之記事，當係出仲產手，其年代亦明矣。至隋書經籍志，崇文總目地理條之作郭仲彥湘州記云者，如前所述，「彥」乃「產」之誤。湘州記與荊州記關係，可參照前述庾仲雍荊州記。

冉

典衛鈞陳。曾被賢王溫語接。□蜀才嗟又弱。正此日愴懷助舊。復傳開縣赴書來。□雨亭亦遞遺摺。蜀中亡兩一品官。故并及之。□七月五日。「成都將軍岐元母壽。七月二十七日。『萬里稱觴。獻三危瑞露。』□七襄留錦。成一品天衣。□廿二日。「作芮少海挽聯。『幕府地清閒。達者蕭然。庭館梧桐待佳客。』琴歌老跌宕。仙乎逝矣。形骸土木慕王孫。□

湘綺樓集外文（十三）

桐鳳集序

咸豐中。聞蜀有賢太守妻。安貧撫孤。以畫自給。教子女皆成立。有才行。後至成都。漢州張生祥齡爲禮堂都講。傳張學使之學。時來討論。同學皆言其婦會。明慧工詩畫。往往爲詞翰。置諸高材生卷中。輒得高等。詢其學業所由。卽太守妻之女也。余携四女至蜀中。其長者有標格。略涉經史。曾因來見。同學相約如兄弟。時出詩歌質余。益讀楚詞漢詩。兼作篆隸。十年來業術道進。駸駸過其夫。易司使藩蜀。妻婦俱好文。尤敬異之。及移蘇藩。固要張行。因挈家汎江渡湖。居沅澧間。頃之至長沙省余妻。旋與易妻俱之吳。吳其外家故鄉也。余女妾在蜀相繼病夭。獨携諸孤女。汎江渡海。今年辟暑天津。而張會復至。云自京師。將還旅吳。女滋與會見。約游浙。訪靈隱嚴瀨。因請余過吳。秋。之長洲。議先游太湖。然後入浙。會秋霖連旬。客有言婦女宜靜居闕觀。不可登臨。會不樂。遂罷行。余亦念冬寒道長。且復南歸。張生復以會詩刻本來質余。云欲改刊。覽其詩。篇篇學古格律。無復世俗華靡。而風骨益潔。視在蜀時又異。詢張生乃反無所作。自云應試紛其心云。古今以來。婦人傳詩者多矣。其詞意率不同男子。婦人從夫或從父官商。雖僕僕風塵。以爲固然。從游者一跬步。輒爲湯文正譚叙初所譏訶。從一也。有所利則人許之。無所營則人詭之。男子有不役名利者。可汪洋恣肆以充其志。女子雖超俗。禁不許出房閨。其何以增其學力哉。會夫好奇通脫。無故挈妻子行萬里。故會詩頗有古作者之風。又不應試。可專肆其力。宜其有成也。誰謂詞章末藝。所言吟卽可驗其學。世未有汨于利名而能言風雅者也。名者小人好之。君子成之。余既嘉曾有丈夫之概。又悲夫晚近議論。不探其本。以枉過人材。宜乎士大夫之相趨委靡而不振也夫。歲在己丑寒露日。閻運題。

鄭蕉園集序

鄭君蕉園。長沙世家。科第聯綿鼎盛。君兄弟尤以才學著顯。先業隆富。至君兄弟稍清貧。以家風朴儉。人但知其貴盛。不知其處約也。余雖生于長沙。而稀接故家。垂老游燕吳。始與君兄弟得相見。以余好爲詩。故知君兄弟工詩。又廿餘年。與君同在蘄門。乃承以全集見示。起丁卯止甲寅。卅八年中。游半天下。所至輒攜寫懷抱。發揮幽憤。于骨肉友朋國事之哀樂。及山川景物。使讀者乍悲乍喜。若與同游而相唱和也。不知余之好詩然耶。抑詩之能移余情耶。攷其所以然。則家國友朋之感深矣。因以余見。刪其率易數首。而不言其格律法門工拙之功。庶乎能知君詩之真乎。

蕭氏修譜序

東南氏族。以蕭爲盛。而湘州尤其蓋簪之地。至宋明乃稍稍夷于庶姓。近代譜學不講。衣冠之望。率視科第爲高下。則世胄與寒賤無殊矣。然狀元最貴。而湖外獨蕭氏有之。與彭頡頏。漢族重封爵。蕭亦有一等男。爲軍興冠族。故稱文武盛門者。至今推之。湘潭烏石之蕭。本自長沙徙廬陵。梁帝系也。明成化初。復遷湘潭。逮四世。族姓繁衍。始定居烏石。今將三百年矣。康熙初乃有支譜。道光初建宗祠于景泉。重修譜牒。至光緒中凡再徵錄。丁口益盛。猶未刊布。而人事紛錯。無暇編輯。蓋敬宗收族。盛世禮也。家門盛而後言雍穆。國政修而後興禮教。故立族始唐堯。而親同姓則在隆周。孔子修春秋。譏世卿而重同姓。憲文祖堯。其太平洽矣。夫國家盛衰。恒相倚依。未有國衰而家能盛者。乃其治亂則不相謀。故定哀可以致太平。春秋可以法文王。世亂而文治。則修譜之事未爲迂也。余姻家蕭生玉衡。述其尊人榮階軍門之意。繼踵成事。俾族人樂觀其成。來質于余。爲推原立族之意以序之。

尋古齋集序

陳恪勤生湘潭。而遣子就學常寧。余近年教學衡陽。而頗患常甯生來問學。相去不二百年。常甯之盛衰大異矣。當道光

時。唐藝渠撫部以文雄于嶽麓。劉武慎陳雋丞侍郎皆師禮之。余獲交當軍興時。已而唐從胡文忠領鄂軍。列四將。號多鮑唐蔣。多鮑武。唐蔣文。俱名達宮禁。唐遂以舉人躋藩司。授皖撫。改直隸布政使。頻招余至鄂燕。晨夕論文。亦間示已作。皆含毫藐然。以超澹勝。顧未嘗論及鄉先輩。余亦習聞常甯十子。乃陳恪勤所推制藝名家。非我所用功。未皇論也。及垂毫盞。乃見尋古齋文詩。始知十子同時有李振南明府。文雅淡有品。藝渠所宗也。治行亦如恪勤。亦以直見黜。乃知常甯大有人。人亦非隱而不著也。特俗論汨沒知之者少爾。振南游跡亦半天下。獨先知蕘齋而稱道之。恪勤未嘗稱蕘齋。則其于經史詞章之學。不如振南入之之深也。顧恪勤名振天下。而振南不顯。豈非以其但免官未深劾至死乎。然使恪勤當日寃死。則江南枉殺一廉吏。猶之江西枉劾一文吏。無與治亂之數也。幸其各有文詩流傳不終沒耳。立德立功。皆恃言以存。然則三不朽亦虛語也。人生將何所寄乎。因晚讀斯文。又嘉其後人能重刻其集。感而叙之。又以弔藝渠也。其集先刻于江西。精緻有康雍格式。道榮堂不逮也。今重刻亦重模原本。聊存典刑。不與仿宋爭雅俗也。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序

古有左右史以記言動。簡策之文。未有先于日記者也。儒學家乃爲日鈔。以自策厲。自宋以後。人有其編。黃東發最宏富。而非日記之體。名人日記存者率不過百數十葉。近歲李蕘客始以巨冊自誇。而余亦存日記三千餘葉。然皆章句餽餉閭里瑣小之事。不足示大雅君子。往從曾文正軍府十九年。得見其京師日記。及軍中在旁見其排日所記。京師講學時。多自刻責。詞甚嚴苦。余不以爲然。嘗進說曰。學須誘進。何乃自誹沮。公亦許爲知言。至于每日論人臧否決斷。則不詳于冊。蓋仍自省之意。非欲示當世也。于古當右史之記。不以文詞自表襮。蓋其慎與。公薨而學者悲思。天下仰慕。片言遺文。奉爲規刑。既編全書。猶以爲未厭。于是諸孫乃出其家藏日記數十巨冊。悉付石印。廣傳其真。如得其親書然。又法帖古鈔所未有也。人之精神。存于手跡。得其一二字。已勝于數卷書。況粲爛浩瀚數十萬言乎。惜其記事簡略。非同時人莫能知其厓涘。故闔運觀之而了然。不能喻之人也。時歷四紀。欲學裴松之以注輔志。則紀錄文字不備。亡從搜求證明。此輪扁所以歎糟粕與。慨想音容。悲其志事。既曠然而又泫然也。宣統元年九月丁未朔。王闔運謹記。

法源寺留春宴集序

法源寺者。故唐閔忠寺也。余以咸豐己未。賃廡過夏。居及兩年。其時夷患初興。朝議和戰。尹杏農主戰。郭筠仙主和。而俱爲清流。肅豫廷依違和戰之間。兼善尹郭。而號爲權姦。余爲豫廷知賞。亦兼善尹郭。而願爲肅黨。清議奸謀。皆必集會。則多以法源爲歸。當時之法源寺。後起之諫草堂。清濁難分。其流一也。長夜客遊。悲歌薄醉。雖不同荆軻之飲燕市。亦頗類魏其之睨兩宮。蓋其時湘軍方盛。會胡犄角。天子憂勤。大臣補苴。各有所謀。而皆爲國。猶喜金甌之無缺焉。俄而大沽失守。蘇杭並陷。余同郭還湘。肅從東幸。京師被寇。龍髯莫攀。願命八臣。誅戮貶退。朝政異矣。東南亦漸定。號爲中興。余則息景山阿。不問治亂。自度功罪皆有可言。中間亦兩至輦下。率無久留。垂莫之年。忽逢改革。粵以甲寅三月。三謁金台。京國舊官。旣皆失職。其有事者。則號機關。懷刺旣無可投。認啓不知所詣。乃訪舊跡。猶識西輒。遂詣寺門。得入方丈。約以春盡之日。大會同人于寺南寮。丁香盛開。淨筵斯啓。群英羣至。喜不遐遺。感往欣今。斐然並作。列其佳什。庶繼蘭亭。亦述所懷。以和友聲云爾。

甲寅莫春辛丑。王園運作。中伏乙卯。書于山塘莊南軒。以予紹逸世兄。紹逸喜錄余文。然多誤字。他日流傳。必費校讎。如逮沈鵬。卽拿沈鵬也。鈔作遇。則似慈禧與相見矣。此等差謬。尤當慎之。蓋余文字多同時事。非可以古典攷據。如廿一史贅誤字。已亦不能校也。昔時唯劉舍人深于王學。今也則亡。寫此又爲慙然。會重伯常舉余詩以問吉來。竟不能對。卽他人可知矣。園運又記。

賜硯齋日記 (十)

辛酉 (一)
正月

初一日壬寅天氣和暖風妍日麗大有清明之象卯正入直 賞
茂豫春條承 旨署名後隨醇邸詣 長春宮行禮 賞平金
荷包一個銀鏢二個已正 上升乾清宮受賀行禮後帶莊士
敦親 見世相帶薛之珩翟殿林午後拜客歸家稍息又拜客
至莊士敦所言已往遊西山可羨燈下靜坐時許精神復振又
動看書之興
初二日入直詣 坤寧宮帶烏林 永和宮傳見問 萬壽交進
之款下直拜客歸家月華六橋來見之午後上街夜檢日記
初三日鶴孫彝初來未見得叟老電靜公於昨日作古亦不知何
病老成彫謝吾黨益孤矣午後子鳴贊希子寬來見之拜客七
家即歸晚抱孫戲
初四日與醇邸拜壽歸家頗早明隱靜坐頗適午後鐵庵來遂同
遊廠買八角端石小硯一方得報 上交手諭并傳朱師傅進
內未知何事即歸開讀乃 聖體違和情形詳細告諭并令留

門且諭無須爲念當即進 內晤朱師傅據言請 脈如常亦
未進藥只服青果汁而已退出已亥初夜與叟老電談
初五日入直承 旨署名 上已大安午初叟老來商定靜公遺
疏天陰寒氣較重易大毛袍憚公復來見之客去休息未出門
臥看復初齋集詩雖不佳其小注每記當日故事頗可採昨夜
嗽許久今遂竟日不適去境日增可歎
初六日入直 上以避風改明日開學 賞如意館畫一軸 諭
勿謝靜公遺疏交繕明日遞靳雲鵬約茶會辭之午後上街夜
看復初齋集關於釣魚臺及與圖轄布酬答之作均錄出叟老
囑也
初七日叟老來以季臬蘇龍書見示午後拜客歸尙早祥趾來見
之夜抄復初齋文三首詩十一首
初八日晨同六橋與紹太夫人送殯午後拜客在鐵庵所少坐見
其壁間自書對甚佳携歸計一日拜客五十餘家大快烏仲三
來見之夜打牌
初九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退直訪世相不遇午後又往見之訪

遜敏不遇晚又往見之大風寒甚夜奇渴飲則腹痛且生痰益嗽晨間嘔出稠痰一盂一日疆半不適奈何今日 頌到 萬壽聖節賞銀千元

初十日入直謝 恩奉 諭免訪濤邸未遇午後醇邸傳見濤亦在座詳問李鄭條陳事歸家稍息上街殺老來不值

十一日晨訪殺老長談午後訪世相濤所囑也少談遂往遊廠借翰文齋元詩選初二三癸集遇劭襄同飯於杏花春歸看元詩少補連日塵勞之苦夜嗽且腹痛睡後數醒

十二日入直承 旨署名雲汀來久談有病未出門自處一方服之夜看元詩解悶

十三日入直已正 上升殿受賀禮畢帶莊士敦黃開文等覲見午前小睡飯後携均兒遊廠赴劭襄之約見巢經巢集未買成風大天寒在怡墨堂久坐飯於杏花春夜病似減仍服藥

十四日辰初同劭襄至前門車站赴津遇六橋午初到訪寶臣不見已十年同飯飯後往弔靜公申正至車站附車歸戌初到家甚疲夜與強老電談就枕後頻嗽氣壅難支

十五日晏起近午訪殺老少坐即歸飯後上街晚詣 先祠供元宵夜大嗽服藥

十六日傷風愈重唾涕交頤午後醇邸傳見又至世相宅商議派員赴奉查辦事件復到毓八先生處上祭渠有母喪也歸家寫

字數紙晚頭痛病又反復日間當爲風襲

十七日病未減彞初來午後捷南來客去訪艾老求診又訪世商量公事嗽少止頭痛氣壅口渴內熱仍未解夜看道園詩

十八日病小退遣順兒送五百元還楹堂電艾老問是否改方答以照服檢乾隆府廳州縣志攷元上都乃在今多倫諾爾亦即明之開平舊衛天陰或有雪意甚望晚喉似閉塞氣結不舒反以不嗽爲苦夜咽燥口乾四更後始得暢嗽然亦不能安臥矣

十九日入直承 旨署名散直遇風歸家大嗽請張午樵來診并與均兒均媳一看兩人亦有頭眩之病也傍晚風息敍齋來談見新得八角端石硯以爲可愛夜嗽頗輕減胸膈亦覺爽利淑妹携甥女來住家

二十日殺老來久談茹古齋澄泥硯取到敍齋所欲收者也索價四十健之來書即復病漸退惟頭尚眩暈滌硯欲作字以懶中止午後遜敏紹襄楹堂相繼至均久談客去疲甚夜獨坐寡歡看趙甌北廿二史劄記解悶

廿一日入直 養心殿各處撤燈帶匠歸家小憩飯後訪艾老求診脈謂餘熱未淨仍須服藥開一方至恩星五家送庫遇熱人甚多歸家覺中空稍進食物略知味天微陰峭寒或有雪意燈下孤坐調息習靜姪女歸宵夜接健之來書使人不怡二更後大風起

廿二日大風微陰爲地孫寫扇不愜意立民贈半夏麩一匣嗽漸愈內熱亦解惟痰尙盛午後睡傍晚李思本來謝其父傳元年七十新蒙 恩賞福壽字會爲奏請也夜仍服藥

廿三日病退停藥至遜敏處賀其得子之喜久談近午天晴氣候和暖飯後上街微風拂面頗爽蓋已八日未行動矣晚與瑞臣電談幾起衝突又與殷五電談夜試戴月軒製長紫穎又檢道園詩讀之最喜其七言古體

廿四日英司官紳來回事接健之信初六可以到京卽不復矣靜坐無事檢日記午後上街夜看婦子打牌姪女歸已住四日

廿五日晏起彝初來談不合午後拜客并訪弢老夜雍頭天氣燥熱

廿六日入直承 旨署名後隨醇王慶王洵貝勒潤貝勒倫貝子澤公世太保陳太保朱師傳詣 太極殿預備 傳見午後上街并至林宅行弔晚赴觀侯約晤貽書言明日回闕淑妹歸住八日

廿七日風晏起叔良來言高陽生理以直皖之闕大受損失折閱及半我固不了潤之當益困立孫咳嗽服藥午後獻臣聖與來客去往候越千夜悶坐無聊益用悒悒并看書之興亦減此際思之若有二三良友翦燭寒牕作長夜之談尙可發抒此中鬱積惜乎無其人也

廿八日晴暖微風晨弢老來談立孫隨其母至其外家拜年午後上街在寶書堂得鄭子尹詩集四冊弢老謂近年詩派實自此開不可不一看也捷甫子昆旭谷來回事未遇夜燉苦茗看鄭子尹詩臭味差與相近

廿九日陰入直歸家卽睡午後贊西來客去訪遜敏久談晚至懋堂處送庫散後同紹襄飯於嘉禾春飯畢欲訪弢老電問已出門遂歸夜看鄭子尹詩子尹善學東野非學蘇黃者翁序之言不稿

三十日晏起捷甫旭谷來回事見之久談天氣又暖無事靜坐看立孫嬉戲天機活潑至樂也午後欲上街懶甚遂睡日落始醒檢通鑑輯覽注所攷和林亦未稿指其地土可謂卽今額爾德泥招其地斷瓦殘磚尙往往有和林字沈子敦落帆樓集與其說正同景鳴九亦有和林攷所指地大致相符士可好古勤學又親履其所言當不誣也夜獨坐聞法華寺鐘聲爲之悽黯亦不解其故

二月

初一日壬申晨世相來談交到 重華宮賞銀三百元近午風起上街傍晚六橋來以三百元并仇十洲扇還渠去歲所借六百客去抄書至夜筆不稱手殊苦天益暖室中可以撤火矣六橋將有藩陽之行月半始歸

初二日大風入直雲汀來少談即去過午天漸寒嬾于出門却又無事亦未看書接健之兩次寄書傍晚有病意似又受涼夜看一統志直隸各府約捷南明日來見二更以後風仍未止李思本之父橋農七十撰一聯贈之文曰林泉清福歸通隱翰墨新恩錫上方塞責而已殊不愜心

初三日仍風晨捷南來接健之書午後赴亮生之約座有聚卿仲三夢巖諸人作手談小勝歸已子正

初四日晨與弢老電談午後在秋岩花園中釀酒演戲申末往同座者有遜敏夔龕諸人夜歸大風嚴寒

初五日入直承 旨署名午後醇邸傳見歸家少憩又上街天氣早寒過午風息漸有回暖之意晚又增寒夜看鏡崖樂府

初六日晨起代懷民作挽張靜公聯曰十載遠顏各抱沈哀思避世萬方同繫空悲留眼觀迴天尙得意午後至籌備處會議又至瀛邸送三晚飯於福全館深談

初七日張午樵來見之天氣回暖昨夜失眠精神恍惚抄書屢悞置之午後上街在大佛寺買吳芝英寫楞嚴經一部天台山草子拈珠一挂非有心佛學偶爾興到聊以寄意而已夜抄通鑑地名錄自今爲始每日至少抄五篇不可間斷近年讀書及撰述寫字較之三十以前大進倘能殫心於此或有成就惜乎無暇耳少日荒嬉老而追悔遲矣

初八日本欲入直以不適中止晨健之來所求子培子勤書扇及聯均交到久談客去抄書傍晚赴齋臣之約夜抄書

初九日晨九臬來見之客去抄書筆墨均不稱手敗興而止午後上街薄莫風起峭寒夜抄書有此日課大可解悶

初十日入直世相未到 永和宮傳見午後候濤邸未遇訪世相及健之均見之歸已莫燈下抄書夜與弢老電談弢老明日赴津後日爲靜公點主也二更後風起手楚蹇輟抄書今日祇抄五葉筆不合手故覺費力

十一日入直 召見毓慶宮在直房與濤邸及弢老久談內憂外侮隱患方深念之不寒而慄歸與恩溥電談

十二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近午赴東海之約贈新箸書一部同座者濤朗世朱莊增諸人歸家與立孫照像倦甚遂睡起已將暮夜抄書筆鋒已退墨又凝頗吃力今日春分

十三日晨拜客歸家抄書午後上街月色皎潔街心踏月殊適後院小桃已含苞矣節候較去年差晚

十四日入直歸抄書第一本地名錄畢錯落甚多晚赴遜敏約夜雪歸家甚晚

十五日時雨時雪過午漸止飯後至瀛邸上祭送庫遇亮生昆仲天氣清潤峭寒於人頗宜歸家抄書十葉上燈稍休海弟來爲房子事殊費唇舌蓋買主理外吹求須解釋市儉抑勒恒態耳

夜以梳楚米抄書挑燈看輟耕錄六卷

十六日入直散甚早健之來談客去抄書午後欲上街以嗽止看輟耕錄夜仍抄書均媳明日生辰進 永和宮貢果品四盒費十元已備齊

十七日雪 永和宮賞均媳生辰大緞二卷銀二十元獨坐無事抄書午後冒雪訪沈菴又訪立民談至夜始歸客尙未散盡訪立本爲避賢客也

十八日雪晴尙未大寒花木當無損近午與捷南賀喜遇子昆昨日歸自奉天飯後上街夜歸抄書

十九日雪老來久談抄書譌說甚多大爲懊惱午後睡傍晚至廠買箋紙對聯夜檢所抄地名錄竟脫數段須重寫老以贈勞玉利絕句三首見示致桂

二十日入直午後赴叟老遊玉淵潭之約至健之已到盤桓於松泉之間清譚半日鬱積頓解夜洗足

廿一日入直 召見毓慶宮在直房與叟老艾老深談下直訪西嶧借白山詩介又訪世相午後上街夜看詩介粗舉鄉賢總集傳世者甚少此選通體雅潔足徵里鄰人文之盛不讓古昔惜斷自乾隆而止方之感舊篋衍二集可稱鼎足當謀重刻以永其傳

廿二日晨辭初來少談即去赴壽臣約散訪遜敏歸已申初聚珍

堂送到敬業堂集乃方氏所藏天陰有雨意晚奉到 手勅即訪叟博二太保一商歸已夜深飢疲交困矣

廿三日入直 召見毓慶宮反復陳奏約仰刻幸蒙 嘉許 手勅亦面繳 永和宮又傳見退直已及午訪世相傍晚赴梅生射覆之局

廿四日入直世相未到退直小休午後紹襄來同遊 雍和宮晚與遜敏拜壽遂留飯歸補日記

廿五日叟老來久談午後携均兒謁 先塋歸時天陰風起到家極倦遂睡上燈始起與均媳看地圖夜看初白詩集

廿六日晨訪世相午後上街并赴紹襄福全館之約歸看古歡堂集

廿七日入直伯石海弟子寬來均見之午後上街晚飯於東昇樓夜看古歡堂集

廿八日風霾日色黯黹黃沙蔽天作字與叟老條陳內事因應之法借讞臣白山詩介還之靜坐看初白詩集 國朝作家余所喜者初白及愚山耳近午海弟來見之天氣漸寒傍晚風微息訪遜敏談遂同飯於慶雲樓夜看初白集後院杏花將開

廿九日入直 召見世相在直房又與世陳二保少談近午訪六橋又至紹襄家賀喜留飯之後至子鳴瀾兩處一賀喜一拜壽也歸家小休又上街夜與遜敏電談看初白集晨聞甚冷井

壽也歸家小休又上街夜與遜敏電談看初白集晨聞甚冷井

壽也歸家小休又上街夜與遜敏電談看初白集晨聞甚冷井

壽也歸家小休又上街夜與遜敏電談看初白集晨聞甚冷井

壽也歸家小休又上街夜與遜敏電談看初白集晨聞甚冷井

壽也歸家小休又上街夜與遜敏電談看初白集晨聞甚冷井

壽也歸家小休又上街夜與遜敏電談看初白集晨聞甚冷井

欄又見冰杏花尙未受傷冷既即居庸關古北口一名留幹嶺
見全史二事均見初白詩注

三月

初一日辛止晴暖梨花海棠已將解苞旬日以來事冗心浮既未
抄書亦未伏案只取初白山蘆二家詩涉獵而已午後至籌備
處會議洵貝勒未到晚赴遜敏之約夜分始歸疲甚

初二日入直世相到健之來午後上街并赴印孫福全館之約飯
後同訪立民談未數語南方有火警問之言在大柵欄遂歸夜
燥渴思冰飲水逾量夜半數起

初三日微雨旋霽散步後院杏已盛開梨花亦有數枝吐萼者午
後防睡遂上街夜無所事事悶甚檢閱去年日記一年之中憂
愁之日三之二歡娛之日十之一一年齒日增身體日憊回憶三
十以前真有天壤之分不禁慨歎

初四日入直歸家少休至後院看移花手自澆灌午後上街傍晚
歸竹南來未見言已遷居四條路南得閩僧學真寄書

初五日晨携均兒謁竹杆井 先笙內子携均媳亦謁八里莊
先笙行禮畢均至釣魚臺休息盤桓半日遇強老歸已暮與健
之電談聞強老述內事隱憂方大

初六日風霾晨與慶邸拜壽又訪遜敏天氣燥熱院中如四五月
時氣候室中稍清涼抄書屢訛筆墨亦不稱手心浮氣躁不耐

伏案之過也置之過午風霾益甚四圍天色如血塵沙蔽空而
下西初室中已非燭不見物矣入夜風聲尤怒院中漆黑視隔
牆之燈如豆斯亦災異也子初有大聲發于庭隅老榆竟爲風
吹折一巨枝西廂屋瓦碎丈許

初七日 長春宮傳見進內聞 莊和皇貴妃病重 上傳世相
帶西醫狄博爾尙未至 長春宮又傳見已聞 莊和皇貴妃
薨逝邸亦到議定禮節奉 旨派耆齡照料申末始下直疲甚
休息數刻與澤潤倫電談大風午初卽息 儲秀宮之病係春
溫前幾日未令近侍傳述 上亦昨日始知也

初八日入直 莊和皇貴妃大殮邸相均到午祭後退食六橋來
言張作霖又將入都申刻進 內酉末退出 几筵前嘩經施
食并焚化轎馬也傍晚微雨天氣又涼夜頭痛似有感冒事冗
心懊身疲大有不支之勢孤坐靜息

初九日入直至 慈寧宮照料早祭邸相均上門承 旨後又至
慈寧宮午祭歸家稍睡訪遜敏一談邸爲 園寢石工事令
往商度夜煩躁不安若有無限事湊集於中者未解何故張作
霖今日已到津曹靳均往會

初十日入直 主位在太極殿傳見又至 几筵前午祭歸家稍
息飯後上街與潤健電談夜悶坐懶於開帙此心荒矣聞立孫
啼聲頗焦躁

十一日入直至 几筵早祭退直遇紹襄亮生祿堂歸家即睡午後健之贊西來見之晚上街天氣較昨又暖梨花已謝鸞枝開頻婆果亦漸解苞丁香吐蕊及半夜閱晚報甘肅固原州一帶地震六盤山崩前日事也

十二日入直早祭歸家稍息得電 召見毓慶宮即進 內世相亦至退出已午正飯後訪珏生以黃莘田桃花雙燕硯見示絕佳余斷爲宋製又訪叙齋同遊鏡古堂買正續行水金鑑一部三十年前石師令看者也飯於福全館以倦先歸

十三日入直 几筵前早祭醕邸奠承 旨後 召見毓慶宮退直甚晚與六橋健之電談傍晚上街得電□□明日請 安給假未滿百日釋服而出母死之謂何毋乃不可忍孰不可忍熱中之爲害大矣哉夜檢閱行水金鑑立孫小不適聞啼聲殊念

十四日入直早祭後與越千少談午後又覺傷風製一方服之晚赴叙齋約嘗河豚味不佳浪得名耳夜先走今早地震約在辰初

十五日入直早祭見新燕看行水金鑑午後鍊庵來久談晚上街同飯於大陸飯店夜踏月而歸

十六日入直早祭挑選女子世帶排紹放排退直遜敏越千印孫來見之午後風起偃臥遂睡醒後燥熱傍晚多司官來回事

金棺奉移槨價已定一萬三千五百元夜睡腰痛如折非受涼老境漸至耳

十七日入直早祭承 旨莊和皇貴妃贈諡恭肅又奉 旨珍妃追封皇貴妃贈諡恪順退直已交未初矣飯後上街一散鬱結晚看栽花遠空濕雲漸起或有雨意夜看行水金鑑遮眼而已心未能入也 內事日益叢勝邸既輕聽又復□□隱患方長思之心悔遇事進言反爲迎合者作階級於事無補更生枝節以後當以囊括爲戒

十八日微雨入直早祭飯後至世宅議奉移各事并草奏稿又訪致老劭襄均久談晚同劭襄飯於斌升樓近日不耐靜坐此聚雖無聊然看彼喧囂鬱結竟爲少解

十九日入直早祭後會同濤邸訪恩溥午後邸傳見歸家少休赴遜敏約深談至夜

二十日入直早祭歸家甚早均兒今日二十生辰 永和官賞衣料四件銀四十元午後上街至夜方歸女客尙未盡散也

廿一日入直早祭後承 旨又隨醇邸至 几筵前行初祭禮天氣燥熱歸家與遜敏旭谷健之電談疲甚休息半日今日世相未入直聞捷南言似真有病夜靜坐頗適動極而靜心氣少蘇

廿二日入直早祭訪珏生借得千元二分利半年期接濟日用可至端陽矣歸家即睡近數月精神疲倦每起早必須休息否則

不效前所未見也後院牡丹已將作花新種者無之放葉甚茂
明春當可看矣飯後又倦遂至賜硯齋檢書得黑龍江外紀閱

之終卷傍晚雲起雷聲殷殷驟雨旋霽上街 重華宮賞內子

渠品點心四盒夜看前九日記不勝今昔之感旭谷來見之

廿三日入直早祭同越千謁邸午後拜客遇竹南於途立談數語

赴雪齋約夜分始散終日陰雲四合晨雨午止夜有雷聲

廿四日休息未入直約叟老來談聞伊仲平在直房與叟老忿爭

聲震 殿陛殊失禮 內事日棘大有不可收拾之勢氣象與

昔迥殊奈何午後上街并訪立民晚赴亮生之約

廿五日入直早祭午後至鄰回事晚上街并赴君立看牡丹之約

有深紅及黃色紫色者均絕佳散已夜腰脊酸痛腹亦不和如

廁稍減

廿六日入直早祭又帶匠詣 養心殿易紗牕 長春宮賞飯面

謝後院牡丹盛開有一株三十餘朵雨中顏色益艷午睡起獨

坐賞之連日腰脊痛精神不振積勞所致也雨終日未止久旱

得此人心大定夜獨坐聽雨未看書

廿七日入直又帶匠 長春宮賞飯下直稍憇健之來留飯客去

檢畫歡以轉勸親王青綠山水贈雪齋又至後院折牡丹一朵

供之案頭傍晚在雪邸燕客射覆輸十四元歸已及子

廿八日入直早祭又帶匠 重華宮賞扇及飯面謝午後錫泉端

職自 東陵歸見之客去上街上燈後多桂來見夜檢白氏長
慶集

廿九日入直又帶匠 永和宮賞飯面謝飯後至 御花園看牡

丹已將殘矣奉宸苑送紫竹院牡丹十朵午後子寬來訪遜敏

叟老均久談夜倦甚頭目岑岑若有病意看香山閣適詩今年

蒙 上賞春綢二疋摺扇二香囊二香串二椒串二椒佩二曹

張王占元到京

三十日入直早祭後謝賞奉 旨免近午隨世陳二太保詣 几

筵前上祭又帶莊士敦行禮午後看雨又至後院看花牡丹有

深紅一株致佳紫色中一株起鳳頭者尤可愛夜看明詩今日

心境甚適僅遇也精神亦頗清爽始知前日之困頓非衰老耳

憂能傷人良然

方志餘記 (十)

兌之

同治鍾祥縣志二十卷

同治二年知縣孫福海修。

據卷末雜識。縣志肇修于康熙六年知縣程超鵬。重修于乾隆六年知縣高世榮。至六十年知縣張琴復重修之。

卷末有張裕釗跋。蓋裕釗曾閱其稿也。

凡二十卷。一圖。二建置沿革。三山川等。四田賦。五禮儀等。六學校。七職官等。八九選舉表。十名宦。十一十二人物。十三至十六列女。十七流寓等。十八十九藝文。二十雜識。

鍾祥自漢以來為竟陵地。劉宋置萇壽縣。明嘉靖以後以興邸所在升安陸州為承天府。以附郭縣為鍾祥。順治三年改承天為安陸。而縣如故焉。

康熙京山縣志十卷

康熙十二年知縣吳游龍修。

據凡例。「邑舊無志。自孫司徒始附安陸州志。止成化間。僅四卷。繼有王太僕志二十三卷。章邑令志十二卷。王志在章時已散佚。章志及今全書無存。」

凡十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賦役志。四典禮志。五秩官志。六選舉志。七人物志。八武備志。九古蹟志。十藝文志。

光緒京山縣志二十七卷

光緒八年知縣沈星標修。邑人曾憲德纂。

此即繼康熙十二年縣志而續修也。蓋其間相距已二百有餘年矣。

凡二十七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賦役志。四隄防志。五典禮志。六七學校志。八九秩官志。十選舉志。十一至十五人物志。十六變亂志。十七殉難志。十八武備志。十九至二十一藝文志。二十二古蹟志。二十三藝文補。二十四至二十七易領。

自二十三以下幾全爲易之經解。而收入志內。是誠不知其義何居矣。

康熙潛江縣志二十卷

康熙三十三年知縣劉煥修。邑人朱載震纂。

潛江建邑。自宋乾德三年改安遠鎮爲潛江縣。六百餘年間。志之修輯纔三見焉。一修於成化間邑教諭崔峯。再修於萬歷間邑令潘之祥。至清則有前令王黃湄倡修。纂輯將成。王遂去任。卒無完帙。蓋至是始續成也。

凡二十卷。一縣紀。二天官志。三輿地志。四建置志。五學校志。六七饗祀志。八風土志。九賦役志。十河防志。十一十二秩官志。十三十四選舉志。十五至十八人物志。十九二十藝文志。

觀其以梵剎道院隸於饗祀志。賓興典禮屬於賦役志。支離荒誕。亦志中之下乘耳。

光緒潛江縣志二十卷

光緒六年知縣史致謨修。邑人劉恭冕等纂。

此爲繼康熙志而續修者。凡二十卷。其節目多仍前志。無所改良。惟舊志以兵防隸於建置。而此則另爲一志。較爲有識。志載咸豐中髮逆陷境故實。亦頗足供研究史事者之參考也。

道光天門縣志

道光元年知縣王希琮修。貴州開泰知縣沔陽張錫毅纂。

據舊序存嘉靖庚申知縣邱宜康熙戊申知縣李馨壬申知縣錢永乾隆乙酉知縣胡翼各序。其凡例云。前明姜縉邱宜任贊化三志久佚。清李馨錢永二志尙存。茲近據胡翼志爲粉本也。

凡三十六卷。一聖制。二疆域。三分野。四沿革。五形勢。六山川。七建置。八賦役。九風俗物產。十禮儀。十一學校。十二祀禮。十三水利。十四兵防。十五祥異。十六古蹟。十七寺觀。十八秩官表。十九選舉表。二十循良。二十一以下人物列傳。三十五藝文。三十六雜誌。而以陸羽茶經附焉。

縣本名竟陵。石晉時改景陵。雍正四年避聖祖陵名以縣西有天門山改今稱。屬安陸府。

同治當陽縣志十八卷

同治五年知縣阮恩光修。監利王柏心纂。

當陽縣志之可考者。始修於康熙八年。繼修於乾隆五十九八年。及是已閱七十載始三修焉。

凡十八卷。一二方輿志。三建置志。四五政典志。六武備志。七八祀典志。九祠宇志。十職官志。十一選舉志。十二十三人物志。十四十五列女志。十六至十八藝文。惟卷末雜錄內之叢談。語多不經。則殊有蛇足之嫌。應爲吾人所不取也。

邑在荆山之南。自漢析江陵地別置當陽。此爲當陽命名之始。唐宋元廢置無常。而縣治亦疊經遷徙。至明洪武初始定今治。乾隆五十六年升荆門爲直隸州。領二縣。當陽遂爲壯縣云。

光緒當陽縣補續志四卷

光緒十五年知縣李元才修。本書續同治志。相距僅二十餘載。故無甚增益。據其凡例自稱「選舉門文選一類。政典門

印卷一類。均係補前志所無。」然亦具體而微矣。其爲目如次。一方輿建置政典。二祀典祠宇職官選舉人物。三列女。四藝文。

同治遠安縣志八卷

同治五年知縣鄭燁林纂修。教諭秦述先訓導周葆恩同纂。

按凡例。遠邑前明有劉志。國初有安志。咸豐年間有趙志。前二者均不注明修志之年月及志書之內容。蓋其詳不可得聞矣。

凡例又稱。「遠邑在漢爲臨沮。在晉爲高安。後周始改爲遠安。趙志注云。以其近獠而遠故名。夫近獠則近獠。遠獠則遠獠。近獠而遠。四字費解。今查安志曰。曰其近獠而遠置之。言遠審也。遠字讀爲去聲。當從安志。」如此支離不經之說。亦皇然列於凡例。則秉筆者之舛陋無聞。亦概可見矣。

凡八卷。一輿圖說星野建置沿革考辨疆域形勝圖說城池山川古蹟水利。二戶口田賦物產祀典學校文職武職。三官署官蹟行業選舉武備封爵封蔭錫卹。四祥異風俗鄉飲老壽賢姥節孝。五忠義孝義高誼僑寓方外寺觀。六明文順治文康熙文雍正文乾隆文嘉慶文道光文。七咸豐文同治文四言詩五古詩七古詩五律詩。八七律詩五絕詩七絕詩。若以志例繩之。實所謂自飾以下耳。

光緒襄陽府志二十六卷

光緒十一年知府鍾璣繼前任修成。郡人王萬芳纂。前志修於乾隆庚辰。蓋已距百數十年始續修也。

凡二十六卷。一至五輿地志。六至九建置志。十一食貨志。十二至十四學校志。十五十六武備志。十七藝文志。十八金石志。十九至二十一職官志。二十二選舉志。二十三至二十六人物志。末附志餘及忠義錄。

同治襄陽縣志七卷

同治十二年知縣吳耀斗繼前任修成。

據吳序。「襄邑故無志。同治丙寅前任楊春生與邑人劉春瀑創修志稿。並借鑒於金殿給諫。未及蒞事而給諫崔君相繼卽世。稿藏著中」。蓋卽是編據以爲藍本者也。

凡七卷。一地理志。二建置志。三食貨志。四武備志。五職官志。六人物志。七雜類志。是爲七綱。其子目三十有二。頗能簡明得當。因不以其新異而少之也。

襄陽名縣自漢。至今未改云。

同治棗陽縣志三十卷

同治四年知縣張聲正修。邑人史策先纂。

據序「棗陽自康熙十一年邑令劉君嗣煦創修縣志一帙。至乾隆二十一年甘君定遇踵而輯之。始有刊本。歷九十餘年。道光丁未熊君文鳳重修未竟。至咸豐甲寅陳君子飭而書始成。」是卽是邦可徵之文獻大略也。

凡三十卷。一沿革。二山川。三城池。四壇廟。五公署。六里鎮。七賦役。八學校。九典禮。十兵防。十一風俗。十二物產。十三古蹟。十四陵墓。十五寺觀。十六祥異。十七軍務。十八帝紀。十九職官。二十宦績。二十一選舉。二十二耆舊。二十三孝義。二十四忠勇。二十五節烈。二十六制誥。二十七至二十九藝文。三十志餘。

按棗陽之名始於隋。其隸襄陽則始於元。明洪武十年省入宜城縣。未幾復置。仍隸襄陽府。清因之。

同治穀城縣志八卷

同治六年知縣承印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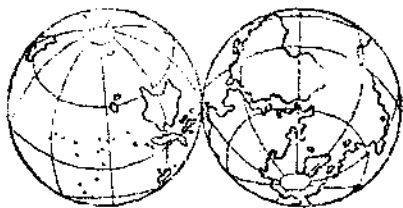
穀舊無志。乾隆間邑人王夢藜會手輯一編。然僅傳抄本。又闕漏不全。故茲編可謂創修也。
凡八卷。一分野沿革疆域山川古蹟。二城池官署里社水利風俗物產賦役兵衛。三學校壇廟。四封爵職官昭忠。五名宦選舉著舊軍功寓賢。六節烈。七藝文(文)。八藝文(詩)釋老祥異紀事雜識。規模粗具。蓋亦聊勝於無而已。
穀城在周爲穀伯封邑。在漢爲筑陽屬南陽郡。至隋改筑陽爲穀城。唐宋以穀城屬襄陽府。歷代皆因之云。

光緒光化縣志八卷

光緒九年知縣鍾桐山修。以元年奉通飭修志。前任知縣李鏡心草創略具也。
光化軍始置於宋乾德二年。以襄州陰城鎮建也。元明以來爲縣。屬襄陽府。
凡八卷。一沿革等。二城池等。三戶口等。四祀典等。五封爵等。六等。七書目等。八祥異等。所謂書目則藝文也。

光緒均州志十六卷

光緒十年知州馬雲龍修。前雲南巡撫州人賈洪詔纂。
據知州黨居易序。「均州志蓋吾鄉趙聖居先生所手定。斷自萬曆十三年。終於順治九年。居易受而讀之。乃旁搜遺文側詢長者。參閱武當太和山志。以萬曆十三年洎康熙十二年。踵其舊。補其闕。增其新。」蓋黨氏纂於康熙十二年。而後任江闈增補於康熙十六年也。
凡十六卷。曰沿革輿地風土營建學校壇廟戶賦秩官軍制選舉人物列女祥異古蹟藝文雜識。
均州爲漢武當縣。隋始立州。明以來隸襄陽府。所屬太和山宮觀爲明代道教名構。本志僅載其佚聞數則而已。蓋以其詳已見乾隆太和山紀略歟。



時 事 記

葡國之薩拉察爾

(譯自二十世紀月刊)

K. H. Absinagen

建 章

在今日戰火燎原朝不保夕的世界中，除交戰各國首當其衝外，最感痛苦的，就是一些中立的小國，他們的處境可謂難到萬分。有些毫無自由決擇命運的權利，中立既不可能，向左向右全是難境，如同荷比盧丹挪威希臘是也。有些因為戰局尚未急迫到此，暫時還有一部折衝應付的機會，葡萄牙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本土雖然狹小，她的屬地却還廣大，為本土的二十九倍之多，所以她的存亡，無論對內對外，都有相當重大的關係。在中國

春秋時代，鄰小國也，處於晉楚兩大之間，困難危險適與今日葡萄牙的處境相同，因有子產長於外交，一時竟能保持中立，後世讚揚其功。今日葡萄牙到了同樣危險時期，也有這等奇才出現，就是現任國務總理身兼外長陸長前兼財長的薩拉察爾博士。葡萄牙的前途究竟演出何種結果，尙難確斷，只就已過這幾年而論，她在歐洲的政治和軍事外交上所採的中立政策竟能圓滿支持到今日，土地未遭淪陷，人民未遭塗炭，一都是薩拉察爾博士的奇功；他這樣的人物是很值得研究吧！

譯者謹識

去年一位某國外交官到了葡京里斯本不久，因有要事待商，在某日午前十時向葡外部電話約定會晤外長的時刻。他一位一位的指名葡外部當事人員來接電話，且是外部電話員可容許人下

尙未到班，就是沒在辦公室內。最後爽直的回了真傳實話，說在那種時刻部內除了電話員僕役之外，重要職員一位都沒到班，因為每日正式加緊工作的時刻還得靠後，上午簡直沒人；「自然，部長大人是一個唯一的例外」，他每日上午九時向例到班不爽片刻；「但是他埋頭工作不願應酬電話。客人恁明白啦，他現在正是埋頭工作。」

這時部裏唯一獨自到班工作的人物，正是外交部長薩拉察爾博士，身為國務總理又兼陸軍部長，前此不久還兼財政部長。尤其因為前此擔任財長職務，他纔聞名國際，被人譽為精力充實才智宏富的政治家。請想，身兼數部日理萬機的一位人物如何肯按愛比利亞半島遺風和氣候所造成的因循弛緩的工作方式來工作呢！

薩拉察爾博士孤處斗室習以為常，每日埋首閱覽公牘，起草文稿，決定他那祖國偏小屬地遼遠的國家外交政策，他這般苦幹，其用心沈著，識見深遠，也就可想而知了！據葡京里斯本消息靈通的人們來說，事實上葡國駐外大使特使的報告，一律都由薩拉察爾一人獨自批閱，外長親筆文件中只有斷章片段交付次長司長，全篇原本俱存外部保險箱內，外間一律不得而見。這種傳言真假姑置不論，無論如何，葡京負責人士都認實情大致如此。總而言之，葡國外交政策俱出一人之手，俱由一人負責，這是無容疑議的。

新 治 安 策

要明了欣賞葡國外交政策，須先觀察葡國的政治背景和指導者

的個人人格。一般人只是模模糊糊的認定葡國今日的政體是一種法西斯主義；但是國外人士少有人知道國內實施的真情實相。實際說來，大總統加木納和總理薩拉察爾治下的新治安策與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之間固然有些相同之點，但是也有些相異之點。簡單說來，十五年前加木納將軍推翻葡國舊式自由主義政制，樹立新政權之初，其用意固多可嘉之處，但是其政制特色與前此軍閥割據傾軋下施政的特色並無根本差異。直到後來請薩拉察爾博士擔任財長，一反前此數百年來葡國禍殃民的稅政劣制，樹立了健全的財政制度，新治安策下的政制基礎纔算立定。雖然到了彼時，薩拉察爾已經澄清數百年來葡國財政的亂局，提高葡國經濟的信用，成績斐然，全國擁戴之情還未十分昭著。因為造成這種成績，其間難免加強人民的犧牲自肅，核減國家歲出，嚴禁陋規搾取，增加工作，矯正人民宴安揮霍的惡習。最高當局雖然宅心正大，但是實行政策却是令出法隨不稍寬假。這與德國的國社和義大利的法西斯運動頗不相同，起初很不受國民歡迎。直到政府建設的用意和成績已經昭彰，家喻戶曉，內外交譽，國民纔起始運動擁護新政權。

甚至薩拉察爾作了總理若干年後今日實際已經絕對無疑的成了政府和國民領袖之後，他仍然趕不上希特勒和莫索里尼那樣受同黨和全體國民的歡迎。他是一位不具形式的獨裁者，不致力於辭令，不利用國民的感情。實際他已經操縱國政十年之久，而現其色相之時為數極少，全國若不知實有其人者。他很少當眾演說，

縱或演說，他的辭令聲色也不動人，他的演詞很像康伯拉大學一位經濟學教授的講義——他被邀秉政之前就是康伯拉大學的教授——缺乏演說壇上如火如荼的聲勢。今日薩拉察爾博士的政權根深蒂固並不是由於動人的空談，乃是由於確實的成績。他的施政不但使全國財政鞏固，而且打破前此政客等濫用官費法的積習，恢復治安，修明政令。

這種革新工作當然隨時要與舊式積習和私人承襲的利益發生衝突。所以政府以及首領，雖然獲得絕對大部民衆的敬意，却還未能引起國民的熱情。一般人士心目中，只認薩拉察爾雖是一位嚴厲的督工員，但是非用他不可，否則全國又要回到以前那種腐化紊亂的時代了。現在國內仍有反動份子不滿意於現政權。這些人多半是知識階級。爲要明了這等人的關係，首須明了葡國原是一個大部國民目不識丁的國家。一九二六年加木納將軍就任大總統之時，葡國國民百分之七十五都是目不識丁。直到一九四〇年里斯本某報統計，還說國民三分之二仍然目不識丁。在盲人國中，一隻眼的人便可爲王；所以在葡萄牙識字無多的人們便可投身政界，興風作浪。這就是現政權成立以前之事。現政權成立之後，取消議院，杜絕論爭，專心致力於實際建設工作，因此這等專用空談諷世的知識份子，在政界謀不到充分顯要地位。而且前此葡國青年向例留學巴黎，思想多屬左傾。他們對於薩氏政府向例不表同情，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應付反對派的手段

薩氏應付這般反對派防範禍端所採用的手段，足以顯示薩氏對於國民心性確實具有透切的認識。他既不容他們握取實權，對於新聞檢查只以危及政府與國家治安者爲限，此外對於報紙論評並不從嚴加以制限，以便反對派也得稍爲宣洩積鬱。一面容許對方宣洩積鬱，一面也認定國民心性只近空談不近實行，薩氏卒能以此坐致太平，不使國內亂發生之虞。這種成績在他作來，還是很有把握；因爲一般民衆目不識丁，反對派的文字宣傳並不能影響一般農夫漁夫和工人的真正輿論。葡國新聞檢查條例未免失之太寬，報紙論調有時與政府的政策相去太遠。事實上薩氏的新聞檢查放任主義曾有幾度妨害了葡國的外交關係。

宗教對策

未談薩氏目前外交政策之先，葡國事局還有一種情況似乎需要提明。葡國人民大半篤信舊教，薩氏本人也是累代遵奉羅馬聖教。他畢業於公教大學，在校之日結識一位摯友，就是現任葡國大主教。以前幾屆葡國政府因爲主張國內自任教士和教堂公用等等問題，時與羅馬教皇關係惡化。後經薩氏迭次秘密協商，終於一九四〇年與教皇訂定新約，矯正了教會干政的弊端。但是他却也不肯廢除革命政府成立後所制政教分離的法令。他雖認定宗教是建設新葡國的基石，却不肯容教士擅行干政。這種態度雖然不受一部公教激進派的歡迎，但是薩氏仍能取得教會的支援；因爲葡國牙教會也同西班牙的一樣，極端懼怕共產和馬克斯主義的傳播。同時也須記得，公教徒中很有些人未曾忘掉上次歐戰協約國中所

結成的友誼好感，這些有知識的公教徒傾向聯合國，利用新聞檢查條例的寬容，肆力發表傾向聯合國的言論，有時超越了政府所頒嚴格中立政策的界限。

利害衝突牆式的中立政策

前文所述就是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以來薩氏政府外交政策所據的背景。迄今這種政策幾經情據實審慎抑制，卒告成功實現。開戰之初葡國已入難關，戰事越行延長，葡國越感困難。大東亞戰爭發生，英美聯合艦隊非法侵害太平洋葡領提摩爾島的中立以前，葡政府已經感覺英美正在垂涎大西洋中葡領一切島嶼了。英軍侵略法領馬達加斯加以及英美對德另闢第二戰線等等宣傳，也不能免葡國的憂懼。

薩氏目下外交政策的第一目的就是保存葡國領屬土地的完整，葡國前此對待交戰各國，所以採取審慎措置，正是爲要達到這種目的。自從大戰初開，葡國就已騎上牆頭，緊觀風向，這本不是一個舒適的所在。當時聯軍方面也曾威迫利誘葡國參加聯軍陣營；國內國外多人相信葡國幾星期內就會捲入戰渦。遠在一三七二年英葡已有協約；上次歐戰葡國也曾加入聯軍；最要緊的，還是因爲英國雄霸海上，葡國兵微將寡，屬地遠在海外，倘若加入軸心方面，葡國屬地必被英國剝得精光。此外國內左派知識份子和一部公教徒都傾向民治國家。

同情法國

這種同情聯軍的心腸時常流露在葡國報紙上面，多半對法國而

發。英國固然是葡國的老主顧，購買魚酒木塞；但是英人那份驕矜自滿不甘俯就的神情，很使葡人感覺與英人爲友終是不安。英國政府對於葡國特別客氣終不能化掉葡人根深蒂固的懷疑心情。但是葡人對於法國所持態度迥然與此不同。許多葡國留法青年心目中都認巴黎不但代表人類文明的最高峯，而且也是葡國青年學生時代的休養所，知識教育的搖籃地，酒色博奕的市場。對英的交情只在金錢交易，對法的關係乃是氣味相投。所以一九四〇年夏法國一敗塗地，大大減煞葡人傾向聯軍之情，只有一部知識階級以及明暗左派份子仍然仇德，不與軸心同情而已。

所謂親德派

自然開戰之初也有些人同情建設歐洲新秩序的諸國。但是葡人的真心實意並非擁護軸心歐洲，乃是始終懸系著她的海外領土。然而葡國現政權與德義全體主義政權之間也曾發生過利害相關的關係。在西班牙內戰發生之時已經確實標明過了。

葡西關係

西班牙內戰之際英法政府援助西班牙赤色政府，倘若成功對於葡國現政權勢必發生絕大影響，西班牙赤色政權得勢，難免假藉宣傳浸潤或假武力傾覆葡國現政權，在歐洲大陸西南盡端樹立赤色大本營，爲禍亂之源。葡國很有些人對於加木納與薩拉察爾政權雖不同情，但是對於英法在西班牙所採公共政策却大不謂然。葡政府對於西班牙內戰雖然明白宣布維持中立，但是實際却同情於西班牙的國民軍。而且許多葡人義勇軍參加德義陣營在西對赤

作戰。這種舉動很足顯明葡國現政權與國社和法西斯主義國家之間很有利害相同的關係，迄今未斷。薩拉察爾深信民主主義諸國和他們的赤色同盟如果打败了全體主義的德義，薩氏畢生精力所經營的事業的殞鐘也就立時響了。

在這種國內意見橫流歐陸戰局澎湃之際，薩拉察爾始終努力堅持中立航線，其最高目的就是保持葡國本土和領屬土地的完整直到世界和平完全恢復之日為止。其中一點值得吾人注意，西班牙內戰給了薩氏一種解決困難的秘訣，可以使葡國避免危險，保持中立，就是不與英國締結同盟條約。

一九三九年英國因爲前此宣傳失策似乎有點兒作繭自縛；在西班牙內戰之時英國咬定牙關說德義援西其目的不外要在英法後方謀取基地而已。所以在一九四〇年英國同意允許薩拉察爾與西班牙締結葡西中立條約，因爲英國以爲這種辦法足以消滅西班牙助德抑葡的假想危險。一九四〇年六月英葡又簽妥一種議定書，英葡任何一方於受到他國威脅之時彼此實行互助，於是葡國的中立又多了一層保障。英國因爲認可葡國中立政策的初步，對於後繼的方策當然也不便十分反對，而事實上這種互助議定也沒大用於英。

薩氏政策的中堅在求保持愛比利半島的安全，免入戰渦；從葡國的利害方面著想，另有功用，因爲藉著這種政策可以免掉西班牙國民政府干涉葡國獨立之虞。戰期延長，戰禍西漸，薩氏不但繼續，而且切實加強葡西間的合作。本年二月他往塞維爾會晤

西班牙總統佛蘭哥外長蘇納，這乃是他就任葡國總理之後第一次出國之行。

聯合國對葡的威脅與干涉

開戰之初德國政府對葡聲明，葡國如始終保持中立，德國絕對尊重葡本土與領屬土地的完整。德國迄今始終實踐了這種諾言。在英美陣營方面，葡國早已聽說英美有意攔奪葡領亞佐耳群島與威耳德岬群島，尤以美國爲然，不但報紙建議，甚至參議員和大總統羅斯福都公然討論此事，所以葡國不能不認這種威脅屬實。她於是嚴重考慮，決定不能屈伏於任何威脅之下，並且派兵遣將增防亞佐耳與威耳德岬群島以東非莫三鼻，由此可見葡政府的決心了。但是萬沒料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荷澳軍隊竟在太平洋葡領提摩爾島登陸，破壞葡國中立，這乃是由於所謂友邦的英美所主使，這種舉動很使向來同情民主治國家的葡國人士失望。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使葡人不悅於英的。英國多方限制葡國對於中立國間的海外貿易，甚至干涉葡本土與其領屬間的交通，甚至郵件也受英國的檢查。由美運葡用以製造罐頭的錫鐵也在禁輸之列。又取消她與歐陸之間的貿易。葡政府敢怒而不敢言，幾度隱忍未便發作，以免發生武裝衝突。

擴軍問題

據葡國負責人言，葡國所以這般忍痛忍辱，乃因軍備微弱之故有人以爲葡國設在戰前或戰事初期加強軍備，滿可使政府易於擺脫別國對於葡國中立所施的威脅，保全葡國領土的完整，免掉他

國實際侵佔葡國中立應享的權益。一九四〇年夏，葡國軍界甚至公然非難葡國軍備虛弱的實況。據說，當時薩氏勸導他的軍事顧問說，像葡國這般狹小的國家縱或擴充軍備，也永遠不能充實實力到足以抵抗強國侵略威脅的程度；而且縱或加強一些，不但無益，反足使葡國陷於自恃躍。欲試，不黨於甲，即黨於乙，以致維持中立比在現時情況之下尤為困難了。

葡萄牙帝國與歐洲新秩序

從前葡萄牙除去對於西班牙之外，對於歐洲他國，關係並不十分密切。自從十二世紀立國之後，葡國多認自己是大西洋的一國，少認自己是歐洲國家的一份子。凡參觀過一九四〇年里斯本為慶祝革命八週年紀念而舉行的博覽大會人士，見了葡國展覽品之後，難免感覺葡國特別富於海洋國的臭味。在此歐戰方殷之際，葡國舉行這種博覽大會，實有兩種用意。一種是對交戰各國顯示葡國決心嚴守中立，而且有此能力；一種是薩氏願意向國人揭示葡國偉大光榮的遺產，藉此引起國人發憤為雄之念致力於前途的建設事業。

葡國對於歐洲新秩序所持的態度究竟如何呢？這全以薩氏所持的態度為準。他雖揭示葡國已過光榮的歷史來激勵國民實現國家主義，這與歐洲各國合作並不發生衝突，因為這些國家同具一種目的，就是抵抗共產的蘇聯，這種抗戰對於葡國與其他國家是一樣利害相關的。從葡國海外發展史以及在此次大戰所處的困難環境看來，薩氏這樣注重實際識見遠大的人物不能不了解，

像葡國這樣國小兵微的國家，在兵強財富的列強角逐拚命的時期中，打算保住她的領土，決不是自己孤立經營所能做到的事。

據說薩氏已經透澈了解葡國絕對需要與此次由戰爭而求生路的新歐洲合作，他的中立政策適足使葡國領土完整，加入新歐洲為一個正式份子國家。今日世界政治經濟大集團的形成實際已經獲得重大的進步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薩氏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說，可以充分表示他積極贊成新歐洲的真實態度，現在且將他演說中的幾段扼要言語節錄於後：

「今日的世界不斷呻吟憔悴於唯物主義，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以及道德淪喪之下，只有恢復精神道義纔能使歐洲再親和平，脫離世界公敵的共產主義。……」

「英國最大的錯誤就是聯蘇，毫不顧及這種舉動對於世界將來所要給予的致命傷。」

「上次歐戰之後若干年中民治國家始終不能解決世界和平問題，這乃極為明顯的事實。民治主義已成過去時代的問題；新秩序的時代已經產生，這種新時代特色就是自由與團契結合為一；歐洲各國現正從事於一種戰爭，抵抗西方反動派與東方虛無黨二者之間不近情理的結合；自由與團契結合的精神要素全由這些新歐洲的抗戰國家充份都給表現出來。」

東亞人士對於葡國昔日來此探險創業的前輩的豐功偉烈歷歷如在目前，當然對於葡國目下處境的困難深表同情，深望她終能勝過一切難關，在來日的國際團體中佔得一個相當位置。

(譯者按今日世界大戰交戰各國俱爲生存而爭：強大之國或爲目前需要或爲前途確保資源，都要積極擴張實力，至於弱小中立之國都是限於消極保存原有產業設法避免捲入戰渦。他們當前注意的問題，不在主義，不在意氣，而在如何避免交戰列強的藉口，如何應付他人的要求，而保持自己的土地完整。所以薩氏的政治主義還屬次要問題，實際應付國際變局所探的方策倒是主要問題了。北非法領袖心聯軍戰事又起，葡國的處境越發困難危險。她的中立能否安穩長久保持呢？有幾點可作假想的資料藉以推測她的前途：

第一，德國海軍戰策如在大西洋中急鉅奏效，英美無論爲保障目前軍需補送路線的安全起見，或爲來日反攻決戰起見，勢需佔領大西洋中英美而外其他各國的領屬島嶼；如此德國爲歐陸安全起見或將藉保障葡本土而採斷然措置。

第二，假設北非戰事吃緊於德不利，德國或將聯合西班牙攻佔直布羅陀英軍港以取地中海英國軍事最後基地，威脅北非英美聯軍的後方，如此英美勢須迫而圖葡，以與西班牙相抗，藉以鞏固地中海西之英軍的門戶要隘。

第三，德國假如逢此難關，中立必不可保。助英則本土必陷於德，助德則海外領屬必陷於英，本土被炸於英，國內民食易生重大問題。

第四，以德國兵威之盛歐陸地理接近而論，葡國似易加入軸心。至其時期，須視交戰雙方實力的強弱戰略的得失而定。

述 要 一月中至二月初

一月十一日 英蘇渝駐美大使與美國務卿赫爾舉行長時間之會議，討論關於戰後之建設工作。

新任德駐西班牙大使摩多利及特使亨克抵馬德里。

十二日 阿根廷駐德代辦接奉本國政府訓令，要求德國召回其駐阿根廷海軍武官尼布爾上尉。據謂尼布爾從事間諜活動，遂引起阿根廷法院之傳審，德政府拒不同意，遂有此事發生。

墨西哥內長阿列曼下令將居留阿瓦之日人，除醫師三名外，全部加以強制拘留。

賴伐爾在巴黎，與佔領區之德法當局會談，內容未發表。

美戰時經濟局宣布，自即日起停止對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可倫比亞，厄瓜多，秘魯及委內瑞拉等國運輸貨物。

十三日 德國沒收在法國之美國商業財產。

德羅二國元首在德元首大本營舉行會談，討論軍政經濟外交諸問題。

十四日 美政府向德政府請求釋放在法國內拘留之美外交官，德政府答以，在未提出關於北非德法休戰委員會德方委員及駐阿爾及列爾德領事之動靜前，不能開始交涉。

義政府正式發表，撤廢在華治外法權，並交還租界。

賴伐爾與德方代表協商終了，返抵維希。

土耳其議會決議解散。

十五日 美駐蘇大使史丹萊上將自華盛頓返任，並携有羅斯福致史太林函一件，函中提及希望能於最近之將來與史太林會晤。

羅馬尼亞首相安托納斯古訪德任務完成，返抵羅京。

秘魯政府將日僑八百餘名逮捕拘留，秘魯當局稱此次措施係根據汎美會議之決議而行者。

巴西破獲謀刺總統案，大批官員及政治家被捕。

賴伐爾於內閣會議報告與德談判經過。

十六日 烏拉圭外長圭亞尼訪美。

伊拉克向軸心國宣戰。

西班牙最高軍事會議繼續進行重要協議。

十七日 多高爾與邱吉爾密約，將多維海峽割讓與英國。

英國駐丹吉爾(在直布羅陀海峽對岸)總領事通知西班牙當局，

不能在法律上承認丹吉爾國際區域併入西屬摩洛哥。

英空軍大舉轟炸柏林，投彈八千發，此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以來歷經十四閱月之首次來襲。

十八日 英政府開始與墨西哥交涉，出讓英人在墨國境內所有之

鐵路。

會問題。

西班牙內閣於一日內舉行三次會議，討論財政豫算及召集新國

會問題。

義大利與匈牙利完成軍事談判。

十九日 瑞典政府下令動員全國軍隊。

智利參議院議決對軸心國宣戰案。

二十日 日德義締結經濟協力協定。

智利政府宣告與軸心國斷交。

阿根廷外長基尼阿斯宣稱阿國仍將維持中立。

二十一日 賴伐爾赴巴黎接見德軍佔領區長官五十七人，討論解決食糧辦法問題。

希特勒接見日駐德大使大島，德外長里賓特羅甫亦在座，作長時間會談。

美陸軍部發表，瓜達爾卡納爾島美海軍陸戰隊與陸軍部隊換防。

防。

伊朗新內閣成立，總理仍為卡伐尼，并兼任外長。

二十二日 印度召開國防會議，主席為印度總督。

巴西外長阿朗哈否認會派軍隊往北非作戰之謠傳。

美軍在波斯灣之伊朗沿岸登陸。

二十三日 新任德駐西班牙大使莫爾克向弗朗哥呈遞國書，互申兩國友好關係。

美國務卿赫爾發表，美駐英大使韋南特及美國歐洲水域艦隊司令史帶克，在華盛頓參加英美兩國之重要協議。

二十四日 美生產管理局添設二部，其目的為集中商業節省人力

物資。

二十五日 澳洲政府召開戰時閣議，就內外施策進行討論。

二十六日 瑞典京城美領事館徵得瑞典外交部之同意，在麥爾摩

設立領事館。

設立領事館。

設立領事館。

設立領事館。

蘇聯代表團抵巴格達，與伊拉克政府談判復交事。

美戰時情報部發表，羅斯福與邱吉爾自一月十四日在北非卡薩白朗卡會談，歷時十日，英美兩國參謀總長艦隊總司令等要員均參加。按美總統之實際訪問戰場者，此為林肯以後之首次。

會談決定內容如次：(一)英美兩國軍政指導者，以維持各戰線主動性為目標，關於一九四三年之作戰計劃意見已趨一致。

(二)吉羅與多高爾因羅斯福與邱吉爾之斡旋，已作初次會見，為期法陸海空軍再參加對軸心作戰，故使交涉統一辦法。(三)決定向史太林詳細報告會談結果，因羅邱為與史會見故，表明願在東方某地會談，但蘇聯指導當局因有親自指導蘇軍攻勢之必要，故不能離職。又羅邱亦繼續與蔣介石聯絡，將決定之援渝措置通知蔣介石。(四)英美兩國對蘇軍及重慶將予以最大限度之物資援助。

史太林與外長莫洛托夫會見英美兩國大使，會談內容未發表。美政府請求參眾兩院將民治國援助法之有效期限延長一年。

美國務卿赫爾與中美陶明哥共和國駐美公使簽訂協定，內容准許美國於四年內在陶明哥境內建造根據地。

二十七日 德政府頒布新法令，要旨如下：(一)德國於生產業方面從未動員婦女，今後則將動員婦女從事生產業。(二)對於德軍佔領地之男子亦實行動員，從事非急需生產業之勞動力。

日政府官報公布，改定聯合航空隊令之一部，以聯合航空隊二隊以上編成聯合航空總隊。

頓河流域伏羅納耶之德軍奉命後撤。

二十八日 貝當接見賴伐爾晤談甚久，旋並接見里昂大主教兼法國總主教褒禮堂。

伊朗王后赴開羅，按后為埃及國王法魯克之妹。

日本第八十一屆議會繼續召開。

二十九日 羅斯福由卡薩布蘭卡返國途中，經巴西京城與巴西總統會談。

北非協約軍將領在阿爾及爾舉行會議，英美中將以上人員均參加。

德政府決定征用婦女勞力，公布強制勞役令，要旨如下：(一)十六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男子及十七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之女子必要時須擔任國防事務。(二)所任勞役由勞動局調查後支配之。(三)未滿十六七歲之男女學童得免服勞役。

美駐智利大使蒲佛斯與智利總統及智利各大員作重要會談，內容未發表。

三十日 美海軍部發表，自參戰以來美海軍人員之損失為二二二二八名，其中死亡者六四〇三人，傷者三九一三人，失蹤者一一九一二人。

希特勒發表國社黨秉政十週紀念宣言，謂歐洲與共黨不並立，德國存亡在此一戰。

哥羅西亞元首下令動員全國人民。

三十一日 德政府任命海軍總司令李德爾為海軍總艦，遺缺由潛

德軍司令官卡巴雷爾元帥辭職，遺缺由陸軍參謀總長安布羅

秀大將繼任，遞遺參謀總長缺以第六軍司令羅茲希遞補。

德國發表斯塔林格勒戰區司令官包爾斯大將晉級為元帥，哈伊

賽炮兵中將晉級為大將。

二月一日 德國發表克萊斯特大將及布修大將各晉級為元帥。

英政府發表，邱吉爾訪問土耳其與土政府協議。

德政府發表，德軍因衆寡懸殊，自斯塔林格勒撤退。

本日為法西斯義勇軍建立二十周年紀念日，莫索里尼發表演說

以示鼓勵。

四日 義大利與瑞典關於一九四三年之通商及其他問題，由兩國

代表在羅馬簽訂新通商協定。

德駐日大使史塔瑪親見日皇呈遞國書。

德政府公布新法令，凡旅館娛樂場等一律封閉，中小商業之與

戰爭無直接關係者亦予封閉。

土耳其政府召集緊急閣議，詳情不明。

一人兼任。

南非聯邦參眾兩院通過首相史末資所提出之派兵往海外作戰

之法案。

六日 美政府任命安特魯中將為歐洲戰場之美軍總司令以代艾森

霍華。

巴西政府宣佈沙瓦里亞參力反軸心國同盟條約。

法屬北非主席吉羅就任法屬北非行政主權者，兼最高軍司令

官。同時並新設置代理法國帝國會議之戰爭委員會。

七日 邱吉爾於五日由特黎波里赴阿爾及爾訪問反軸心軍司令部

後，飛返英國。

九日 智利政府召開新內閣首次閣議。

十日 羅斯福以總統令，限令戰時下之勞動體制每週至少四十八

小時。

甘地在獄中開始絕食，並表示如非無條件釋放，絕不復食。

養和室隨筆

渠
彌

包慎伯佚事

包慎伯世臣爲嘉道間名幕。客游權貴。聲氣赫然。其在政治上之主張多當時流俗所不克窺見者。而爲書名所掩。桐城姚東之有記其軼事一則。卽刊於安吳四種後。事頗有趣。云。嘉慶庚午。東之入都。附舟至東梁山阻風。同舟人有言吾乙丑夏初在揚州搭湖划船至蕪湖。杭艙官艙客已滿。惟餘房艙之半尙待客。少頃有人負襪被至船旁。指搭半房艙。舟子約以昏定開行。及昏客齊。而搭房艙客其友餞之於河濱酒樓。舟子促上船。卽抽跳掛帆。水溜風利。船駛如箭。客入房艙。布襪被於前半艙畢。坐艙門與杭艙官艙客通問訊。乃包姓上江秀才也。年約三十。二鼓衆客各開單。而先搭後半房艙人從艙入。乃二十許少婦。包君無可更異地。少婦手關房艙門而睡。前艙客傾耳靜聽。一無聲息。次日卽抵東梁山。阻風同泊之船數十艘。客皆登岸就江市啜茗小酌。包君獨上山寺眺望。少響少婦亦下船。在市買香楮赴山寺。纖跗豐髮。肌膚鮮皎。岸上人莫不注視。有追隨上山寺者。下午包君返舟。則坐艙門與衆客話行業起落。皆得窺要。又縱談其五六年前就川楚戎幕事。驚愕可聽。然未嘗與少婦一通款語。古人坐懷不亂。不過一宿。包君與少婦異被耳。前後十二晝夜。生平所見奇事無過此者。觀此一段百二十年前江湖行旅景物習慣如在目前。而包君之爲人熟於世故嚴於律己皆可見一般。

洪氏故宮

歸安吳紹箕撰游夢倦談有紀南京洪氏王宮一則。略云。僞宮已毀。存者十不及一。顧黃埔一帶猶兀然高峙。牆外東西兩

亭蓋琉璃瓦。四柱盤五色龍。由亭折而北爲正門。門已毀。歷甬道數十步。中樹木牌坊。上大書曰忠義門。朱地金字。旁雕雲龍獅象之屬。彩色輝煌。坊之上下皆貧民攀附而居。用刀刮金屑每人一日可得數百錢云。過坊又走數十步爲偽殿。殿又燬。四壁畫禽鳥花草。設色極工。柱礎且朱漆繪龍。後殿左右兩池。池中俱置石船。踰池而西。有旁屋十餘間。每間置大缸十餘隻。缸與缸接。無一線之隙。不知何用。旁屋以東皆焦土頽垣。上猶懸一木牌。云此係奏機密之地不得擅入。遠者立決。蓋賊之樞密房也。由此又踏瓦礫數重爲僞花園。有臺有亭有橋有池。皆散漫無結構。過橋爲假山。山中結小屋。橫鋪木板六七層。進者須蛇行不能坐立。莫解其故。

檸 檬

嶺以南有黃色而酢質之果。俗呼檸檬。近年製爲汽水。或切以淪茗。人皆視爲西洋食品。未有知爲中國所固有者。按元吳萊淵類集有嶺南檸檬子解渴水歌。正卽今之檸檬水。而杭世駿道古堂集有黎檬詩云。粵人呼宜母。亦或訛宜濛。粵稽桂海志。是物爲黎濛。是黎濛出桂海虞衡志。其名尤古。且近於正。

辮 · 髮

今傳南薰殿所藏歷代帝王畫像。元朝諸帝皆作兩小辮。垂於兩耳。是與滿洲制不同。滿洲乃金之苗裔。按大金國志云金俗衣白。辮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環留顛後髮。繫以色絲。是滿洲制。與金制不殊。唯大金國志又稱逼宋臣劉邈剃頭頂髮不從。又天會七年下令削髮不如式者死。旣云剃頭頂髮。則似與滿洲制微有區別。其後至海陵時詔河南衣冠許從其便。剃髮之禁自此遂弛。海陵雖無道。此事固足稱。又金劉祁錄大梁事記崔立之變。令在京士庶皆割髮爲北朝民。是元初亦有薙髮之令。

携眷之官

宋制川陝廣南及沿邊官吏不許挈家。敢有妄稱妻爲女奴携以之官者。除名。太宗時有榮州司理判官鄭蛟冒禁携妻之任。會蜀有亂事。蛟以戰功擢爲推官。知梓州張雍奏其事。太宗竟斬蛟。事見宋史選舉志。清制駐台灣官吏非年四十以上無子者亦不得携眷。後始革其例。然據陳書徐陵傳所載。則自晉以來尙書官僚皆携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然則古之京官可携家以居官舍。何其苦樂相去如此之遠耶。

道光時洋鏡

阮元研經室續集有大西洋銅鏡詩注云。余於道光初在廣州以銀一斤買得大西洋銅鏡用之。蓄油於上瓶而下注於橫管。橫管之末安爲鏡炷。螺旋之。其光可大可小。洋船頗售此鏡。惜知而買用者少。則道光初年已有保險鏡矣。

張獻忠遺事

明季張李遺事今皆得之傳聞。以視洪楊史料尤爲稀少。張李殘暴宜無人爲之記載。然僅憑官書一面之詞。終未能視爲信史。合肥余瑞紫會著張獻忠陷廬州紀。向來著錄家皆未涉及。民國十八年忽由合肥徐曦印行。玩其語氣頗持平。似非依托之作。瑞紫身陷賊中。述其間見不假文飾。尤可珍也。錄其見獻忠一段如下。

……大虎叫走。予卽隨行。走至花園中。卽八大王張獻忠駐處。但見八賊頭戴水色小抓氈帽。眉心有箭疤。左頰有刀痕。身穿醬色潞綢箭衣。脚下穿金黃色緞靴。坐虎皮椅上。大虎到旁叫跪。予卽跪。叫驢頭。予卽叩首。張問你要去家麼。那我就叫人送你去家。答曰。小的沒家。情願服伺老爺。又問你是那樣人。答曰。讀書人。問可會作文章麼。答曰。會。八賊問我考你考。叫取紙筆放他面前。隨有人持全東毫筆端硯俱放在方桌上。予稟出題。張云。王好戰一句。予先寫破承呈看。初以賊必通文。豈知字亦不識。見送上手本假作看介。說好。誰帶你來。在誰家養活你。大虎叫走卽走。

此下述廬州道蔡汝衡死難事。合兩事觀之。則獻忠雖凶惡而出言亦非全不近情理者也。

走出大門內又叫大虎。虎說站此候。予立候。只見張亦出門外。黃金公案。左右劍戟如林。叫帶過蔡道來。蔡道扎包頭身穿藍綢褶綾襪朱履不跪。直兩頭走以摩腹曰。可問百姓。八大王責曰。我不管你。只是你做個兵備道。全不用心守城。城被我破了。你就該穿着大紅朝衣。端坐堂上。怎麼引個妓妾避在井中。蔡道無言可答。其妾王月手牽蔡道衣襟不放。張叫砍了罷。數賊執蔡道於田中殺之。正月大罵張獻忠。遂於溝邊一槍刺死。尸立不仆。移時方倒。獻忠有時詞色亦極謙和。

……汪公子親家姓倪者。馱幾箱綢緞至營。汪公子見之喜極。可望回家。八賊亦喜。欺待甚豐。次日看貨。即又不喜曰。我要的是織金緞子。這是繡金的。不大好。既買來罷了。只是煩你再買一轉。倪人半胸不言。後緩緩說。不敢欺瞞老爺。我爲這宗貨多用許多銀子。不必講。還耽許多心。吃許多驚嚇。南京機房都說我替流賊製貨。城門上盤詰總是錢要使通。受千辛萬苦方得到此。八賊曰。這是有。我不管你。銀子多給些隨你用。只要貨好。次日兌千餘兩原驢馱去。汪公子沒奈何。垂淚送之。八賊將緞子分散各營頭目去。隨即做出齊穿來謝恩。

麻雀牌

麻雀牌之起源。人多不得其解。余按麻雀當爲馬將之訛。馬將又原於馬吊。明以來葉子戲皆以水滸中人物爲戲中對象。其後演變以成麻雀耳。麻雀中已不見人物之象。但存筒索萬。筒索萬皆懸賞之數以代表人物者也。筒者金餅。索者錢貫。萬者十千也。中發白則後來所增。以取花樣之繁而已。凡成牌曰湖。湖者指梁山泊也。戴名世憂庵集云。葉子之戲始於萬歷之末。復變而爲馬吊。蓋取小說中所載宋時山東群盜姓名。分爲四十紙。一曰紙牌。人各八紙。蓋明末盜賊群起之象。其曰馬吊者。馬士英馬吉翔弄權喪邦之讖也。有曰百子者。畫一人提人頭者而署曰阮小二。爲大鍼殺人之讖。大鍼書室曰百子樓。其曰順風旗者。順治統八旗入關之讖也。其曰闖百者。李闖王之讖。其曰獻百者。張獻忠之讖也。其他如翻青翻孔等無不皆驗。其法四人相鬥。而以三家逼一家。爲關外及張季三家分裂明土之象。二十年前分爲京門南門兩法。近日則又變爲游湖之法。始於京師之輿人。浸尋及于士大夫及婦女皆好之。其法又曰飛湖。曰追湖。曰砍湖。

其不勝無用者曰臭湖。其法大同小異。大抵以先成者爲勝。乾隆中王文浩校刊明張岱陶夢憶云。骨牌始宣和二年。高宗時詔頒行天下。後世易之以紙。層出不窮。必奉水上軍爲鼻祖者。豈不志宜和所自歎。水上軍卽指梁山泊也。

擬墨不可輕作

湛園未定彙雜著張文寶一則云。後唐張文寶知貢舉。進士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聞者多其知體。金明昌中禮部尙書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欲爲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筆視久不復常習。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此二段議論皆得體。蘇子瞻曰。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前輩虛心如此。亦是實理。今制試錄不用程文是也。而淺學小生紛紛擬作必爲二君含笑於地下矣。庸按姜文標題似誤。或作書張文寶傳後。前一段震川集亦引之。蓋本歐陽五代史記。薛史懌傳作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却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余謂主試者能如此存心。庶乎不失賢矣。有閱卷而遇劣文遂大肆譁笑者。何與古人之度量相越哉。

仙遊案

壹

袁簡齋(枚)新齊諧(亦名子不語)有真龍圖變假龍圖一則云。「嘉興宋某。爲仙遊令。平素峭潔。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兩情相得。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纔免于難。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本錢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相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其事。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于轎前。迹之。風從井中出。差人擦井。得男子腐尸。信爲某佃。遂拘王監生與佃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置之於法。邑人稱爲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其夫從四川歸。甫入境。見戲台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知其妻亦以冤死。登時大慟。號控于省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令以故勸平人致死抵罪。仙遊人爲之歌曰。聽說姦夫害本夫。真龍圖變假龍圖。寄言人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胆氣粗。」頗可與高青書(廷瑞)官遊紀略所紀霍邱一案(見本刊三卷第五期載近代筆記過眼錄)合着。

彝齋漫筆

一
士

廖樹蕢之由宜章訓導以捐納而爲分部主事。因主湖南省礦務總局俾崇體制。其三品銜則與二等商勳同得諸奏獎。二者各爲一事。甯鄉縣志誤謂主事與三品銜皆緣奏獎而得。（見上期所載拙稿。）又按桐城姚永樸「三品銜分部主事甯鄉廖君墓誌銘」叙及此節亦云。「最後由宜章訓導叙前勞以主事分部加三品銜。」均混兩事爲一也。姚文叙事著「據狀」字樣。廖氏次子基械所撰行狀。乃謂「巡撫岑公春冀。以府君有功湘升。特奏保舉。……再疏請。以分部主事得賞三品銜二等商勳」。雖省略主事所由來一層。而言以分部主事得賞。何嘗如姚氏所云乎。姚氏之爲「古文」。淵源家學。講求義法。有名于時。此作文字亦頗清適。而於此實不免疏舛焉。廖氏父子商勳之獎。關乎當時制度。廖氏略而不書。殆以其名不古雅。然亦爲不應漏略者。（古文家叙事。往往省所不應省。而謂之雅潔。實爲非宜。）茲錄姚文於次。所叙事蹟。雖有未諦處。大體亦足備覽也。

歲壬申之夏。寧鄉梅君伯紀。以其外王父廖君蕢行狀寄桐城姚永樸。請爲文奠幽宮。永樸辭不獲。則次其事而銘之。據狀。君諱樹蕢。字蓀畷。先世由江西泰和遷湖南長沙。再遷寧鄉之衡田。遂爲衡田廖氏。曾祖諱錦江。祖諱含章。考諱新端。三世皆以孝友稱於鄉。君幼敏慧。從其祖受音韻學。有神悟。嘗宿驚歎。年二十四補縣學生。旋食餼。數應鄉試不售。主講玉潭書院。其論學必由體以達之用。最服膺宋張宣公告孝宗曉事者難得之言。及近代顧亭林所述孔子博學於文行已有恥二語。以此自勉。亦以助人。義寧陳公寶箴爲湖南辰沅兵備道。聞而延之於幕。吾國自光緒甲午之役後。變法之議漸興。及陳公擢巡撫。遂集湘士講求時務。願應者大率新進少年。於舊人側目視。有所規畫

擯不使知。久之陳公委君辦水口山升務。水口山者。桂水道常寧入湘之口。名菱源河。宋嘗置菱源銀場者也。山距水口十里。與龍王山接。左右兩阜。中有平土甚狹。故積潦多。舊用暗纜抽水。水不易盡。春夏氾濫。工益難施。君謀仿土人煨石採煤用明纜法。於下決口。令上哆下斂。歸水一壑。以龍骨車厚之。而外築溝禦陽水。舊纜亦并用。庶水患除而工不妨。砂可畢見。議上。衆謂異常法。大譁初君承命於陳公。請以便宜從事。無爲人所撓。至是毅然行之不爲動。未及數月。效大著。在升八年。大府調君甯總局。而以其子基植繼君。便指授。如是者又八年。計公家所贏利爲銀六百餘萬兩。而私產不增於昔。當開辦初。值歲飢。以工代賑。復籌款置義租三百石。以備異時救荒之用。民尤德之。癸卯詔開經濟特科。大府以君應。不赴。最後由宜章訓導叙前勞以主事分部加三品銜。平生孝友睦嫻任恤之行見稱於宗族鄉黨者甚衆。寧鄉歲出穀外埠易油坊枯餅糞田。君教以草化之法。穀不外輸而收倍往歲。所纂述之書多種。而自著者曰珠泉草廬詩文集。其卒也。在癸亥歲某月某日。距生於道光庚子。享年八十有四。娶袁氏。繼娶張氏。并封淑人。子七。基植。附貢生候選訓導。先君卒。基植。附貢生州同。基樸。中書科中書。基懋。主簿。基杰。縣丞。亦先卒。基棟。府同知。櫟咸。廬。女二。皆適士族。孫五。曾孫五。某年某月某日基樸等奉君柩葬於寧鄉某鄉某山。銘曰。惟金三品。禹貢肇陳。迨於周官。亦有升人。國以民立。民以財聚。理財之方。在因地利。偉哉廖君。學精而該。殫心一升。寧盡其才。凡利之興。道尙乎實。儻肥身家。於國何益。廉潔如君。不私一錢。清風勵俗。夫何間然。鬱鬱佳城。藏魄于此。我銘厥幽。用召萬祀。

清季有獎給商勳章程。乃商部于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八月奏准。所以提倡實業也。實施而後爲期甚暫。今知者罕矣。按原奏云。「竊維近百年來。環球各國。藝術競興。新法新器。月異而歲不同。綜其要端。舉凡農業工藝機器製造等事。靡不進步甚速。收效甚鉅。中國地大物博。聰明才力。不難傑出。乃通商垂數十年。雖經次第仿辦。惟成拘守成法。莫能改良標異。推陳出新。而每辦一事。需用機器原料。類須取給外洋。故進口洋貨日增。而出口者僅恃生貨。一經製造。販運來華。遂獲鉅贏。坐使利源外溢。漸成漏卮。推原其故。豈均辦理之未力。殆亦提倡之未盡其道也。查歐美當二百年前。所有新法新器。絕少發明。自英國首定創新法製新器者國家優予獎勵之例。自是各國踵行。其獎勵最優者。

乃至錫爵。此例既頒。人人爭自濯磨。講求藝術。每年所出新器。多至千數百種。論者謂歐美實業興盛。其本原皆在於是。現在臣部工藝局日漸擴充。勸工陳列所業經開辦。亟宜因勢利導。設法提倡。其有創製新法新器以及仿造各項工藝確能挽回利權足資民用者。自應分別酌予獎勵。巨等公同商酌。謹就現在亟須提倡各端。擬訂獎給商勳章程八條。各按等級。給予頂戴。由臣部奏請賞給。現在中國工藝尚在幼稚之時。如章程所載製造輪船鐵路橋梁以及電機鋼鐵等項。一時尙難其人。不得不稍從優異。以資鼓舞振興。臣等自當隨時嚴核所造之品果係精心自造確能及格。方予奏請頒賞。以昭慎重。夫講求實業。必有器具可驗。非等空談。似尙無虞冗濫。謹繕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卽請作爲專章。由臣部分咨各直省將軍督撫通飭所屬出示曉諭。以新觀聽。似於振興實業不無裨益。〔章程云。〕一。凡製造輪船能與外洋新式輪船相埒者。能造火車汽機及造鐵路長橋在數十丈以上者。能出新法造生電機及電機器者。擬均獎給一等商勳。並請賞加二品頂戴。一。凡能於西人製造舊式外別出新法創造各種汽機器具暢銷外洋著有成效者。能察識礦苗試有成效所出礦產足供各項製造之用者。擬均獎給二等商勳。並請賞加三品頂戴。一。凡能創作新式機器製造土貨格外便捷者。能出新法制鍊鋼鐵價廉工省者。能造新式便利農器或農家需用機器及能辨別土性用新法栽植各項穀種獲利富厚著有成效者。獨力種樹五千株以上成材利用者。獨力種葡萄蘋果等樹能造酒約估成本在一萬圓以上者。能出新法制新器開墾水利著有成效者。均擬獎給三等商勳。並請賞加四品頂戴。一。凡能就中國原有工藝美術翻新花樣精工製造暢銷外埠著有成效者。能仿造外洋各項工藝一切物件翻新花樣暢銷外埠著有成效者。均擬獎給四等商勳。並請賞加五品頂戴。一。凡能仿照西式工藝各項日用必需之物暢銷中國內地著有成效者。擬均獎給五等商勳。並請賞加六品頂戴。一。凡上開列應獎各款。僅舉大端。其有未盡事宜。應均比附此項章程。由本部酌核辦理。其有所制之器所辦之事成效卓著實屬特異者。應由本部專摺奏請恩施。量加優異。以新觀聽。至尋常工藝制作精良者。未便概給此項商勳。應由本部參照功牌式樣。另造商牌。以備隨時給發。一。凡請獎者可將所制之器所辦之事呈明本部查核辦理。或由各省管理商務官員暨各處商會代報。由本部切實考驗。分別給獎。以昭鄭重。一。凡此項商勳。應由本部隨時奏請。並即參照寶星獎牌式樣。由本部酌量仿制。以備應用。並擬定執照一紙。將所制之器所辦之事一一詳列照內。隨同此項商勳發給本人收執。以昭信守。〔所謂商勳。

此卽其緣起與辦法也。(商勳一名頗生硬。農工諸端。概以商名。亦嫌過于籠統。蓋以商部奏定之故。實業統于商部也。至是年九月商部乃改爲農工商部。商牌之稱尤奇。與功牌對舉。實未免不辭。)廖氏得二等商勳。由于辦理礦務著效。章程中於此項有明文規定。惟章程曰賞加三品頂戴。行狀等均曰三品銜。二者雖無大區別。字面上要爲有間。或因巡撫特奏而更稍示優異歟。尙容再考。其長子基植賞四等商勳五品頂戴。亦緣辦礦勞勳。則係比附四等商勳一條核獎。

翌年丁未七月又由農工商部奏准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章程。待遇尤爲優隆。蓋商部前奏所謂「各國……獎勵最優者乃至錫爵」。可視爲已作伏筆矣。此次農工商部原奏云。「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旨。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從來求治之道。養民爲先。古人重府事修和。外國亦最尙實業。方今中國生齒日繁。庶而未富。生財大道。亟宜講求。國家特設農工商部。綜理一切。乃數年以來。風氣尙未大開。則官吏提倡之力勸導之方有未至者。著各將軍督撫。迅飭所屬。於應興各業極力振興。凡有能辦農工商礦。或獨力經營。或集合公司。確有成效者。卽予從優獎勵。果有一廠一局。所用資本數達千萬。所用人工至數千名者。尤當破格優獎。卽爵賞亦所不惜。應如何分別等差。該部卽妥議具奏。並逐年如何增進。列表以聞。朝廷於大小官吏。亦卽以此課其殿最。用予勸懲。敢有怠慢因循保護不力。定行嚴處。不稍寬貸。總期地無曠土。境無游民。馴致富強。有厚望焉。欽此。欽遵。到部。仰見朝廷注重實業諄諄倡導之至意。臣等主持商政。責有攸歸。敢不實力圖維。以期上宣德意。下振商情。伏查漢有卜式輸邊以致通侯。楚之子文毀家乃爲令尹。有功則賞。史冊昭然。今五洲之大。均以商戰立國。國之有農工商實業局廠。其扼要與軍儲戰具相等。則凡國內巨富海外僑商。能出資本創設實業局廠者。其功自不可沒。臣等公同籌議。擬卽以資本之大小。雇工之多寡。爲國家爵賞之等差。上自子男之崇卿秩之尊。懸爲不次之殊榮。以振非常之實業。謹擬就簡明章程十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卽由臣部刷刊通行各省將軍督撫各出使大臣。一體欽遵。傳諭各商。俾知鼓舞。……」附片奏陳章程云。「謹按秦漢之際。富民輸財助邊者。每特賞民爵關內侯。近時日本商人有以鉅資急國難者。亦賞男爵。而英國凡創辦大商業者。國家特予爵賞。現值商戰時代。朝廷注重實業。富國養民。其功與敵愾均。亟應釐定等差。以資獎勵。第一條。凡商人無論獨資合資附設營業。應得爵賞。卽以個人資本之大小所用工人之多

寡爲差。第二條。此項爵賞。總以所辦實業能開闢利源製造貨品擴充國民民生計者爲合格。其僅以販運周轉匯兌營利爲業者不在此例。第三條。應得爵賞等差列左。一。資本二千萬元以上。擬請特賞一等子爵。二。資本一千八百萬元以上。擬請特賞二等子爵。三。資本一千六百萬元以上。擬請特賞三等子爵。四。資本一千四百萬元以上。擬請特賞一等男爵。五。資本一千二百萬元以上。擬請特賞二等男爵。六。資本一千萬元以上。擬請特賞三等男爵。七。資本七百萬元者。擬請特賞三品卿。逾八百萬元者。並賞戴花翎。八。資本五百萬元者。擬請特賞四品卿。逾六百萬元者。並賞戴花翎。九。資本三百萬元者。擬請特賞五品卿。逾四百萬元者。並賞加二品銜。十。資本一百萬元者。擬請特賞四品卿銜。逾二百萬元者。並賞加二品頂戴。十一。資本八十萬元以上。擬請奏獎二品銜。十二。資本五十萬元以上。擬請奏獎三品銜。十三。資本三十萬元以上。擬請奏獎四品銜。十四。資本十萬元以上。擬請奏獎五品銜。第四條。凡設立局廠。其所出資本核與特賞五品卿以上合格者。雇用工人應以五百人以上爲率。核與特賞三等男爵以上合格者。雇用工人應以千人以上爲率。第五條。此項子爵男爵擬請作爲尙爵。不給歲俸。其承襲等差。應視所營實業能否世守。屆時由本部查明奏請核辦。第六條。此項三品卿至五品卿。應即以所營農工商實業分別冠以農業工業商業字樣。以昭激勵。第七條。凡興辦實業。無論獨資合資附股。須將所認資本全數繳足。工作雇齊。局廠成立。赴部核准註冊。由本部調查確實。並行文本籍地方。查明該商人品望身家。再行酌核奏獎。第八條。凡商人或獨出資本分辦各項局廠。或將所有資本分附各項局廠。但確係實業。即可資本合併計數。按照第三四七條酌核請獎。第九條。凡商人原有官階職銜在應得獎勵之上者。准將此項獎勵移獎該商之胞兄弟子姪。惟不得濫移遠族。第十條。凡商人得有子男爵卿秩者。應行儀注。悉照欽定大清會典所載。以示優異。以上各則。係破格獎勵。專爲提倡華商實業起見。其合資股分各公司之集股創辦人應得獎勵。擬將本部奏定獎勵華商公司章程參酌改訂。奏請施行。至製造美術。資本人工較少而能獨出心裁挽回利權者。仍按照本部奏定獎勵商勳章程核辦。現在農工商各項實業。正資提倡。上項章程係屬因時制宜。特擬簡明辦法。所有未盡詳備之處。隨時斟酌損益奏明辦理。再。臣部於光緒二十九年九月間具奏獎勵華商公司章程一摺。奉旨依議欽此。欽遵辦理在案。現遵旨擬訂辦理實業爵賞章程。專以個人資本科計。所有集股創辦之商。非平日信望素孚才能邁衆。附股者決不信

從。況一局一廠。創辦經理。擔負較重。不無勞動。應請將此項獎勵章程稍寬其格。定為獎勵集股創辦人專章。俾與爵賞章程相輔而行。庶出財出力各盡其忱。論賞論功兩得其當。謹將酌改各條繕單併呈御覽。伏候命下施行。」爵封之尊顯。京卿之清貴。用為獎率之具。誠可謂「不次之殊榮」矣。科舉既停之後。有農工商各科進士舉人。人皆知之。若京卿而有特標農工商各業字樣之規定。與夫所謂商爵。則亦已罕為人所知憶矣。此項卿秩既分別農工商字樣。而爵封又專以商名。在規定上實為歧出。

當時公家談新政之文字。由今日觀之。每覺措詞上不盡適愜。右所錄商部及農工商部奏贖章程。亦可見一斑焉。

朱樸之主辦

文獻掌故，樸實古茂

古今

散文小品，冲淡雋永

陶亢德 周黎庵主編

零售每冊 儲幣二元

定閱全年 儲幣五十元·半年廿五元

古今出版社

上海亞爾培路二號

專載

公餘瑣記 (十六)

吳某

江南吳某。性狡猾。幼隨其父商楚北。父歿。遺產約千金。吳席其貲。設酒肆於村市。兼貨醃醬薑蒜之屬。獲息頗豐。隣人某甲。以灌園爲業。妻某氏姿首絕艷。吳窺而涎之。賄媒媼誘說。欲與私。氏不爲動。時吳方喪偶。計惟誑申置之死。氏貧乏無以自存。必不能守。因謀娶以遂所欲。於是遇甲。必極意款接。時或小周助。因之過從日密。吳初意乘間刺殺之。知甲強有力。恐勢不敵。躊躇不敢發。又謀真毒食物中。給使食之。復恐露痕迹。終致發覺。反覆籌思。欲死之而無策也。一日遇醫者。言白酒能傷人。若下以辛辣之物。久則肺臟受薰灼。必致潰爛不可治。萬無生理。吳聞之竊喜。甲每晨起賣菜。經過吳肆。值嚴寒。衣敗絮殊瑟縮。吳輒邀留。飲以醞酒。而出醃薑使佐飲。甲正苦凍。得薑酒入腹。頓覺徧體生溫。稱謝不已。吳曰。憐君冒風雪。聊以相餉。我所費無幾。而君身藉得舒暢。叨在隣好。何以謝爲。如是日以爲常。及春深。猶未間絕。甲素嗜酒。方切感誦。常與氏言。吳厚待比隣。其關愛殷勤。雖至親或不及。初不知其萌惡念也。已而痰嗽漸作。日甚一日。久之。聲嘶體瘠。病臥不能起。吳心幸其術之驗。而外示矜恤。假省病時至其家。故爲之謀醫藥。甲病廢失業日益艱窘。復常餽錢米。氏間與覲面。則吳色益莊。若無所覲覩者。當媒媼誘說時。但言某富人相愛慕。而未實指其姓字。以故吳雖頻來。並無疑忌。未幾。甲死。吳出貨市棺衾殮葬之。又衣食其妻。使無凍餒。里某媼。與氏蹤迹最密。氏孀居。媼時來相伴。吳探知之。託故納交其子。因以達媼。使勸氏改適。且風示己意。願爲鸞膠之續。氏屢受其惠。正無可圖報。遂許之。吳喜。擇吉迎娶。琴瑟甚敦。年餘。生一子。及子周晬。吳張筵宴客。連舉巨觥。志得意滿。座客復殷勤勸飲。不覺大醉。客散。入室抱子。笑言嚔嚔。喜極。撫之曰。嬌娃。我爲爾母費幾許經營。心力俱瘁矣。非我妙計。爾母焉得歸我。又何由有爾耶。言已。大笑。氏察其言有因。窮詰之。吳醉

中忘其所以。舉前事實告之。氏佯譽之曰。君計誠佳。否則我依賣菜傭。終身困頓。何有今日。吳挽頸俛之曰。以卿賢質。雖豐衣足食。猶恐不當卿意。我昔見卿苦況。每爲酸楚。今兩情歡洽。卿亦自知得所矣。氏促吳早寢。終夜不言。及曙。伺其睡熟奔縣號冤。拘吳對質。不械而伏。以謀殺擬抵。氏乃備酒肴祭故夫。伏地痛哭幾絕。聞者皆爲隕涕。及夕。闔戶雉經死。隣里憐之。議舉其柩。仍與甲合葬。吳陰賊險狠。殺人不以刃。自以爲巧於彌縫。幾於神鬼莫測。何忽被酒漏言。殆天網恢恢。必使自訴其惡。以示報應之不爽。氏雖失節。而能爲故夫復仇。卒以身殉。其情亦可憫矣。

曾氏子

衡山曾謙山先生。名傳薪。博學能文。撰著頗富。品行尤方正。由孝廉大挑知縣。分省山東。以性情朴實。又不工詞令。浸爲上游所不悅。皆以迂儒目之。遂至久賦閒居。每衙參。無力賃車。輒雇驢以往。嘗倩畫師作謙山騎驢圖。聊以解嘲。一時名宿題詠殆遍。卒以不勝民社改教職。旋選湘潭教諭。以冷官終其身。疏食布衣。儵然自得。不以榮富櫻心也。先生少年時。與長沙余星堂廉訪丈共研席。交最篤。廉訪通籍後。以愛女妻先生之子。贅姻南昌官廨。遂留與公子同學。曾子溫文爾雅。見者皆許其不凡。廉訪亦器重之。值春夜。課罷已三鼓。將還內。呼僮僕秉燭。皆酣睡不應。乃持燈自照。獨步而入。二堂側舊有小街。爲往來必經之所。行甫數武。忽冷風刺骨。燈光搖搖頓撲滅。有物觸其面。血腥異常。舉手捫之。蓬蓬然如亂髮。不得已。左右趨避。物亦左右偪之。復聞鬼聲颼颼。不覺心膽碎裂。卽立大呼。適更夫聞聲趨視。已仆地不能起。亟掖之。背負以行。及寢室。婢媪扶使臥。灌以薑汁。良久始蘇。歷述所遇。猶瑟縮無人色。自是病日劇。百計醫調不效。時某觀羽士能治鬼。招使視之。羽士曰。魂已離體。非符籙所能解。恐無生理。數日果卒。其爲夙冤爲厲鬼皆不可知。而以先生之爲人。乃使其子無故夭折。殊覺禍福無憑。幸遺孤成立。先生無子而有孫。差堪頰老。余官衡山時。先生久歸道山。曾訪之其族人。知先生遺稿多散失。殊爲惋惜耳。

某甲凶兆

吾鄉某甲。家頗富。喜講求飲饌。日三餐。肥甘不離口。他無所營也。母年七十餘。猶健在。妻某氏。大家女。色美。

尤賢能。伉儷甚篤。甲心膺體胖。終歲無疾痛。或偶觸寒暑。往往不藥而愈。一夕初更後。氏將浣手。使婢持銅盆取水。甫入。聞血腥刺鼻不可耐。疑厨中宰牲血汚婢衣。問之。曰無有。引巾蘸水。覺盆中稠粘異常。移燈近照。則滿盆皆鮮血。大駭。使僕趨驗厨竈間。鑑盛餘水猶存。色臭皆清潔。問家詭爲怪事。某媪服役有年。私語同儕。謂昔傭某家。主人客游於外。屢得書報平安。忽於寢門側。見血漬斑斑。反復根究。莫知所由來。已而訃音至。主人咯血暴卒。以此推之。殆非吉兆。越數日。甲不豫。但言背熱如火炙。解衣視之。肉墳起。大如酒瓊。色深赤。漸痛極。延醫診治。謂係癰毒。百計醫禱。日益沉重。俯臥不能轉側。旬餘竟死。甲生存時。恒棲止書室中。與其母臥房。兩窗相對。中隔小苑。寬不盈丈。彼此問答。聲息常相聞。泊葬踰半歲。值盛夏薄暮。母獨坐窗下。聞書室揮葵扇。有人大言曰。天氣好熱。我幾悶煞。母審爲甲語音。忽忘其死。呼之曰。兒畏熱何不出乘涼。卽聞曳履自內出。適老僕入白事。蹴門限有聲。母頓悟子死已久。言者爲其亡魂。益悲涕不能已。自是屢現形侍左右。其妻每夜見甲。或立牀前。或往來徐步。其幼子獨臥。輒展衾撫之。年餘始絕。死者魂戀母妻。事固常有之。但初喪時並無怪異。久乃留連不舍。殊不可解。舊僕李誠與鄰居。知其始末。爲余述之甚詳。

鴉鳥

同邑張子擇茂才。余僚壻也。與余最相洽。以其女妻余長子鴻瑞。其兄子慎明府。庚子孝廉。道咸間屢試禮闈不第。常留春明。家貧親老。賴子擇司記室以養。歲丁巳。客桃源。與主人極投契。因挈其子伯輿授讀。會秋日。午課未罷。忽一鴉鳥破窗入。及座前而止。翅拍拍撲地。卽之。起而飛。離地僅尺許。似不能高舉者。俗謂鴉鳥可療頭暈。其母舊有是疾。子擇謀之捕鳥人。正以不得爲憾。見其自來。竊喜母疾當愈。使僕執之。以繩縛其足。將籠而寄之家。絕不疑其不祥也。踰數日。忽遷寒疾。醫者誤投涼藥。遽歿。余外祖家富時。以重值買得大宅。內外苑皆植花木。將遷居而未果。某宦僑寓其中。宦三子一姪。年相若。共讀。頗聰慧。一日。姪晨起。忽鴉鳥集庭樹。對之鳴不已。未幾。姪暴卒。已而鴉鳥聲益惡。幼子適遇之。亦病歿。其次子偶立階下。一僕侍其側。鴉復至。鳴如前。次子罵曰。汝再鳴而死吾兄弟。尙不足耶。吾不畏汝。拾石投之。鴉振翼去。次子後無恙。而僕竟以微疾不起。衡山學署後。近接西城。有老

樹大可合抱。鷄巢其上。時飛至後圃。或棲屋角。每夜輒鳴。余初聞而惡之。繼習以爲常。不復留意。亦無他驗。

斃虎異聞

平江丁牧卿茂才。與余仲兄相友善。又與余共研席。嘗言其鄉斃虎事甚奇。因類誌之。縣北農人李千城。性孝友。有膂力。素習拳棒。可敵數十人。會晝夜。月光照耀。李與其兄。坐階下納涼。忽一虎咆哮入。徑攫其兄。李急執虎耳。按之地。復奮拳毆其首。初猶嗚暗有聲。久之僵伏不動。已口鼻流血死。明日。覺右臂痛極。兼旬始愈。蓋一時救兄情切。不自知其力之竭也。程家洞嘗有虎患。近處牲畜。多爲所食。有朱燕三者。年甫冠。家蓄豕最多。懼被吞噬。急鬻之。園中僅存二豕。虎已攫其一。朱恨極。潛伺之。虎復至。銜豕徑出。其行甚速。救之不及。持短棒尾其後。至某嶺。虎踞嶺下。將啖豕。朱騰身跨虎背。虎驚而奔且躍。朱顛仆。虎壓其身。幾不能轉側。大呼土地神救我。聲甫畢。恍惚有人麾虎退。朱起立。急擊之。斃。東鄉鄧姓婦羅氏。健壯過於男子。適家人赴鄰舍飲。婦獨坐庭中績麻。一兒甫兩歲立其側。有虎自大門入。視眈眈。舉爪攫兒衣。婦護兒。倉卒不知所爲。取麻筐暴虎頭。虎大吼反走。婦捫得巨槌逐之。虎躍跨牆頭。牆外深坑不得下。又不能回顧。四足懸空。威無所施。婦乘勢自後亂撻之。且撻且呼。家人聞聲趨集。虎已死。鄉農方某。蓄一犬。性靈解人意。出入必隨行。值夏日畏熱。門外有大樹最陰涼。方移凳樹下。當風坐。犬隔數十步蜷臥。遇虎攫犬去。方持凳逐及山後。擲中虎腰。虎奔逸。奪犬還。旋聞巖下死一虎。剖之。受創處肋骨已斷。易席珍。亦北鄉民。年十九。心粗胆壯。雖使赴湯蹈火。亦奮往不知畏避。夜夢山神召之往。賜以虎皮。晨起。不解所謂。質之里人。有爲之說者曰。他日必貴顯。如鐵丐夢兩獅相搏。隱示以二品服色。吉兆也。及日中。樵於道士隴。方縱斧間。一黑虎突出。易擊以扁杖。虎攫之。斫以斧。亦被攫。憤極。直前抱虎頸。兩手扼其喉。虎怒跳。易隨之上下。堅扼不釋手。舌出而斃。負之歸。剝其皮。稱之重百五十餘斤。

計娶

長沙東鄉某氏媪。家中人贊。夫早歿。一子已授室。一女頗端好。幼讀書識字。精女紅。視之如掌上珠。擇婿良苛。以故久未字。里某甲。父母物故。無兄弟。遺產足自給。甲年十八九。貌韶秀。工心計。有口辯。稠人廣坐中。議論風

生。輒媿媿動聽。常往來氏家。氏極愛之。因寄爲義子。遂留寓焉。日益親密。婦女漸不之避。甲見其女而涎之。乘間與調諢。爲氏所窺。大怒。遽下逐客令。甲不得遂所欲。怏怏而去。旋聞其遠游吳會。亦不以爲意。時粵逆方踞金陵。從戎者多授高官。越數歲。甲忽來謁。貂冠晶頂。影孔雀。車馬衣服麗都。氏以其富貴。厚待之。問所從來。甲言投某營効力。積功叙同知。隨統帥復某城。獲賊積緡萬餘金。今得錦旋云云。一時鄉里咸歆羨弗置。肆筵設席。爲甲浣塵。冀其臨存爲光寵。甲亦顧盼自雄。非其人不與酬答也。旋央媒詣氏作伐。願得其女爲室。氏念前事滋不悅。且恐涉嫌疑。堅不允。甲無如之何。而心愛氏女不能忘。務得之而後快。氏有姊某媪。亦孀居。性貪而好諛。爲甲所素識。又習知氏或借子婦他適。必以女寄媪家。乃托故詣媪。餽遺甚豐。閱二三日必往省。見則極口阿奉之。媪喜出望外。所言無不從。甲遂納重賄。與媪成謀。踰旬。揚言已聘婦。擇某日完姻。迎氏赴飲。並邀其子若婦代款客。又以內外需人助理。約先兩日至其家。留住數晨夕。氏初不許。甲請之堅。曰。乾母猶母也。豈有子娶婦而母不顧者。且我家無人。母所知。非母與兄嫂借往。內外事將焉賴。母素愛我。何見拒之甚。氏以其言詞懇切。乃許之。問新人爲誰氏女。執柯者何許人。答言女某姓。其家亦世族。塞脩爲城中某紳。向同事軍營。亦以勞績得官郡守者也。屆期。氏先送女之媪家。率子若婦偕至。果有藍頂者在。及入室。妝奩鋪張滿屋。色色華美。爲目所未覩。揣知女家必巨富。心竊羨之。明且。甲備儀仗親迎。聲勢煊赫。旣而綵輿至門。僕婦啓簾。扶新人出。紅巾蒙首。衣蟒繡。蓮步踏氈毳。搖環佩有聲。交拜後端坐榻上。甲親揭紅巾。氏與子婦爭屬目。則珠釵翠鈿。畫黛眉而勻粉面者。非他人。卽氏女也。兩人相對錯愕。然猶疑其貌似。正注目間。甲跪謝曰。木已成舟。不敢不以實告。老丈母幸勿罪。請升堂受忝謁。言訖。呼僕婦擁之出。遽掖新人與甲偕。伏地再稽首。氏憤氣填膺。倉猝間無可置詞。聽其播弄。自恨早失覺察。低頭默坐而已。閱日。遣子婦先歸。氏徑詣媪詰之。媪曰。昨鄰婦招我飲。大醉。假榻昏臥。及醒。歸喚甥女。則不知何往。詢之里人。始悉爲彼昇去。我意味等均在此宅。必不可挽回。不意事竟如此。彼亦五品官。差足光門楣。妹復何憾。氏聞言益忿。明知其受賄通謀。奈事無左證。竟莫能指摘。自是不與通慶弔。氏又以女縱爲媪所誘偏。何得背母遷就。欲加訶斥。而業已歸甲。卽追咎旣往。亦無裨益。祇得隱忍不言。恨甲誑己。常白眼相視。後女生子周碎矣。氏每見甲。猶未嘗有歡容云。

續 華 海 花

燕 谷 老 人

第五十七回 國聞報采風登正論 賽金花避難入危京

却說莊仲玉剛剛起身。聽見樵孫到來。出去到庭中。只見樵孫手持一電局封套。說道。回電來了。仲玉就問道。是誰復的。樵孫道。弓夫。仲玉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譯寫着。

北京南橫街龔樵孫鑒。北山事已稟明。諭令墊資派人婉勸回常。并諭達北山速回爲盼。弓。

仲玉看了。仍把電紙裝入封套中。向樵孫一笑道。狠好。我們同去。向北山勸勸好吧。樵孫道。你去勸他。我真不願意見他。仲玉笑道。你總要辦到了送回。纔好銷差。怎麼不去見他呢。他呆了一呆道。也好。二人就往書房中來。只見北山尙未起來。靠着枕。瞪着眼向着紙糊的頂棚看着。仲玉道。你還不起來。你的老夫子回電來了。北山道。真的麼。仲玉就擊電局的封套給他道。這個可以假的麼。北山抽出電紙一看道。還是弓夫的話。不是老夫子的。仲玉道。你近來心緒紛亂。文理也退步了。弓夫用到稟字諭字。不是明明顯出你老夫子的意思麼。北山道。爲什麼不明白寫出呢。仲玉笑道。你越攪越胡塗了。他老人家當這個時候自然要隱約點纔好。不像你要做忠臣的只怕人家不知道。北山道。既然老夫子叫我回去。怎麼好呢。樵孫向仲玉道。你看他又來起花樣了。仲玉道。不會的。昨兒他自己說的。只要老夫子說一句話他總答應的。既然有了回電。北山是個大忠臣。那有言而無信的。樵孫你就照着預備好了。樵孫道。伴送他的人倒有。就是姊文葉茂如。不是前天引見了麼。大約就要動身。可以託他。至川資旅費約需多少。我去預備就是了。北山道。我回去。我不用他的錢。仲玉只好你借給我。將來還你。仲玉笑道。好好。樵孫你不用去張羅了。我承北山看得

起。便宜了你。但看到你手指上本也不應當再罰你出錢的了。他二人不由的呵呵笑了。仲王道。樵孫你去和茂如說定了。定了日子動身。我們送他們上火車。這幾天北山暫住在這兒。到茂如動身時一同走便了。不多幾天。仲玉樵孫把北山托了葉茂如招呼着。匆匆的坐了火車到天津去了。那茂如和北山在天津車站下來。就住在紫竹林鴻昇旅館。茂如去找了幾個朋友。回來向北山道。今晚上有個朋友請我吃花酒。你一同去散散心好吧。北山道。狠好。傍晚那朋友來了。進房看見了北山。就由茂如介紹了。原來是直隸候補知府王苑生。那苑生知道是沈北山。就特別和北山作揖道。兄弟新近聽說老兄摺參劾三凶。真是朝陽鳴鳳。欽佩得狠。北山道。書生愚見。算得什麼。況且也沒有上達。承閣下提及。慚愧得狠。苑生道。這篇文章本不在乎上達不上達。只要天地間留得正氣留得公論。老實說這事決不能實行的。何妨在報上發表一下。教世上有心人都拜讀一下纔痛快。茂如聽了忙道。這萬萬使不得的。北京同鄉教我伴送他回鄉。就怕他再闖禍。苑生聽了。向着北山一笑道。這事不提。北山兄今天可否一塊兒去玩玩。不過臨時奉邀。似乎不恭敬點。北山道。太客氣了。初見面就奉擾。有點過意不去。苑生道。我們一見如故。荷蒙賞光。感激得狠。大家就立起身來。出門坐了人力車。到了侯家后一家門口。苑生下了車。領着他們進去。北山一看。門上挂着賽廝二字的銅牌。北山就問茂如道。這是什麼地方。茂如笑道。就是狀元夫人的班子裡。北山點點頭。隨着進去。苑生進了房間。拿着請客票。寫了幾張。交給他們下人。說道。請客去。那班子裡人接着去了。不多一會。來了五六位客。彼此問了姓名。見了北山。都有一種敬重的意思。房中老媽們就擺起酒席。正要入座。只見一位麗人冉冉的掀簾進來。苑生微笑道。二爺回來了。那賽金花含笑道。王大人早來了。失迎得狠。又向合席客人招呼了一下。就在苑生身畔坐下。老媽送上酒壺。金花接過了。向合席斟了酒。苑生就拿局票代各人寫了。向茂如北山道。二位剛來。要不要荐一位。茂如北山道。担攔不多日。免了吧。苑生道。也好。不客氣了。中間有一位福建人。姓言號又陵的。問北山道。北京的風潮總算平靖了吧。北山道。也不過燕巢幕上罷了。此地怎麼樣。苑生道。經過去年的變端。人心總是惶惶的。又陵道。我看內外的情形。不會太平吧。苑生道。方安堂到山東。聽說義和團大半消滅了。又陵道。此間玉壽帥到了北洋。只曉得當差兩個字。萬一有大關係的事發生。恐怕擔當不了。只盼沒有事纔好。苑生道。政府如此。那里會沒有事呢。背後賽金花接着道。王大人。這兩天的新

鮮事你知道麼。苑生道。什麼事。金花道。此地幾條胡同內有人設了壇。練習神拳。聽說是念了咒就有神道附在身上。就會使拳使各種兵器。神道來了。他拏了刀向自己的肚子砍。只有白印。一些也不傷。附上的神道。也有孫行者。也有黃天霸。奇奇怪怪。說是練好了外國人的槍砲都打不進去。王大人你看是真的麼。苑生道。那有此理。我也聽見說。都是山東來的。大約方安堂到了山東。他們不能安身。逃到此地來的。那有什麼好東西。只要好好的辦一下子就絕跡了。又陵道。你不要輕視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曉得怎麼結局呢。金花道。還有奇怪的。有一班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穿上紅衣紅袴。白天拏着紅扇子。晚上提着一盞紅燈。說是學成了用扇一搨可以飛到半空中。要燒那里就燒那里。這種仙法是一個山東聖母叫做紅燈照的教給他們。其實這個聖母。老媽子都知道。是糧船上一個臭爛的船婆。這兩天一天多一天起來。各處都立了壇。不曉得到底是什麼仙法。苑生歎了一口氣道。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可惜像北山先生銷滅妖孽的文字能說而不能行。大約也關乎氣運吧。又陵道。北山先生的稿子能讓我們拜讀一下麼。北山道。兄弟出京時。原有的摺稿都教龔樵孫搜去焚毀了。又陵道。可惜得很。北山隨向身上口袋裡一摸。說道。原稿是由一個朋友商改的。可沒有了。只有兄弟第一次的初稿尚存。冗長得很。太不成文字了。說着就遞過去。苑生道。酒後不能細讀。讓我帶回去。同人中要先覩爲快的不少。我們看過了就送還。北山道。不祥之物也無留存之必要。儘管拏去好了。茂如道。你們國聞報上千萬不要登出來。我要負責的。苑生笑道。作者不着急。怎麼反是你着急呢。茂如道。他是預備做忠臣的。我是預備做飯桶的。不要把我的飯碗打破了。教我怎麼不着急呢。大家呵呵一笑。酒闌客散。各人分別回去。不料北山茂如上輪回南後。國聞報上就把北山的摺稿登了出來。一時烘動了京津士大夫。那翰林院掌院余老道。看見本衙門出了這種大逆不道的人。恐怕上頭怪他。連忙具摺奏參。請將北山革職監禁。一面展轉查訪北山有否同黨。當時龔樵孫就托了尹都老爺及清秘堂幾位辦事翰林。向老道聲明。叔祖並未與聞。他自己的極力阻擋致小指受傷的情節。詳細說明。并云北山平日並無至交。只有同鄉莊仲玉聽說與聞其事。余老道聽了。想連莊仲玉一起參劾。就交清秘堂一位姓陸的辦摺。旁有一位姓李的道。此事請中堂斟酌。莊某是戶部司員。僭們翰林院去參劾戶部司官。在戶部堂官的臉上有沒有點關係。老道聽了。遲疑了一回道。不差。就把本衙門的陳某添進甄別革職。作爲結果。却說北山自離津南歸後。天津一帶設壇練拳

的日盛一日。公然豎起扶清滅洋的旗子。直隸州縣中也有勞玉初等。軍隊中也有聶功亭等。來請北洋大臣王壽山主持剿匪。那王壽山起初也知道匪類不可不剿。主張嚴辦。不料匪類中打通了端王府及宮中的太監。都向太后前說光緒是中了洋鬼子的毒。這班義民的宗旨是扶清滅洋的。真是神佛保佑祖宗有靈生出來的。請老佛爺用了他。殺掉了北京的鬼子們。大清國那纔一統太平了。太后自從訓政以來。本想廢立。後來怕外國人不答應。只立了一個大阿哥。終究心中不暢快。那大阿哥是端王的兒子。雖做了太子。終究沒有做到皇上。那太上皇的端王使不出來多少威風。也恨那外國人。他就先在府中設立了壇。就請了壇中的大師兄到府中來教練。這個風氣一開。莊王也起勁。其餘王公等也多有設壇練拳。那練拳的大師兄都是京津間青皮混混。有什麼才幹智識。公然拆鐵路毀電線。凡沾一點外洋來的式子。都主張消滅。他其實多是假公濟私。實行搶劫。其時手握大權的慶邸華福。也知道這個事不對。有一天軍機起兒上去。華福便婉轉奏道。義和拳的心是不錯。不過他的能耐究竟怎麼樣。應否派一兩位大臣去視察一下。好決定辦法。請太后聖裁。太后聽了他的話。就說道。叫晁舒翹去考察一下吧。那一位軍機大臣晁舒翹領了旨下來。就向華福說。民氣固然可寶貴。但是義和團中間流氓居多數。倘然假以權力。萬一尾大不掉怎麼樣。請中堂訓示。華福道。上頭既派了你。就仗你斟酌萬全。我看此事狠有出入。今兒所以請旨的。旁邊耿義道。現在是不能決定的。總要去看過纔好定奪辦法。不過展翁一個人去行麼。華福道。子良你也當過封疆的職任。對於大計畫一定有把握。我再去請旨。添派子良一同去。晁展如聽了道。狠好。華福便上去請旨下來道。上頭添派了子良。還有順天府尹胡乃瑩今天有封奏。上頭說叫兩位帶着他一同去。耿義道。準定明天請了訓就走。華福道。狠好。偏勞了。二人當天散值回家。預備行李。明早請了訓下來。就上車。會同何乃瑩出城。其時拳匪已在涇水一帶和官軍開仗。被聶功亭打得大敗。三人走到保府。就派人去找拳匪中的大師兄。見了面。他就要求先撤聶功亭的軍隊。晁舒翹力言不可。不料耿義出京時。端王已私下密囑令他回護拳民。于是反對晁展如。且言太后及端王已內定欲滅洋人。違旨即得禍。胡乃瑩也迎合以撤聶軍爲第一策。晁不好固爭。華福慶邸也不敢堅持。此外滿漢士大夫許多只知道承順。遂成滔天之禍。此種國家大事。歷史家紀述已詳。不復贅述。却說賽金花自京遷津。平時常常來往。和楊金甫盧玉舫等交情益密。自天津起了義和團。孫三等聲氣相通。大家不以爲異。等到北京

馬家堡車站燒掉。鐵路電線統統拆毀。那天金甫和玉舫說道。北京亂到這個樣子。前天把日本使館的山之彬德國的欽差克林德都殺了。我雖沒有辦過外交。然鼓兒詞上也說過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向來狠漂亮的人怎麼也會糊塗起來。現在聽說各國聯軍都要來了。天津首當其衝。你的賽二爺。我真有點兒不放心。你何妨到天津去帶着他進京。北京就是有事。跟着們走。總吃不着大苦。你看怎麼樣。玉舫道。天津去一邊不算什麼。不過你的賽二爺一句話。要由我跟你說纔對呢。金甫笑道。老弟不用挑眼兒。你的我的有什麼分別呢。玉舫道。難道大局真要糟麼。金甫道。不客氣。我聽見的笑話多着呢。今兒沒有事。我把頂可笑的告訴你。齊穎芝你不是認得的麼。他進了軍機後。他的門生姓尹的放了雲貴的試差。姓尹的去辭行。他和他說道。你這趨差回來。當在臘月邊。你看這時候北京太平。洋鬼子都殺盡。沒有一個了。那門生說道。地球上國度很多。洋鬼子也很多。殺盡他狠不容易。他就正色說道。你也中了鬼子的毒麼。天下那裡有什麼許多的外國。他們說的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等。都是他們幾個人假裝着什麼什麼國來嚇我們的。只要把北京的鬼子殺完了。他們的國也就沒有了。那個門生看他自爲是正當當的大議論。也只好唯唯的答應着走了。還有前天義和團攻打西什庫教堂。打了幾天。義和團受着鎗子死了不少人。太后就問軍機道。這一點兒小地方都攻不下。各國的軍隊來了能敵抵抗麼。各軍機不敢言語。齊穎芝就奏道。樊國樑用了邪術。所以打不進。現在義和團招募了五百個童子。教會了他神拳。將來他們神拳成了。衝過去一定可以打勝仗。聽說教堂還有一件法寶很難破的。現在派人到五台山去請一位高僧。名叫法聰的。等他來了。就可破他的法了。這是華中堂昨兒親口告訴我的呢。玉舫道。這真是氣數了。我聽刑部的朋友說。耿子良的事有人替他講了一首詩。金甫道。什麼詩。你記得麼。玉舫道。我因他好笑。就抄下了。他就掏出靴裏子。抽出一張紙。遞給金甫道。你看。雖是打油詩。却做得狠滑稽。金甫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帝降爲王舜禹驚。（耿在樞廷言及堯舜則曰堯王舜王。常熟相國聞之。冷笑曰。三皇五帝人所共知。子良不必及之。耿當時不悟。歸詢他人。乃恍然。遂深恨之。）
皋陶（讀作桃）屢喚不聲聲。（耿在刑部大堂。嘗語司官曰。兄弟自刑部出身。好比堯王舜王時的皋陶（桃）。諸君大可效法。）
將才新得黃天霸。（耿在太后前力保江蘇總兵龍殿勳爲名將。云此人可爲奴才的黃天霸。及下值。華中堂調之曰。子良元來是一個配角兒。因施公案戲皆以黃天霸爲正角。施

不全爲配角也。)奸黨能除龔叔平。(耿在刑部得京察一等。爲龔相所提拔。後龔革職受地方官管束之辱。大半由耿奏對時指爲奸黨。)一字誰能爭瘦死。(刑部有犯死于獄。耿讀瘦死爲瘦死。)萬民可惜不耶生。(耿讀民不聊生爲民不耶生。)功名鼎盛黃巾起。師弟師兄保大清。(義和團皆以紅巾黃巾束首。其中頭目則尊云大師兄。凡大師兄來。耿迎接之。曲膝盡禮。語人曰。此輩乃保大清國者。非如保國會之保中國不保大清也。)

金甫讀完。呵呵笑道。太刻薄了。華中堂是明白人。曉得照此幹下來要糟。不過老佛爺聽信了那幾位的話。華中堂也沒有法子去攔擋。你真去一攔。恐怕性命就要不保了。正在說時。只見外面幾個家人進來回道。不好了。前門外兩荷包巷統統放火搶燒。大柵欄一帶現正起火呢。金甫道。僧們的鋪子怎麼樣。那家人道。有一二家的掌櫃來了。其餘還沒有信兒。金甫道。我要去問問他們。老弟你也去打主意纔好。玉舫道。我沒有家產。也沒有奉教。隨他們鬧。不在我心上。我明兒準到天津去看看他們。他說着就匆匆走了。明天盧玉舫騎了馬徑往天津。一路經過河西務楊村各處。都是義和團練拳的神壇。好在各處的壇中大師兄差不離都知道他的。一路上大師兄也有送他名片傳知各壇保護的。所以沒有阻礙。直到天津賽金花寓中。他一進門。賽金花正在家。連忙迎出來道。大哥有怎麼事到這兒來。玉舫道。沒有事。一個多月沒見了。所以來看看你。金花道。火車斷了。你來不容易。我真謝謝你不忘記我。你跟我進裏頭去。喝一杯白蘭地。躺一會兒。細細的談談吧。玉舫就跟着他到了套房中。向沙發上一躺。說道。我騎馬來的。騎了兩天馬。兩腿真有點兒累了。金花道。你究竟爲什麼事來的。玉舫道。你猜一猜。金花一面斟了白蘭地。老媽等送進來許多小菜碟子。金花陪着他飲。一面含笑問道。我猜你一定有關係我的事。你纔老遠的跑來。不是僧們倆的交情。這個年頭兒誰都請不動你的。玉舫笑着道。不枉是個水晶球兒。告訴你吧。是前天楊金甫找我去。說大局不好。各國的兵快到了。天津又是義和團聚會的地方。等到開了仗。危險得很。我們狠不放心。商量着還是北京好一點。我們都在京。招呼你容易。所以決定教我來一過。請你收拾着快進京。現在路上還好走。將來難保通不通。你心裡頭怎麼樣。金花道。真真謝謝你。我曉得一定大哥和幾位儲記我所以來的。北京有着大哥和楊大人等。自然穩當得多。就是要逃難。和大哥們一塊兒走也方便。這也不用商量的了。不過北京聽說也很亂。今天傳言前門外荷包巷大柵欄都燒了。確不確呢。玉舫道。怎麼不確。我看

見他燒了纜走的。金花道。怎麼好。我家裡有許多人。也要安排纜好。端節剛過了幾天。賬也沒有收全。一時不能脫身。我想把他們由輪船送回上海。我就進京來找你便了。玉舫道。不差。你要走自然有許多事應料理的。一時也不能動身。我家中也有事。不能等你。總是越早越好。快快的到京。楊大人和我纜可以放心了。金花答應了。跟他講了許多近來的事。玉舫就在他那兒吃了飯。歇了一宿。明早騎着馬趕回北京去了。金花等到玉舫去後。他就和家中人商量要進京。孫三聽了不以爲然。他就說道。僭們進什麼京。此地義和團裡頭的大師兄。沒有一個不認得的。聽說北京的老太后和許多王爺們都很信服他們。真的鬼子們來了。有大師兄們的仙法。鬼子的鎗炮中什麼用。一定可以打敗他。我們不但安穩過日子。而且我碰個機會也許做官發財。爲什麼要逃呢。現在京裡頭也狠亂。從前的濶人都要下台了。僭們也用不着他們招呼。我是一定不去的。你不要去上他們的當。金花道。上什麼當。他們的話總有點邊兒。我是到過外洋的。外國人的軍隊要靠著大師兄去打。你真在做夢呢。孫三道。你不信由你。旁邊姑娘娘姨大姐等說道。真要打仗。倪要嚇殺哉。還是到上海去避一避格好。金花道。你們的話不差。我們就去打探有沒有輪船再說。我就要安排了你們纜能走。大家也就散了。不料消息一天壞一天。打茶圍的客人都沒有了。就是幾個常來的熟客寥寥的來坐一回。都是愁眉苦臉打算要逃難。問問輪船。說是大沽口開了仗。炮台已經失守。載客的輪船影兒也不見了。孫三也整天的不在家。晚上有時回來。頭上纏了紅綢。手中揀着刀槍。穿了奇怪的衣服。好像是在唱連台鐵公雞的新戲。只急得賽金花走頭無路。那天他剛起來。隔壁的人家也是開窗子的。只聽他們哭喊起來。金花就叫老媽去一問。說是法國兵已到。要把法租界四面的義和拳搜殺。他們住的房子都靠近法租界。所以驚惶的不得了。金花聽了。也嚇得臉上失色。幸虧自從盧玉舫來後。他已經把細軟值錢的東西收拾好了。他就叫用人去雇船。這時候那里有船。找了半天。纜找到一隻破漏不堪的小船。他們也顧不得了。大大小小鑽上去。一看那船底有半輪的水。上去的人一多。差不多要沈下去了。正嚇得不得了。恰巧對面來了一隻船。雖也破舊。但還不漏。便忙着招呼搬過去。也不管多少錢。只要救命。一同搬了上去坐定了。一個娘姨道。這個時候三爺也不來。他到那兒去了。總要等着他來纜好開船。金花冷笑道。誰還等他這個有良心的人。你看他這幾天來問一問麼。他不曉是吃了倉子還是瘋了。到各上尼。八月廿四日。下午四時。下午四時。下午四時。

道。我是要向着北京走的。隨便你怎麼開。只要挑安穩的地方走就是了。船上的人正在拔了篙子往前撐。撐過一條橋。只見東岸上一羣裹着紅黃頭巾的人。也有擎着刀的抗着槍的。氣急敗壞的如飛跑來。後面一陣好像放鞭爆的聲音。急急的不斷追來。那先逃的一羣人中沿途中槍倒下的不計其數。金花的船連忙靠西邊撐走。各人把席篷蓋着。都搗着眼睛。渾身哆嗦。爬在船裡。畢竟金花胆子太眼光足。偷偷的張見一羣人中有一個頭上紅巾已扯了。手中刀槍也丟了。一直的跑。後來槍聲更近更急。倒下去的人更多。他好似沒有法兒。只好向河中一跳。打了一個猛子。剛剛入水。後面洋兵都騎着馬往前趕來。沒有留意投河的人。金花眼光一掠。好像孫三。雖在恨他。畢竟餘情未絕。看見洋兵已過。他就推開席篷。擎手中的巾子向水中一颺。恰好那人正在浮起來。看看岸上沒有追兵。忽然看見一只小船上有個女人擎手巾向他一招。他就努力向着船來。湊到河中間。氣力不勝。將要沈下去。金花叫船上人擎篙子鈎住他。纔拉到船邊。只是已灌了許多水。眼睛翻成半白了。船上人把他擱在船沿。一會兒吐出了許多水。漸漸的醒了。娘姨道。大小姐你救了這個人。阿彌陀佛。功德無量。金花道。你瞧瞧是誰。娘姨探出身向船頭上一望。失驚的說道。這不是三爺麼。大小姐是你看見了才救起來的麼。金花道。我看清了是他。我纔不救呢。那時孫三已回過來了。聽了接着說道。爲什麼是我反而不救呢。金花道。像你的良心好。死不掉的。反正有人救你。用不着我救。娘姨道。三爺不是你剛好我就說你。你這兩天壓根兒不見影兒。今天真緊急。大家多逃了。大小姐要雇一條船也沒有找處。好容易菩薩保佑。半路上碰着這條船。纔救了許多人的命。你三爺也不來問一個信。大小姐才剛恨得你海樣深。你想想能怪他麼。隨向着金花笑道。夫妻的關係畢竟兩樣的。怎麼你在船上。他在河裡。你會救他的。不是菩薩的指點。有這樣巧的麼。金花道。早知道是他。還不如推到河裡去的好呢。孫三道。好了好了。閑話少說。娘姨找一身短衫褲子給我換一換。那娘姨道。男人家的衣服沒有。只有汗衫褲一套。不分男女。將就換上吧。孫三擎着換了。好在天氣正熱。孫三在水裡浸了一回。也不覺得什麼。船隻漸漸的離開了天津十多里。一個小地方叫小梢子口的停了船過夜。金花是不理孫三。孫三沒有法。只好跟大娘姨們瞎聊道。今兒真險。我在壇裏。大師兄派我去燒租界搶洋行。我帶了幾百人。畫了符。念了呪。請了神。大家很高興的要到法租界去。我想我們住的地方很近。我乘便到家。招呼一下。免得你們驚惶。我這幾天看他們鬼子也怕得

我們很利害。有一回在街上有一個鬼子下了洋車。拉車的向他拱拱手要多給幾個車錢。那鬼子嚇得回頭就跑了。我們去燒教堂。大師兄只要念了呪。把刀一指。就燒起來。大家都信服有靈。實在是我們先把洋油澆的柴草。由教堂中的中國人。先預備好了。纔燒起來的。那鬼子不知道。自然怕起來。我們趁着這種威風。把沾着點洋氣的東西。一半兒燒毀。一半兒搶回去了。旁邊一個大姐道。三爺你也去了麼。你爲什麼不搶點東西回來呢。孫三道。搶來的都藏在壇裡邊。今兒這一下可惜全丟了。昨天我在壇裡看見弟兄們抓了一個官。說是江蘇的候補道。他是辦海運來的。他帶了一個姨太太。坐了一隻很大的船。因爲海道不通。他就打算從運河裡逃到山東去。他船上有好幾萬銀子。船上也有團裡的人。到壇上私下露了風。他船上雖有十幾枝快槍。十幾個護兵。壇裡派了二三十個弟兄去。把他輕輕易易捉來了。他的姨太太正靠着船窗坐着。弟兄們上去。看見他手上帶的金鐲子翡翠鐲子狠值錢。就喝他卸下來。他不肯。一個弟兄就把他胳膊砍下來。把鐲子通通拿去了。那位老爺抓到壇中。教他升三道表。可憐他嚇得手直抖。一道表也升不起來。就拖出去砍了。船上的銀子都拾到壇裡來了。那個娘姨道。阿彌陀佛。眞眞作孽。你們已經拿了他的銀子。爲什麼還要殺他呢。孫三道。不殺他將來許有後患呢。娘姨道。才剛岸上橋上被槍子打死的就是這班人麼。孫三道。是的。那搶鐲子砍女人胳膊的和我一塊兒跑。我看見他腦袋上中了一槍。他的血好像噴筒裡的水噴出來。我嚇得不得了。纔望河裡一跳。這條命纔算檢着了。金花聽了冷笑道。你說大師兄的仙法到那兒去了。那娘姨道。老天爺終有眼睛。殺了人搶的鐲子現在依舊享用不着。何苦來呢。孫三道。我也看破了。今兒個出來本打算發一注橫財的。不料剛走到那個橋邊。忽然勞勞拍拍的向着我們來了。我虧得走在前頭。我聽見了槍聲。回頭一望。那在後面的弟兄們倒下的差不多百十人。也沒有一個人抵抗一下。在後面督隊的大師兄。一個也不剩。都倒下去了。真是天意。大師兄們的符呪都不靈了。也許他們昨兒犯了什麼規。神道不保護了。金花道。你們的神道也許搶女人發洋財去了。還來保護你們麼。正在說時。只聽得岸上喧喧嚷嚷的人聲車聲許多經過。船上入低低的說道。天津的敗兵逃下來了。我們趕天沒有亮悄悄兒往回走纔好。他們就起來收拾了驚槩。逆流而上。也虧得是一只破爛的小船。人家不起眼。偷偷的向通州行來。走了幾天。居然到了通州。找了一家客棧。名叫長發棧的。包了他一個跨院。連男帶女十餘人勉強住下了。金花忙着要進京。孫三老是不願意。仍想要回天

津去。金花也明白他是一股兒的醋勁。但是眼前是沒有一個可靠的男人。只好敷衍着。一面送信到京。盼望楊盧兩家派人來接。不料等了幾天。天津是外國人占去了。黎秉衡的勤王兵。陸續續到了通州。京通一條大道。被軍隊占踞了。走過就要搶劫。弄到消息不通。金花急得束手無策。孫三道。通州向來有名的太平州。總不要緊。金花道。太平州不錯是有名的。不過太平州的人爲什麼不住反而跑出去呢。恐怕這個太平要保不住了。他就決定雇了車。出了南門。進京去。走出不遠。就有許多官兵在檢查行人。中間也有一二個官長。嘴裡嚷着。你們只許檢查。不許奪人家的東西。那些兵誰聽他話。只管亂翻亂搜。檢值錢的就拏。那趕車的不肯往前趕。他嚷着道。我們的命難道幾兩銀子就換了麼。金花也沒有法。車價已給他了。他們不肯趕。有什麼法呢。只好跟着回了店。金花道。我們還是走的好。慢慢的想法。挨進了京。再派人來接他們。此地再住下去性命難保。孫三也沒有法。只好跟着他走。天又下着雨。半路碰着送玉祿靈柩的十多個兵。把金花帶的首飾等都搶去了。後來走到一個村子叫八里莊。碰見了一位老太太。纔讓着進去住了一夜。明天謝了老太太又走。走到東便門。城門閉着。叫了半天。也沒有人。後來有一羣馬隊跑來叫城。城上纔有人答應道。安定門還開着。可以進去。孫三拖着金花跑到安定門。天已發黑。進了城。坐在一家人家的階沿上。也有些人圍上來。問從那兒來。往那兒去。金花道。我們是來找楊金甫楊大人的。路上被逃兵搶空了。好容易跑進了城。各位有行好的指點一下。到楊家去的路怎麼走。中間一個人聽了。搖着手道。你還找他麼。今兒個殺了三位大人。一個就是楊大人。一個是余大人余雄義。一個是連大人連元。你從那兒去找他呢。金花聽了。正是青天裡一個霹靂。眼中看着城牆好像整個兒翻過來。口中叫了一聲啊喲。就往墻下滾下去。兩眼緊閉。雙手冰冷。一下子死過去了。正是白簡三凶天地閉。綠林百里棘荊難。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補書堂詩錄

兌之

丙子元日

桃符椒酒小團纒。喜對隣園一畝寬。自挈黃柑從海舶。便隨生菜簇春盤。壑蛇已盡誰能挽。巢燕頻遷總未安。爛漫唐花陪一醉。且伴深色向豪端。

別學海諸君

先公會此駐吟鞭。桑海迷離六十年。敢道懷鉛存舊學。願隨傾蓋聚群賢。嶺南流寓非江總。春日登樓感仲宣。南武臺邊一尊罷。綠楊扶路晚飛棉。

次韻徐生

橫流滄海孰安居。訪道求聲適所如。喜見衣冠燕趙舊。兼存風俗晉唐餘。神光最許騰雙劍。文字何煩覓五車。每誦新詩增慙款。多慙後起車迂疏。

倦翼翻然返舊居。七旬游處夢中如。本知講貫功無補。却戀編摩願有餘。寶漢寮前勞置酒。荔枝灣口憶停車。逢辰攬古誠難別。迴首春雲嶺樹疏。

上海水步酒次贈答

別離情事五年真。語笑風姿一晌親。入市傭書俱老大。遠游惜誦獨悲辛。誰知酒肆銷憂地。恰似鷗鳧泛水身。岸柳汀蘋

青入眼。江南回首嶺南春。

題許溯伊舊館綴遺圖

想然官燭筆如神。垂白棲遲幕府身。當日衛公門下客。絳紗元自接音塵。
范陽掌記昔相從。宣武隨朝意更雄。珍重元家一亭子。間關關塞亂離中。

題朱筆竹

脩莖出天半。照此朱霞影。莫怪作龍吟。餘瀋勾丹鼎。

陽臺看杏

京西陽臺山。金朝清水院。深深好峰巒。依依舊臺殿。近說杏花繁。彌望畦隄徧。何止董奉林。還疑潘岳縣。入谷路千盤。迎人峰九變。高下鏡成毬。淺深霞作片。頗助松石奇。芳姿倚山澗。尤矜雲日麗。晴豔浮青甸。時時送好風。稍稍颺輕霰。雖嫌塵土污。不奪脂粉蒨。澹沓宮衣痕。輕盈玉妃面。尙想深院中。風簾度雙燕。

芍藥和遜菴

玉盃矜富貴。春淚貯嬌饒。盛事承平隔。清詞興緒遙。塵沙看已晚。蜂蝶漫相招。他日豐宜路。從君訪寂寥。
瓊苗深護玉闌迴。邀勸春遲不放開。宮粉染成金帶約。玉纖擎傍翠鬟堆。亞風舞倦腰千折。泣露顏羞泣一回。不爲謝家名句在。此花誰憶省中開。

楚材二首

自作求仁去。何論舉世非。雖甘微命殉。終惜壯心違。談笑支危局。倉皇歷駭機。傳家烈士骨。今日楚材稀。論定猶難定。千秋第一秋。遙知埋玉者。自喜斷金謀。薪突終無補。蘭膏盡所仇。滔滔江漢水。碧血又同流。

寄懷纒蘅貴陽

馬卿乘傳地。虞君注易鄉。西南俱萬里。仕隱復殊方。幾年會少還輕別。却憶瞻園踐春雪。誰憑驛使寄梅花。故人鵲起持蠶節。鈴閣文書坐嘯清。寒帷父老馬前迎。幕府新求三語掾。詩名舊重五言城。洪(稚存)程(春海)教澤風流接。儀徵講舍還來攝。黔靈山下望征袍。南武臺邊驚落葉。寂寥仍守子雲居。回首南雲嶺路紆。君看塞上狼煙滿。莫遣天邊雁影疏。

寄懷孝嶽廣州

書劍三年住。飄然瘴海間。服虔元未老。虞寄恐思還。開府龍韜重。優賢鳳諾閒。樓居好秋色。應不掩晨關。孔翠出驪方。文星南斗旁。莫嫌遷謫地。猶勝隱淪鄉。假日尋詩卷。因之定禮堂。將書數行鴈。憑拂洞庭霜。

秋岳寄詩見懷一一次韻奉答時丙子十月十四日

官閣閒時夕照紅。遙憐秋色冷丹楓。不緣白髮江湖外。那憶青山卷畫中。十載簪豪舊侶遠。文書休厭眼前堆。相從稍恨前緣左。孰爲平津閣再開。翠微霜葉爲誰妍。張翰歸吳閱歲年。記取疏櫺今夜月。開絨猶及向君圓。宵來朔吹雜邊聲。乘障書生氣不平。莫爲單于求漢幣。再教回紇滿神京。越鳥禁寒思舊林。閉門風雪貯愁深。直因屢道坊中宅。牽我頻年去住心。

篋裏新編敝帶書。汗青頭白任軒渠。王充談助煩君識。潘岳閒居怨我疏。
嶺南蕉荔雜黃丹。勾漏新容采藥還。行役詩篇無一字。未妨山水笑疏頑。
正窮望遠千重樹。忽枉懷人百顆珠。真欲却憑南去雁。換君頻寄北來書。

思四賢詩

湘潭王先生

字縣日沉淪。文教誰一顧。天留聖哲姿。巋然殿遲暮。湘潭一大師。耄齒時所慕。湖湘久無人。道成身獨預。飽觀盛衰際。雅愛縱橫數。騁衍談天雋。方朔歲星誤。專經熊安生。削史陳承祚。箸籍余最晚。倒屣叨曲遇。妄序八代詩。竟蒙雅正譽。志學恨無成。所嗟在廣務。迢遙望師門。實慙顏子鑄。

海寧王先生

往時織染局。同巷王夫子。聞名不一遇。每念至今悔。讀君觀堂集。百遍手欲抵。雖殫蟲魚細。實盡造化理。乾嘉守樸學。泰西富哲旨。君並突其藩。卓犖邁前軌。粵從炎漢來。經生驚金紫。利祿實使然。橫流蕩人紀。靈均抱芳潔。獨爲汝汝恥。千秋高梁湖。若藻繁清泚。不願舉世非。自壯百世俟。

南海康先生

官師源本一。體用資兼兩。道術久淪喪。人民苦迷罔。夫惟大雅才。獨接千載上。先聖與後聖。一揆猶指掌。南海昔明夷。去國坐鈎黨。先君嘗伏蒲。申論屢頓顙。蹉跎宣室詔。放浪五湖槳。欲拯虞淵日。歐血事終枉。思玄志獨往。靖難意尤廣。揮毫及理詠。浩氣鬱泱泱。巨木迴萬牛。華岳金精爽。已年負土畢。下拜趨函丈。勉以讀父書。實荷逾分獎。九州龍血腥。躑躅吾安放。

餘杭章先生

越中文獻邦。百年往轍逾。章先賢後起。氣欲陵前修。上窮羲軒遠。旁及象教幽。玄旨薄嵇阮。高文俯曹劉。紛紛俗體刊。塵甕名理抽。經學重師法。肯操同室矛。雅訓必許鄭。後起徒咻囁。余緣茶陵介。得上貞白樓。粲然爛翻舌。欲起仍堅留。縱論諸史例。愧無一語酬。昔也次公狂。罵坐睨公侯。晚來芒角斂。退然儒先儔。近聞鍾山講。遲具剡中舟。文章傷白鳳。遠游騁蒼蚪。羣兒空誇議。盡測憐溝沔。

贈程郁廷

槎回博望調明光。少日聲名漢署郎。人海一身三十載。宣南坊底讀書堂。
杜律名家與細疏。郭公陳寵舊誰如。直將畫省郎官筆。自寫司空城旦書。九朝律考世以虞初等滑稽。史家微意忽筌蹄。遺聞舊俗從君識。伯仲容齋與夢溪。晚榆雜綴支離一叟是。天全。暖老仍將燕玉憐。鍾乳漫勞求服食。何如脉望羽陵仙。

有懷宣閣上海

故人相望海邊樓。尺素難憑寫百憂。記過書堂猶昨日。忽驚歲序已深秋。長思訪戴頻頻約。直恐逃秦處處愁。雪竇雲門容宿留。明年春水具輕舟。來書以游雪竇詞見示

釋戡寄示九日詩逆用元韻答和

極目亭皋木葉稀。失羣陽雁亦高飛。年年插鬢花增老。處處登高客未歸。獨有咸陽廩開府。難忘江左謝元暉。短衣射虎君家事。白羽時能壯一揮。

寄懷張子羽安慶

尚書舊望渺秋天。童子曾容侍玳筵。三十年前侍文達公座。共以衣冠清節後。長懷隴畝太平年。重規羸病余先老。遵彥清言子獨賢。聞道舒州爲上佐。猶思江上鯉魚傳。

題爲人畫花卉冊

珊瑚疊疊燭熒熒。佐以白石成青精。與子食之駐頹齡。天燭

嬌黃澹粉浚波子。穠朱重黛爲婢使。空山伶俚風雪裏。猶勝漫漫桃與李。水仙山茶

霜後蕊。皎如玉。萊菔兒。紅勝肉。生平不識羶羶味。登盤具此萬事足。慈萊龍

蚪龍之珠西域來。漢家故事令人思。安得作美釀。以飲沙場萬健兒。葡萄

憶昨嶺南游。愛此參天幹。天風鬱然來。金粟吹如霰。徒然抱冬心。想思不可見。桂

亭亭數莖竹。不敢上青霄。一生危石底。也足墮風森。竹石

楚澤遠含芬。亭茗秀出塵。抽豪一以望。猶有故鄉春。蘭

冷梢疎蕊伴寒禽。淡月清霜韻更深。寄遠詩成兼畫藁。難忘今夜歲寒心。梅

孝岳廣州書來和詩見示再答

故人長在眼。詩句復如神。老念風塵隔。愁添戰伐新。東山樓上酒。南國歲前春。若具江湖楫。重來作主賓。天涯望此時。書到每嫌遲。雪片南來信。梅花北向枝。哀時俱有淚。詠史可無詩。何日青龍艦。仍回下瀨師。

上源驛行丙子長至作

上源驛旁伏兵起。全忠克用兩不死。成都大會諸將時。姜維鍾會俱伏尸。一朝吹角動殺氣。千里亂轍摧雄師。蒼鳥霍泉
 早有朕。白龍魚服乘於危。鈎絡亡身常子閣。魚羊激變阿得脂。烏乎戾氣紛相薄。大盜潛移舟去壑。關中不暇九子贖。
 乾干飛還何處雀。將軍昔領度遼營。二十封侯擬富平。澤潞諸軍請留後。柳城雜虜是牙兵。牙兵雜虜爲連伍。關騎自置
 連珠弩。浴鐵明光甲若雲。傾囊赤仄錢如土。鄭旦偷携吳市姝。康居愛學胡旋舞。手擲梟盧索進錢。親騎屋棟捶腰鼓。
 愁眉緩鬢作啼妝。鴛粟雞蘇雜鍾乳。狎客都官燕子箋。相公玉樹蓮花府。誰信深深偃月堂。都成曲曲藏春塢。往事繁華
 不忍論。豈知臥榻已潛軍。維州鎖鑰中宵去。郾塢貲財一炬焚。此時猶買章臺宴。但向臺中索符傳。席卷燕師七十城。
 坐收楚國三千練。不肯黃金買鬥心。但憐翠黛假啼面。薊門何處盡堯封。胡騎長驅破竹中。近道量移仍擁節。關前捉搦
 又傳烽。傳烽直下盧龍塞。白檀濡水紛來會。松亭關路劍成邱。避暑莊邊雲簇隊。也知辱井死無名。盡載食泉樂國行。
 海外瓊樓開世界。天邊丹穴問長生。可憐萬戶蟲沙劫。只送鴟夷一舸橫。鶴飛下望人間世。山河錦繡供兒戲。國殤死敵
 是沈冤。丞相和戎成至計。覆雨翻雲頃刻花。看朱成碧競天斜。纔見龍庭留逐客。又隨雁使返浮槎。再剖麟符招部曲。
 重頰霜戟樹高牙。漢水波長通疊鼓。秦關路曲隱鳴笳。銀槍元從尤驕縱。種人自恃南來衆。善幻黎軒到處疑。傾城長舌
 爭相弄。只謂饑嬰絕乳糜。甯知點鳥離羈鞅。倚嘯東門早有人。郭欽江統論誰陳。奈何鶉首山河險。輕付妖腰反覆身。
 遂使陰謀成卵翼。坐教窮寇失逡巡。左臂臬藺捐保障。西河離石動風塵。雍容江表論長算。但翼金縢懷狡悍。通敵多攀
 臨賀王。論都總誤黃羅漢。處處交飛赤伏符。家家五斗奉孫盧。競放狂泉流禹甸。却將表餌引胡雛。會子交鈔空杼軸。
 椎埋年少紛華屋。使盡人間貼婦錢。換爲得寶三郎曲。夷甫諸人罪可尸。甘陵士論生猶辱。縱令秦人不虎狼。也應茂苑
 終槩鹿。何況金湯震在隣。徒將鵝蚌利漁人。那堪血戰陰山後。更撤邯鄲壁上軍。教猱升木誰階厲。引狼入室終難制。
 長城一壞白符鳩。此劫奔逃岡替戾。分明南斗逼妖星。歷亂鴛書落虜營。深州尚沒牛元翼。岐下猶持李茂貞。蒼天豈爲
 黃天死。涇水將移渭水清。只恐河陰諸鐵騎。難留洛下舊公卿。漫道宮奇能去國。何緣傅燮獨求生。埋憂惻惻疑無地。
 飲醜滔滔盡似醒。杜陵同谷悲歌咽。孫盛陽秋直筆爭。便可長驅收董卓。不應盟主待荀瑩。何人血染太尉笏。何人身請
 終童纒。魯連豈肯見秦帝。劉琨尙欲却胡兵。太息含元基上望。赤烏遙逐日車橫。

過米市胡同潘邸卽王文貞怡園舊址乙未丁酉間侍先公居此今四十年門徑猶依稀若素

識者

地出橫街近。人曾繡襪來。門庭疑夢寐。水石未煙埃。鶴喜還丁誓。駝思對薊纒。牆欹牽薛荔。跡掃換莓苔。哽咽烏巢
泪。凄迷蠟鳳堆。桑餘成佛戀。竹想化龍栽。撫檻塵空老。趨庭日豈迴。滄田多變滅。主客有欣哀。桂爲傳經重。花緣
及第開。祥雲張百福。其聽事曰福壽庭盡懸奎藻映三能。退傅堂留客。尙書履接階。怡園勞別薛。半舫復傳杯。半舫爲園
中齋額。嘉話承平續。衰年戰伐催。他年志坊曲。應免問池灰。

吳進思甘侯母夫人壽詩

傳經家法漢司農。清德延陵望更崇。三世文星南斗側。一枝芳杏上林中。相携姑婦承顏後。又慶孫曾繞膝同。春釀熟時
多喜氣。湖山佳處起條風。

秋冬間芟庭中海棠枯枝已棄諸牆隅矣偶戲取其姿態入畫者插盎中汲水注之月餘忽舒苞

萼至歲除正作花特色稍淡耳按元裕之續夷堅志云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鐙

有以杏棣棠枯枝爲剪綵花者鐙罷家僮乞之供於縣署佛屋中四月上七日先夫人焚誦次

乃見杏棠皆作花真贗相間今方知其言不虛也詩以紀之

桃梨作秋華。古人以爲異。豈若芟剔餘。已共塵土棄。偶持插瓦缶。姑以清泉漬。悠悠旬月中。居然返生意。其始茸葉
舒。纒竟蓓蕾恣。經秋以涉冬。吐花至三四。所憐猩血淡。粉面特憔悴。已謝盛年姿。不趁風日媚。世間無棄物。此理

良可識。衆生愛其生。安可使不遂。因閱世間人。暴殄無不至。有如驅赤子。迫之入九地。對此返魂花。勸我有情淚。倘疑言或妄。請讀裕之志。

除夕前日大雪超女新歸携赴海淀視況姪

杜位宅中宜守歲。左芬回日待銘椒。天涯聚首良非易。不負清游踏玉瑤。

本社代售

北征日記

清宋大業撰 吳豐培校

中國紙排印本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

外埠函購加郵費一成

「擊滅英美」雜誌社共同座談會

北京「雜誌界爲擊滅英美」聯合召開共同座談會，於一日十四日下午二時假北京新聞協會盛大舉行，出席各雜誌代表對「擊滅英美」各種具體問題，發揮偉論，淋漓盡致，情況極爲緊張，茲將座談紀錄詳爲披露如次：

出席者：

- | | |
|-------------|------------|
| 吳逸民（華北體育月報） | 胡謨（三六九畫報） |
| 小鹽正榮（全家福） | 李政賢（立言畫刊） |
| 洪偉明（新民報半月刊） | 張砥（吾友報社） |
| 許修直（僑聲） | 張島（東亞聯盟） |
| 馬秋英（中國公論） | 楊叔魯（教育學報） |
| 孟慶霖（新民月刊） | 高大中（新少年） |
| 李枕流（華北映畫） | 林敬塵（武德報） |
| 曹修齋（義風旬刊） | 汪寫枕（警聲社） |
| 張子奇（回教週報社） | 唐易塵（震宗月刊） |
| 金光輝（婦女雜誌社） | 張金壽（國民雜誌社） |

鄧小川（時事畫報社）

曹沁（中聯月刊社）

陳啓埈（中和月刊）

倪淑芳（兒童新聞）

舒化章（國際新聞）

彭翰之（新進月刊）

何紹君（兒童畫報）

王維（北京漫畫）

甲 關於國府參戰方面

一 我們爲甚麼要參戰？

以大東亞解放戰爭爆發的原因，是在求東亞各個民族的澈底解放，亦即爲了完成中國的「生存」和日本的「發展」。要完成此艱巨神聖工作，東亞各民族必須團結一致，以「同生共死」的決心，合力根除美英在東亞的侵略勢力。中國是東亞共榮圈中重要的一員，所受美英之榨取和侵凌亦最殘酷，故中國爲解脫美英的桎梏，參戰乃義不容辭的事。

因爲東亞民族利害關係完全相同，大東亞戰爭是排除侵略大東亞之勢力，中國爲東亞民族之一，是以必須參戰。（中國公論）

自鴉片戰爭後，近百年來，我國人備受英美人之侵略，舉凡開商埠，訂條約，割地賠款，紛至沓來，而最近更曠使重慶政府，執迷抗戰，必欲置死我民族而後快，此等居心，譬之豺狼而尤甚者，我們爲了生存，必要與英美宣戰。（新進月刊）

英美禍華，近百年，其殘酷的史實，不容諱辯，對此東亞之共同敵人，我們爲了加強大東亞戰爭的力量，以期早日擊滅之，所以參戰。（國民雜誌）

我們要參戰的理由有兩個，一個是因爲我們要脫離近百年來英美所加在我們身上的桎梏，我們必須參戰，第二個是我們的友邦既已替我們把我們的宿敵全部逐出，我們自然不能坐享其成，所以擊滅美英完成大東亞戰爭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參戰更是理所當然的。

以往美英利用不平等條約，侵略中國國土，妨害中國主權，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地位，都是英美壓迫所致；為雪國恥，復國仇，以求世界真正之和平，中國之國際地位提高而參戰。況聯合國軍隊，已被軸心國家消滅待盡，不只是參戰的好機會，定可奪取最後之勝利。

(全家福)

英美自滯中葉將其勢力延展至東亞以後，按照既定步驟，逐漸施行其侵略手段，百餘年來無所不用其極。邇來復施其煽惑惡謀，挑起中日事變，欲使東亞民族自相殘害，破壞東亞和平，以遂其侵略奢願。我們為雪積年之恥，為保衛東亞和平，為掃蕩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惡障，不顧一切毅然參戰。

(立言齋刊)

自大東亞戰爭以來日軍已驅逐英美勢力於東亞之外，中日早已互相合作，為了應付共同的敵人，以共存共榮，所以我們要參戰。

(吾友)

我們參戰，就是要擊滅英美，也就是要解放我們自己，換言之，欲求解放，惟有參戰！

(新民半月刊)

中國一百餘年來在英美枷鎖下沉淪於被壓迫殖民地的痛苦生活，幸友邦興起義師將英美踢出東亞大地之外，而我們與友邦是站在絕對平等立場來復興東亞，而東亞之天地，英美一日不滅是一日不得安寧，中國的復興更是談不到，所以我們為解放東亞勿論如何是要大東亞聖戰早日完成，並且我們與友邦成立近衛三原則以後，兩國國民之意志均在謀東亞之共榮，友邦能為東亞而犧牲物力，人力，那麼我們處在與友邦同生死共患難之國情下，應該是要崛起與友邦協力參戰來達到我們的目標。

(華北映畫)

擊滅英美乃東亞各民族為保衛東亞共同之目標，故吾國現在確有參戰之必要，復興中國，亦即在此一舉。

(中和月刊)

中國的參戰，可以說是對於美英侵略東亞，侵略中國的總回答，大東亞戰爭的發起，其目的要在欲達成東亞各民族的解放，同時肅清英美在東亞的侵略勢力，所以為了要完成這一件偉大空前的事業，是急待於東亞各民族的一致團結，始克底於成功，中國現在既處於東亞共榮圈的重要一環，過去所受英美的脅迫尤甚於東亞其他各民族，審時應變，中國欲求復興，東亞欲求解放，只有協力友邦同甘共苦決然參戰以擊滅英美，才是我們大的途徑。

(新少年)

大東亞戰爭是為了解放全東亞的解放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而戰，日本之推行此戰，決不是單純的為日本自己，中國既與日本同甘共苦，當然不能袖手旁觀，再說大東亞戰爭的敵人，正是侵略中國的英美，打倒英美也就是解放中國。所以，中國參戰，是中日同甘共苦的具體表現，也是中國擊滅英美的必由途徑，中國欲求解放，必先擺脫英美的羈絆，英美不識正義，我們只有憑武力來解決，所以中國對英美宣戰，完全是為解放中國進而協力日本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再進而建設世界全體公正之新秩序。

(婦女雜誌)

爲了爭生存，謀自由，參戰是我們的出路，不參戰不能發揮我們的力量，同時不能僅靠日本去獨力作戰，在我們整個東亞民族共建新生命一巨大工作上，是需要盡我們的力量去分擔些責任的。

因爲要清除英美的侵略勢力，並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所以參戰。

（東亞聯盟）

建設東亞新秩序，是解放東亞復興東亞的大政方針，同時也是東亞十億民衆永遠不磨的信念，而美英乃是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最大障礙，我中華民國，既爲東亞共榮圈內之一員，對於剷除公共障礙，當然是無可避免的，應盡的義務，先聖謂：「鄉隣有鬥，被髮纓冠」，於鄉隣猶然，何況是關係自身存亡的百年仇寇，此次國府毅然對美英宣戰，在消極方面，是殲除侵略者應有的工作，在積極方面，是建設東亞新秩序必經的過程。

（義風旬刊）

我們要恢復東亞人的東亞。中國是東亞領域內人多地大的一個國家，東亞的安危，拿東亞領域內諸國分擔來講，中國也是一定要負着重且大的責任的。加之我國自百年前受英美經濟，文化諸方面的侵略，造成今日中國的半麻木狀態，去歲大東亞戰爭，友邦日本挺身代表東亞諸民族，展開民族的決死鬥爭，光輝的戰史，昭若日月，這種正義沖天的民族解放戰，繼續了一個年又到今年的一月九日，皇軍威震南方海陸空，南洋所有諸島無不高揚日章，皇軍將校的越艱險，拔泥涉，堅持着不勝利不歸還的旺盛意氣，使我們後方諸國民聆之，沒有不感激而零涕的，中國與日本前既聲明，共同擔當保衛東亞的責任，爲使早日確立大東亞共榮圈，必須促大東亞戰爭早日勝利，我國爲與友邦日本表明同甘共死的決心，爲復興我中華，解放東亞，發揮東亞領域內的總力，所以今次汪主席發佈參戰。

（時事叢報）

日本友邦，首興義師，其目的爲排擊英美於東亞以外，蓋美英侵略東亞，誠爲東亞民族共同之仇敵，我國亦東亞民族之一，且被英美之壓迫爲尤甚，故起而參戰，與日本友邦協力，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此爲必然之趨勢也。

（震宗月刊）

擊敗英美，解除經濟文化以及一切方面的桎梏與壓迫，而以東亞共榮爲目的，所以參戰是復興的當然途徑。

（北京漫畫）

英美兩國據我東亞，百般壓榨，運用百年以來分裂東亞之政策，勾引淪方阻碍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我國府基於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之精神，聲明與友邦日本同甘共苦，創造世界新秩序最光榮之任務，遂毅然參戰，以期達成東亞恒久和平之目的。

（武德報）

爲生存而戰。

（國際新聞）

我們爲東亞解放，與友邦日本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

（教育學報）

可以說英美是侵略東亞，尤其是侵略中國的惡魔，是東亞共同的敵人，要打倒這共同的敵人，必須整個東亞民族全力以赴，中國參

自從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英美勢力雖然日趨敗落，但我國本為東亞一環，在與大亞洲共存共榮的原則下，不該坐待勝戰結果，而決意與友邦同甘共苦，乃毅然參戰，以期東亞勝戰早日完成，此神聖之職責，實為義不容辭也。

(兒童新聞)

因為中國是東亞共榮圈中之一環，所受英美的侵略比其他各國各民族，尤其殘酷，所以中國參戰，是責無旁貸的。(體育月報)

為解除英美近百年來對中國經濟方面文化方面種種的壓迫，為解放大東亞完成共榮目的，為復興新中國，參戰為全國人民必行的急務。

(兒童畫報)

(新民報半月刊)

(國學叢刊)

參戰的目的是復興東亞更生中國。

我們參戰是為爭取東亞各民族的共存共榮，協助友邦完成大業。

(國學叢刊)

二 美英怎麼會成爲中國的宿敵？

百年來，我們受着英美帝國主義之欺壓，見不到光明，如今，瘋狂的來侵略我領疆，驅逐着我們走向死亡，因此，他們不只成了我們中國實在成爲全世界的宿敵！

(新進月刊)

中國是物產豐饒，領土廣大的國家，遠隔現今幾百年前，唐朝時代，中國文化可以稱霸一時的，不料後來被英美吸收，抓住我國人敷衍湊合的病柄，先由通商而漸輸毒品，禍延華民，更着手經營商業，出資修鐵路，飽賺華人銀兩，其後又漸伸魔手於教育，思想，政治，用歐風美雨來麻醉國人，更於近年中日戰爭，暗地挑戰，明爲援華武器，暗則唯利是圖，釀成今日破碎不堪收拾的境地，我中華幸蒙友邦大興仁義之師，得慶甦生，重慶政權，今日的執迷不悟一味抗戰，不是完全是因爲英美而致成的嗎？一個戰爭那能那樣輕易發起嗎？因果相對，觀今日之結果，能想不到百餘年前侵畧中國以迄現在的英美嗎？中國宿敵的英美，豈止於這一點，更有言之而猶不及的不可掩飾的史實，甦生的東亞人誰能不知道這種毒蛇猛獸的侵畧手段？

(時事畫報)

論中國於次殖民地的作俑者，大概誰都知道，是外貌紳士內心豺虎的盎格魯撒遜人，自中英鴉片戰役，遂連帶產生五口通商的南京條約，這個條約，是後來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嚆矢，侵畧我土地，攘奪我主權，剝削我人民，吮吸我膏血，巧取豪奪，無所不用其極，我們試翻看，近百年來，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國際交涉史，眞使我們欲哭無淚。

美人來華，後於西歐諸國，鼎中之鬪，已無可嘗，於是一變狡英強梁霸權手段，而爲敲骨吸髓之陰謀，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

種種花樣，明是豪奴壓主，越俎代謀，而他偏要說是保全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可笑已往的當局們，公然說虎不噬人，鳩可止渴，所以在七七事變以前的中國，無一事不仰視美英的鼻息，完全成爲美英的附庸，直到而今，猶在播弄煽惑，期待我們同歸於盡，其心術之險狠，手段之毒辣，不僅爲中國之宿仇，簡直是我全體東亞人的公敵。

（義風旬刊）

英美兩國，自鴉片戰爭之後，以文化之侵畧，麻醉我國民，奪印度，取緬甸，佔我香港，偷取西藏，挑播中日間之情感造成中日戰爭，陷東亞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狡英仍一貫其軍事，經濟，文化三方面之侵略主義，使我中國無復興之日，如此宿敵，應協同友邦殲滅之。

（武德報）

英國是垂涎中國的地大物博，欺凌中國之國勢衰弱，侵略中國最早的，自鴉片戰爭以來迄於今日，中國無非受英國剝削之害，其後美國亦多追隨英國吸取中國的膏血，輸至美國，以致中國日就貧弱不可救藥。

（僑聲社）

自鴉片戰爭後，中國即成爲美英侵略的對象，步步展開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壓害和掠取。且近年來，中國求「生存」求「解放」，英美阻撓防害中國之「生存」「解放」，故美英乃中國唯一宿敵。

（中國公論）

美英向來以中國爲其殖民地，處處以榨取爲務，中國所以致弱全因英美侵略而起，所以謂爲宿敵。

（國民雜誌）

在一百年前英國曾以洋槍大砲作後盾硬逼我們同胞吸食毒品，時至今日中國所以仍不能根絕毒品的是因爲英國已經替我們打下了牢不可破的根基，我們自然認爲這種戕賊我們國脈民命的英國是我們不共戴天的宿敵。在四十四年前英美又會率領八國聯軍硬逼我們訂立辛丑條約，使我們的國威由此一蹶不振，在過去一百年裏，英美無時無日不是在擊喪我們民族的元氣，我們對這樣一個國家自然認爲他是我們唯一的宿敵。

（三六九畫報）

英美陰謀扼奪中國利益，遠在百年以前，即苦心孤詣地煞費謀計，從宗教以及社會事業等掠奪國民信仰入手，再逐漸投資壟斷經濟利益，戕害國民生活，所以積年以來，無處不深受其制壓，幾乎無復有經濟自主之實質；同時英美利用其經濟上的優勢，干預其他政治軍事文化等，而實質上恰是中國心腹之敵，自不言可喻也。

（北京漫畫）

英美侵略東亞，當然要向弱者伸張其勢力，中國近百年來，國勢日衰，乃英美乘虛而入，英則利用鴉片，毒化中國，美則利用教會麻醉中國，其施行方法雖殊，然其目的則一也。

（震宗月刊）

自鴉片戰爭以後，美英侵奪中國主權，割據邊疆，蠶食國土，慘案迭次發生，視中國民命如草芥，種種惡蹟，不勝枚舉，因此中國民衆，恨美英入骨髓，所以美英成了中國的宿敵。

（全家福）

因爲美英侵華歷史深長，由清朝到現在，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天不處在英美強力的壓迫下，忍受着半殖民地悲苦的命運，事實俱在，英美怎不成爲我國之宿敵呢！

（兒童新聞）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呻吟於英美侵略之鐵蹄下，中國所以淪爲次殖民地之原因亦在此，故英美爲中國的宿敵。 （吾友）

清季自西，葡來華通商以後，引起外人覬覦，於是歐西潛力逐漸東移，英人以私運鴉片，釀成「鴉片戰爭」訂立南京條約，開商埠，割地賠款，於是奠定了侵略政策，攫取我國資源命脈，一切不得自主，因而陷於次殖民地地位，且進而欲逞其一統政策，置我國於滅亡之地，使東亞民族自相攻伐，數百年來，處心積慮，無時或已。

（立言畫刊）

英美本土距離中國本來很遠，但他們侵略的野心，則無時不想達到我國的腹地！什麼五口通商啦！什麼門戶開放啦！什麼機會均等啦！步步加緊其壓迫，不一而足其獸欲，以我土爲其傾銷市場，以我民爲其走狗魚肉，以我物爲其獨佔資源，百年以來，無時或已，這不是我們的宿敵，還有誰是我們的宿敵呢？

（新民月刊）

中國的事實可以說是不勝枚舉，其最慘痛而最大者如次：

鴉片戰爭：自乾隆五十八年，英國組成東印度公司，以鴉片毒化中國，至道光十八年冬，清廷命林則徐爲查禁鴉片欽差大臣，至廣東厲行禁煙，竟而引起鴉片戰爭，道光二十年與英國講和，訂立南京條約。

他如強割九龍，蠶食西藏締結英藏條約，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之上海慘案，九江慘案，重慶慘案，南京慘案，沙基慘案，每一慘案發生，中國同胞即有若干慘死于英人暴力之下。

至於美國，廣設教會學校，以文化侵略中國，並有經濟的侵略政策，其投資主要集中於金融貿易之上，最先約爲一億九千六百八十二萬四千金元，其中一部是對華借款，七七事變後，美國資本家復對僑重慶政權作內地飛機工廠之投資達四百萬金元。

總上觀之，中國受英美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侵略壓迫，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中國在此暴虐蹂躪下正是一部中國民衆掙扎生存史。所以我們要把英美擊滅才是解放中國唯一途徑。唯有打倒英美，東亞各國才能得到自由。

（婦女雜誌）

英美侵略中國已久故成宿敵。

（國際新聞）

關於美英之侵略世界，實在是罄竹難書，侵入非洲埃及以及小亞細亞回教國今且別提，美英繼葡萄牙，西班牙，和蘭之後，先到印度，是十八世紀初頭，當一七二五年英人克萊武在印度開始殺戮印人，直至現在，印人之赤手慘遭虐殺不計其數，印度之金銀，物資，悉爲英國侵略與國內奢華之用，印度之英人東印度公司，既在印度殘虐行爲成功之後，即以中國或亞細亞全體均如印度可以一意任其宰

割，以亞洲民族僅足供英美人之實業原料，更無其他之價值（英人所著世界史綱之一節），為毒藥中國計，先以阿片侵略，蓋阿片一項最初是為藥品，由葡人等輸入少許而已，至英人則於一七七三年予英國東印度公司以專賣權，對於中國以英國之武力，大量偷運，幾十年間由南至北，中國是受其毒化，人民已沒深淵，嘉慶起即再三嚴禁，道光元年也發出禁令，至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許乃濟上書，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黃爵滋上書，力陳阿片之害與黑土入華白銀盡為英人攫去，國民元氣與經濟，備受兩層損失，又有湖廣總督林則徐奏議極力剷除阿片毒害，當時政府為解除民困乃派林則徐于一八三九年抵廣東，對於英人偷運之阿片二萬餘箱（約值二千萬元）予以焚毀，驅英人等於澳門，英人愛利奧特乃與英首相巴馬斯屯商議報復侵華之計，於是英國便揭起犍犂面目，即派英艦十六隻載英兵四千，運送船二十七隻，于一八四零年六月抵廣東，七月北上抵揚子江口東南舟山島，其向中國進攻，南北雙管齊下，有抵渤海灣大沽口者，一八四二年七月佔領鎮江，八月上旬抵南京，于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與我國成立南京條約：

一、割讓香港

二、劃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

三、設領事（治外法權，租界均由此起始）

四、賠償二千一百萬洋銀

而美國在一七八三年獨立，一七八四年即來廣東，藉通商之名企圖侵入，至聞此英國訂約消息，也就乘機趁火打劫，也與中國訂立侵華基礎之種種權益。（一八九八年佔領菲律賓後，其藉門戶開放為詞極力侵華盡人而知。）

中國從阿片戰爭一役南京訂約後，即一意任英美宰割，於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各部門，節節被收為美英之桎梏下，又一八六七年英人侵入雲南，一八五八年，一八六八年兩次天津條約，一八七六年芝罘條約，一九〇四年菲印通商以及最近之五卅慘案，滬上慘案，漢口慘案等等，難為盡述，重重疊疊的深仇大敵，至今始得一鼓之機會，民氣之激昂是理所當然。

（華北映畫）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由於政治腐敗，生產落後，因而成為美英侵略主義的對象，而開始遍及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部門的向中國進攻，從此中國海禁大開，簽訂南京條約，割香港，開五口通商，成立關稅協定，規定外貨入口僅納百分之五及百分之二·五的稅率，英美貨物盡從此可通行無阻，而開關稅協定的惡例，影響我國的工商業，無由發展了，後又訂天津條約開牛莊，登州，瓊州等地為商埠，繼而上海，漢口，天津，沙市，九江，煙台及威海衛等之租界及租界權，更形成英美侵略我國的基礎，於是我國的貿易，鐵路，海運，郵政，電信，鑛業等完全入英美人之手，國家經濟命脈喪失殆盡，同時更強割九龍，併吞緬甸，蠶食西藏，造成五卅慘案，及漢口，重

慶，南京，沙基，萬縣等慘案，慘殺我國同胞，近自中日事變後更支持偽滿洲，阻害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等等事實，思之令人髮指，所以我們的結論是英美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擊滅英美才是我們尤其是中國人的神聖使命。

(新少年)

英美侵略中國已有很長久之歷史，中國經濟政治皆受其束縛，其侵略中國之野心與慾望，使中國不得強盛，故為中國之宿敵。

(國學叢刊)

自清道光間因鴉片戰爭簽訂南京條約後，馴至吾國淪為英美次殖民地之地位，嗣後之侵略凌侮，不一而足。近更挑撥離間，謀陷我於絕境，實吾國極大之仇敵。

(中和月刊)

英美壓榨，侵略中國的不法行為，歷史上已劃了深刻的痕跡，我們為了世仇，當以不達到解放目的不止。

(中聯月刊)

因為他們侵略中國。

(東亞聯盟)

美國和英國對於中國的一切侵略，除了土地的侵略外，最利害的要算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所以美國和英國是中國最大的敵人。

(教育學報)

百年以來，英美帝國主義者在強搶豪奪，假仁假義的毒辣手段之下，在中國已樹立很龐大的殖民地和非法權益，所以說英美是中國的宿敵。

(回教週報)

英美的陰謀在榨取中國利益，藉傳教奪掠國民信仰是為文化侵略，藉投資以壟斷經濟是為經濟侵略，阻害中國的發展，政治軍事文化等亦皆受其壓制，是為中國心腹之敵。

(兒童畫報)

歷年來英美的侵略主義者以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方式向中國進攻，所以造成中國的宿敵。

(體育月報)

英國自鴉片戰爭即蓄意積極侵略中國，美國則更從而提倡機會均等，其目的亦不外蠶食鯨吞。

(新民報半月刊)

三 英美嫉使重慶政權抗日是何用意？

英美嫉使蔣政權抗日的用意，一言以蔽之，是畏懼日本，他們最初的詭計，何嘗不想不勞而獲，但能使中日兩國，永遠同室操戈，遲早總會同歸於盡，他們就可坐享漁人之利，這是一層，他們深知道，友邦日本實力，不是可以輕侮的，日本與美英間，遲早要有清算總帳的一天，能在事前，消耗對方一分實力，日後便可減少自己一分抵抗，這又是一層，他們更知道，中國的地大物博，資源豐厚，日本是現代模範國，軍備尤為充實，一但要合作起來，真可以睥睨世界，外強中乾的美英，越思越懼，因而想出這挑撥離間的法子，這又

是一層，基於上述各節，是由畏懼日本之一念，而作出種種不顧羞恥的行爲來了。

「你們的流血越多，兵器損失的越重，即是惟我獨尊的好季節」，英美的懷抱，即是如此。英美所以在百年前開始用各方面，（主要是經濟思想），侵略的原因，同時又於近年來鼓動重慶抗日，離開中日國交，使中日戰爭越擴大越好，她完全爲坐收漁利的偏已獨善其身的短見，她使東亞大國，強國，自相殘殺，用他的武器，流中國人的熱血，來消磨友邦國力，待東亞的中日兩國，家敗人亡的時機一到，她即用不流自國血，不費自國錢，不使自國力的來掌握東亞，使黃種人滅種，再不能得到翻身，可憐的重慶政權下的中國無幸民衆，陷在英美謀策當中，還不清醒嗎？不要再被她嗾使下去！

在破壞東亞民族之團結與共存共榮。

（時事畫報）

無非利用重慶當局執迷不悟的心理以牽掣日本，同時欲以西南一隅入版圖，爲殖民地之一。

（僑聲社）

英美嗾使重慶抗日，既可保其在東亞之惡勢力，又可收漁人之利。

（武德報）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人人都會了然的，因爲真的中國內中統一，英美便無機可乘，所以英美總要嗾使重慶來做反和平的工作，也就是不叫中國統一，他好施行宰割主義，同時他在重慶政權下，也可獲到些微利。

（震宗月刊）

英美嗾使重慶政府抗日，無非目的在使中日兩敗俱亡，即以重慶政府借貸軍火，以內地天當作抵押之事實，即無異於乘火打劫，而實際上端爲其永遠統制東亞之計謀實現，始援助重慶嗾使重慶，實行長期戰爭以便完成其目的。

（北京漫畫）

英美嗾使重慶抗日的用意很顯然是志在假禍於人自己得漁翁之利。

（三六九畫報）

英美嗾使重慶政權抗日，因爲恐怕東亞人協力保衛，使彼等無法伸手取攬，故用離間慣技，使起內鬪，分散了大東亞的力量。

（國民雜誌）

英美嗾使重慶抗戰，乃爲使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以保持其在中國在東亞的權利，達成其侵略的目的。

（中國公論）

這是英美「以夷制夷」的政策，申而言之，就是使日本的「發展」不得順利的「發展」，中國的「生存」不能安適的「生存」，使我們黃族民族相尅相殺，戰亂循環，以便他們久遠榨取東亞，易於支配遠東了。

（新民月刊）

英美在數十年以前認爲黃種就是「黃禍」，如果中日兩國領導其他黃種國各民族，聯合一起，不只是美英的勁敵，也可以說是世界上和平之星出現，其鬼祟伎倆，決無法施展，所以他們以黃種人制黃種人之手段，使黃種人自相殘殺，以收漁人之利，這是英美嗾使重慶政權抗日的目的。

（全家福）

目的也不過在於破壞中日合作，從中取利而已。

(兒童新聞)

美英嗾使重慶政權抗日目的在於防止中日之合作以期繼續其侵略政策。

(吾友)

為遂其分裂東亞政策，以物資或武器援助重慶政府，與友邦直接衝突，藉可保障自己實力，以重慶政府作犧牲，而坐收漁人之利，且可因地制宜，破壞東亞和平種種建設，消耗中日兩國人力物力，以遂其削弱東亞民族惡計。

(立言叢刊)

美英嗾使重慶抗日，即深恐東亞和平，破壞友邦之東亞共榮主張，而保持其侵略中國之政策。

(國學叢刊)

解答這一個題目，我們無防於下列概括之：

1. 為假手他人保護其於亞洲大陸之既得權益，同時更藉鼓勵偽渝抗戰可以進而多獲權益。

2. 日本雄飛之國力，早為美英嫉妒之的，嫉使重慶抗戰不外欲藉以削弱日本，而彼乘漁人之機。

(新少年)

這是很簡單可以明瞭的事，因為英美以亞洲民族，只是看做可以供給他們實業資料而已，如果東亞之天地沒有友邦存在，沒有友邦絕然捍衛着東亞，中國也早就被英美吞蝕到底，所以務必欲使中日兩敗俱亡，隨便他們宰割，所以嗾使重慶抗日者，無他，是在借以消耗中日兩國之物力人力，英國曩者是用阿片消耗中國，現在英美利用甘言媚態與武器(像給兒童以玩具之程度)來使中國抗日，可憐是重慶漢奸愚蒙以至於上當不悟。

(華北映畫)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國勢日衰，內政紊亂，外交失敗，處處予英美可乘之機。民國成立，一時中華民族頗有復興之望，但因英美之策動，收買軍閥，製造內戰，中國國事愈不可問。舊南京政府成立以來，大肆親近英美活動，處處仰賴英美氣息，以與日本對立，英美既懷侵略中國制霸東亞的野心，當事挑撥中日兩國間的惡感，阻撓中日合作，乃于民國二十六年激起七七事件，使中日兩國陷於戰禍之中藉收漁人之利。

(婦女雜誌)

因為要使渝府作他們的傀儡，以阻害東亞共榮圈的建設，所以才嗾使重慶抗日。

(體育月報)

不外藉重慶的熱血，頭顱，維持他們在亞洲的殘存勢力而已。

(中聯月刊)

英美嗾使重慶政府抗日，實言之，是使得中國走向死亡，損失人力物力財力，而自己則於其中取得漁人之利，使東亞使我種淪于萬劫不復之地。

(新進月刊)

英美嗾使重慶抗日無非以亞制亞。

(國際新聞)

一則可藉援助之美名，攫取非法之權益，一則使東亞民族自相殘殺，以削弱實力，而遂其制霸東亞之野心。

(中和月刊)

中日事變是怎樣發生的？不必說，即是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從中挑撥，英美爲什麼要嗾使重慶政府抗日呢？也就是想從中取利，冀侵奪我國主權，破壞東亞和平。

(回教週報)

美國和英國爲保持在中國及東亞各地區不平等條約的權益，乃利用重慶政權發動抗日戰爭，藉以分散黃色民族自衛力量。

(教育學報)

英美嗾使重慶抗日，目的從中取利，重慶政府累次的借款求援，英美乃以內地天產埋藏爲交換條件，其居心乃在以東亞人殘殺東亞人，目的在制服東亞的野心。

(兒童畫報)

四 英美狡謀各就所知盡量揭發

英美狡謀甚多，如販運鴉片入中國，弱我民族，輸入自由思想，擾我社會秩序，假慈善團體施小惠以收買中國民心。如假宗教及宗教教育以改變中國青年思想。如用盡方法以離間中日感情等，不可勝數。

(國民雜誌)

展開中國近百年史，真可謂一部血淚史，每頁都染着英美宰割中國的殷紅血跡，和中國民族悲悽的淚滴。

(中國公論)

狡英美以鴉片輸入我國，弱我民族，以電影淫靡之宣傳，醉我青年意志，改訂幣制，吸收我自銀，破壞我經濟，援助重慶抗日，阻碍東亞新秩序建設，詭計昭昭人所共知，今日狡謀揭穿，中日協力，擊滅英美。

(武德報)

自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英美早已窮於應付，他們唯一的伎倆，要不外所謂以夷制夷的法子，其麻醉重慶政權的手段，不是惠而不費的撤銷治外法權，就是空頭支票的交還租界，這不但不足感動中國人心，適足以表現其虛偽醜態惹人唾棄，此外則餌以溝通輸血路線，唆使重慶覬覦緬甸，利用和平區域以外的偏僻地方，作空軍根據地，盲目轟炸無辜百姓，日暮途遠，倒行逆施，徒令旁觀者，嗤之以鼻罷了。

(義風旬刊)

我們每逢走到一個城市，都會的地方，都有外國教堂和學堂，原來他用宗教及教育而誘導國人，他整個改變你的本來思想，忘却本來的祖宗，強滅固有的文明，拆散了父母子女，想起來多麼痛心，他名目上爲宣教，事實上何嘗不是榨取國人的腦髓，宗教是好的，我們不否認，我們應該尊崇，但是，這些年來他全是用宗教而限制住你，然後才慢慢向你腦裡灌注他所有的壞水，使國人漸次變成不中國不英美的半麻木行屍走肉，知識淺陋的國人，意志不堅決的國人，我們還要再繼續下去嗎？

(時事畫報)

英美以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向中日類施陰謀，以五五三比率限制日本海軍力之發展，並對東亞其他國家如印度，緬甸，安南，

等國欺凌榨取。

(吾友)

英美侵略東亞用盡種種方法，計已見諸事實者，如實行五三制，限制友邦軍艦發展，組織國際聯盟並立九國公約，互相掣制，不能單獨行動，無形聽命於彼，以及分裂東亞政策，A B C D防線。此外復以種種誘惑手段，作投資，借款，藉操縱金融，並把持一切鐵路，關稅，郵政等權益，攫取經濟命脈，設領事裁判權，剝奪權益，陷於不平等地位。

(立言畫刊)

英國三島之成爲大英帝國，是由於侵略而成功的，美國之成爲今日的美國也是由於門羅而制霸的，兩者是異途同歸，目的一致，總不外功利主義的，他們自稱之爲文明先進，可是見利思遷的，他們自稱之爲上帝兒孫，可是無惡不做的，他們平時，大唱其聖經詩歌，一有戰時，是已早將十誠忘之於背後，處處是狡謀，那裡有正義，其他不論，就以最近英美之與蘇聯大攜其手，即其最顯著的了。

(新民月刊)

一、經濟方面剝取中國固有出產物質，利用彼邦工商力量加以製造後，再行售與中國，博得厚利，使中國愈貧，美英愈富。

二、文化方面利用教育宗教醫藥等，愚弄國民思想，兼作國際間諜之詭謀。

三、政治方面嚴訂各種苛虐條件，使中國受無窮之束縛，置中國於萬碎不復之地。

(僑聲社)

近幾年來，在歷史上已昭然若揭。

(新民報半月刊)

英美在大東亞戰爭爆發前，在華設立學校，興辦慈善事業，名目上雖是爲了華人，實際上確是替自己扶植勢力。(三六九畫報)

(一) 嗾使他人代其戰爭，犧牲，並爲獲取將來之利益。

(國學叢刊)

(二) 實行其束縛主義使中國不得受其驅使。
英美以假裝道義之偽善粉飾其醜惡行爲，同時以物質文明之享樂，誘惑國民好逸安樂，養成懶惰習性，而後吸收原料再輸來成品，逐次抽取國民膏脂等是，自戰爭開始以來，無間斷貸予僞渝巨額借款，而坐劫天富權利，漸使中國陷於貧窘，尤爲明顯之狡謀行爲。

(北京漫畫)

美國夙抱門羅主義，禁止歐亞國家向美洲各國發展，但是美國的本身，卻由夏威夷群島西進而伸長其勢力至非利濱，再由非利濱而伸張其勢力到東亞各國，侵略土地主權，破壞文化建設。

英國則以印度爲東亞根據地，東佔緬甸，馬來半島，香港而連絡到澳洲，所謂英國無落日，無非都是侵略弱小國家的土地。更以印度爲出發點，進佔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半島，西藏等處，以完成其海陸兩部勢力，並將蘇彝士運河，直布羅陀等要隘，以制止列強

展，其狡謀有將全世界均受其支配之慾望。

（全家福）

關於這個問題，本席可以舉兩個例子，都是本席親眼看到的事實，第一是本席前往香港，新加坡，哥倫波，孟買，亞丁及亞拉伯等地，無一處不是被英國給佔據，並且將各地的政權拿到手中還不算，尤其對於一般民衆，只准擔負一種勞動生活，每日不足溫飽，因而各地的人民，尤其是國民，都特別消瘦面帶菜色，所以百年來，各地民弱國亡，那還有抗抵能力，故此我說東亞對於英美實有不共戴天之仇，第二，是巴力斯坦，英國人利用猶太人和亞拉伯人鬭爭，他們好從中佔據油田，握住了政柄，所以說英國人殘害東亞民族，回教人當然不能例外，這樣不但英美是東亞的仇敵，而更是回教的仇敵。

（震宗月刊）

美英狡謀非自今始，當在美英勢力入華當初即俱用意，如在華設立學校教堂醫院，在思想生活方面企圖吾人之英美化，至最近吾人尚在記憶中之英美藉口幫助中國改革幣制，把中國白銀盡量運去美英，當時的重慶政權即已成喪中之鱉，一方面英美極力擴充軍備，而對友邦則藉軍縮之名削減友邦軍備，一方面又藉 A B C D 包圍線企圖吞沒東亞，對於重慶則只畫餅充飢，什麼平等優待撤廢治外法權武力援助等等哄騙重慶小孩，思之無不令人切齒矣。

（華北映畫）

如同訂立天津條約，及各地租界權，以及強割九龍蠶食西藏，吞併緬甸等。

（體育月報）

（一）設立教會欲以思想文化作侵略之工具。

（二）企業投資迫開商埠減低稅率以爲經濟侵略之工具。

（三）收買政客軍閥以爲壟斷軍政之工具。

（新少年）

道光年以鴉片之役，侵佔海疆，咸豐年窺伺寶器，並大舉焚掠，光緒年乘拳匪之亂，蹂躪我尤甚，以後其更蓄意雲南，進窺緬甸，事實昭彰，不可勝數。

（新進月刊）

美英狡謀盡人皆知。

（國際新聞）

英美對亞洲之狡謀，在我們任何一個亞洲人的頭腦中，均會有很深刻的一篇舊賬，總之不勝枚舉，一言難盡，大體上說來，英美的「一顰一笑，一言一動，實難相信他是在爲別人謀幸福」！

（中聯月刊）

總起來說，英美對中國之一貫政策是對內離間，對外挑撥，挑撥成功，便坐享漁人之利。

（回教週報）

自英美享樂主義的物質文明輸入中國，一掃中國舊道德灌輸國民歐化思想，養成好逸安樂惰性惡習，以奢侈品運到中國，吸收原料，抽取國民民脂民膏，尤以輸入中國巨量鴉片煙，以麻醉中國同胞，更爲罪大惡極的狡謀。

（兒童新聞）

種種狡謀，多屬口蜜腹劍，禍我至深，百年來之歷史可資覆按。
美和英國第一步使中國人替他打日本，使黃色民族自相殘殺，藉以維持彼等亞洲殖民地之安全。

(中和月刊)
(教育學報)

乙 關於擊滅美英的方法

一 我們應如何傾注物心總力協同友邦擊滅美英？

在物的方面，我們應盡最大的人力，從事橫的增產縱的開發，努力輸送，節約消費，在心的方面，我們的理念應當一致，行動應當迅速，滅私奉公，協力友邦，以必勝的精神，來消滅我們共同的敵人。

(新民月刊)

努力增產，並藉宣傳力量協同友邦擊滅美英，於經濟方面應力求改進增產。

(吾友)

我們要從實際使人盡其力地盡其利，一面加速努力，振興國內建設，一面隨時隨地對日輸出主要物質，同時博採詢謀貢獻擊滅美英之方案。

(僑聲社)

英美分裂東亞陰謀，為友邦窺破，於是毅然與之宣戰，戰爭目的，則在求東亞人民解放，日華既屬同文同種，自應協力完成聖戰，以一年以來戰果言，友邦之勳績偉功，勝算決操，足可信賴，然而戰爭之進展，胥賴充足，故應努力增產，關於有利軍用之資源開發，謀求運輸圓滑，十足供應前方需用，使忠勇之友軍，一心對敵，尅日完成聖戰。

(立言畫刊)

大東亞戰爭一年後的今日中國參戰，我們不但要抱有必勝的信念，更要有正確的認識，明瞭此後應行努力的途徑，現代的戰爭是總力戰，建設戰，為要完遂戰爭，必須發揮國民總力，所以這次我們要以新國會所頒布的新國民運動的幾大目標（一、完成大東亞戰爭，一、強化治安，一、努力增產，一、革新生活），為標準而與友邦協同擊滅美英，新國民運動即是國民物心建設的一大運動，我們當着新國民運動實踐年，一心傾注，躬行實踐，發揮全體總力，擊滅美英，不難實現。

(時事畫報)

在物的方面是「同甘共苦」，在心的方面是「同生共死」。

(新民報半月刊)

建設物資基地增加生產，以謀民生安定，實行戰時儉樸生活，支援大東亞戰爭以得最後勝利。
奮忍一時之艱辛，增加作戰之效率，以謀百世之福祉。

(兒童畫報)

(中和月刊)

在物力方面我們應該努力增產，開發資源，節儉生活，摒棄各種不必要嗜好，在心理方面應力排英美功利主義的理念，積極的建設東方道義主義，並且應該設法使一般民衆瞭解擊滅美英東亞才能解放，東亞解放我們才能生存。

(三六九電報)
(教育學報)

(教育學報)

確立戰時體制，集中物心總力，與友邦日本結成總力戰陣容。

我們欲擊滅我們的宿敵英美，須中日協力，在力的方面應當滅私奉公，民衆站在後方努力增產，自衛鄉土，協力軍警，鞏固治安，以鼓勵前方勇士；在心的方面，改革生活，以愛身，愛家之心，愛我中國，愛我東亞，萬衆一心，何愁英美不滅？

(武德報)

我整個華北，應自宣戰之日起，上而官府，下而人民，立即實施戰時體制，從前所謂勉盡後方兵站基地責任，實未盡磨礱公敵之天職，我們要一致奮起，爲全國民之總進軍，以我華北一億民衆人力物力，成一個總結晶，以供獻於大東亞戰爭最前線。王委員長說：「強化治安，增加生產，革新生活，胥爲參戰實踐工作。」我們要牢牢記在心頭，我們要永遠奉行不怠，與友邦攜手，共殲強敵，是我們分所應爲的，偉大時代，業已降臨，我全體東亞人，要虔誠的接受這無上的光寵。

(義風旬刊)

協力友邦完成擊滅英美的工作，在物的方面，應即利用科學技術，積極開發中國之豐富資源，以作戰時給需。在心的方面，要實施精神總動員，使思想統一，理念統一，以期神聖使命早日完成。

(中國公論)

在心的方面，我們要本清注主席的「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澈底瞭解大東亞戰爭的意義，並確立必勝之信念，在物的方面要勤儉增產，開發資源以供需要。

(國學叢刊)

我們要著論向讀者解說大東亞戰爭，非只日對美英戰爭，是全東亞向英美的戰爭，然後鼓勵讀者節約增產，以援友邦。

(國民雜誌)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站在文化筆人的立場，自然要用物心來作口誅筆伐的實力，不但不多作擊滅英美的文字，並且還要多發篇數冊數。

(震宗月刊)

結合總力一致奮起，先滅却心頭之賊，即一百餘年來英美化之心理，先予驅除，爲第一要事，須革心洗面，恢復東亞本來面目，即官吏去貪污，人民去奢華，實踐新國民運動。

(華北映畫)

在大東亞戰爭方現階段，生產力之擴充愈益必要，動員經濟界邁向決戰體制，提起後方基地重任，向增產途上勇往邁進。

關於華北方面重要資源中，鐵，煤，鉛，棉花，鹽，船舶等，切宜實作其生率總力之高度的發揮，而確保其增產之強化使命。

(婦女雜誌)

我們應當總盡物資所能，全部奉獻戰爭，我們並從心裡認擊滅英美為東亞解放刻不容緩之急務，信賴友邦必勝之堅念。

(兒童新聞)

由前年十二月八日，友邦日本，不顧一切困苦，與仁義之師，痛擊英美東亞基地，指日之下，即行瓦解，這固然由於日本武士道之魄力，可是也不能不歸功於大和民族之精神，才能收到這樣美滿的效果。現在我們和美英業已宣戰，應摹仿友邦之精神，傾其物心總力，則美英不難擊潰。

(全家福)

建設物資基地，完成產業上的物力動員，同時極力謀求民生安定，以沉着臨赴戰時，支援大東亞戰爭至最後勝利，為中心信仰骨幹。

(北京漫畫)

(國際新聞)

我們應盡力傾注物心總力。物的方面要「經濟合作」，心的方面要「文化溝通」，這都是東亞聯盟運動的綱領。

(東亞聯盟)

「物」應使其不絲毫流入敵方，「心」的方面應知英美醜惡摒除英美思想，與友邦協力擊滅英美。

(體育月刊)

樹立中心思想，開發地下資源，完成國民組織。

(新少年)

我們應秉承國府九日對英美宣戰意旨，以及王委員長八日關於切實實施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之宣示，以(一)強化治安，(二)努力增產，(三)革新生活之三大目標，動員與組織，一切人力，物力，財力，協同友邦，誓死擊滅英美。

(新進月刊)

現在中國既加入戰爭，一切即應採戰時體制，全國人民，須在同一目標下，充分發揮物力精力，聲援政府，協力友邦，擊滅英美。

(回教週報)

在政府的昭示中，已有對我們很詳細的指示，我們應絕對期從，絕對贊助！

(中聯月刊)

二 如何消滅美英勢力在東亞之餘毒？

舉凡英美國人，過去在東亞之一切虐民設施，侵略陰謀餘毒，吾人應予以澈底清查和搗毀。

(新進月刊)

全東亞民族，整個團結起來，同心同德，向共同目標邁進，澈底掃除英美在東亞之餘毒勢力，加強喚醒民衆，認清擊滅英美，為復興東亞與建設東亞共榮圈之唯一出路。

(回教週刊)

1. 努力揭發美英內在的醜惡。

2. 宗教之中國化。

3. 獎勵科學與發明，以代替英美物質文明的炫耀。

(新少年)

自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爲時僅閱一年，由於友邦日本神武之陸海空軍，忠勇之奮戰，已掃除敵人在東亞一切的惡勢力，而奠定必勝不敗之基礎，過去數年間華北民衆活躍於數次展開之治安強化運動，對於東亞解放之理念認識，極爲透闢，今後當益一致努力對於滅英美之決意，各盡職責，獻身國家，獻身東亞。

(婦女雜誌)

應傾注人力，物力及一切資力，本政府之指導，根絕一切有關英美之文化，經濟，思想，以我們正當之政治體系蕩清英美在東亞殘存之餘毒。

(中聯月刊)

以中日實力，予以澈底的清算。

(東亞聯盟)

須先消除信賴美英思想，摒絕英美在東亞的教育，然後廢除英美一切習俗，自然餘毒完全消滅。

(體育月刊)

澈底消滅美國和英國的文化侵略，經濟侵略。

(教育學報)

美英在東亞之餘毒，有有形的——教會主持下之文化機關，和無形的——功利思想，澈底迅速消除，必須(一)取消教會主持下之文化機關，及與美英有關之產業組織。(二)肅清功利思想。

(中國公論)

英美的餘毒，害我最深者莫甚於鴉片，此種英美之遺毒我民衆，應立時禁除，英美之文字，侵略我東亞文化，應切實剷除，無論商店，書類，禁用英美文字，影院(過去演美國片者)舞場，一律應禁止存在。

(武德報)

發揚東方文化。以道德精神驅除西方的文化侵略，不止於經濟政治等的清除，心理建設尤爲緊要工作。

(北京漫畫)

美英假紳士惡習，不少東亞人爲受其薰染。如同跳舞場，嗜雪茄，慕虛榮，不求實際，視廉恥爲腐敗，觀奢靡爲正常，東方受其餘毒，指不勝數，想要消滅其餘毒，就必須由本身作起，革新以往之生活。

(全家福)

這個不難，只要與友邦同心協力，不難將英美消滅。

(震宗月刊)

在思想上要發揮東方固有文化，以滅除其文化侵略之餘毒，並動員東亞各民族之總力，驅逐其政治經濟軍事上之殘餘。

(國學叢刊)

多向思想戰方面注意，在宣傳上多加努力，是爲消滅美英勢力在東亞餘毒最有效的方法。

(兒童新聞)

只有中日互相敬愛一致協力。

(國際新聞)

自前年十二月八日聖戰揭幕後，所有美英在東亞經營百年之久的侵略根據地及其惡勢力，在兩三月的短短期間，就被友邦皇軍，摧陷廓清了，從此以後，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了，不過美英盤據東土，已有很悠久的歷史，他們所散佈的毒菌，非常廣泛，雖無死灰復燃的可能，但是餘毒所鍾，終久成病，消毒的方法，無疑的在肅正思想，肅正思想的先決問題，在智識階層以身作則，作有系統的廣泛宣傳，繼之以推廣教育，假使盡人皆知他們是王道所不齒的詭詞邪說，自然就棄之惟恐不速了。

(義風旬刊)

(國民雜誌)

(兒童叢報)

(中和月刊)

要想消滅英美勢力在東亞的餘毒，須肅正人民依存英美，崇拜英美的思想。尤其在教會，教會學校方面。

堅持革新生活之決心，實踐新國民運動。

我們應該由崇拜歐人的壞心裡，轉成重視東方固有的美德，更盡量揭發英美毒中國的事實，使民衆了解英美是中國之敵非中國之友，這樣英美在東亞之勢力可盡驅境外。

(三六九畫報)

(吾友)

(僑聲社)

肅正思想，並提倡東方固有道德而發揚光大之。

惟有完成大東亞戰爭，方足消滅英美勢力在東亞的餘毒。

中國已經由於一時生活感情上的激動，種下禍根，結果釀成不堪設想的大害，我們要由其侵略入手的根本經濟政治方面着手，驅除廊清，恢復原來的人生觀，我們消滅的方法，不僅在忠告善道，更要以事實爲教化，使民間生活安定，民衆對自己的生活得到確信，並爲提高中日兩國之文化及工商業計，要以日本爲模範而盡力學習，東洋人用東洋人來標榜勉勵培養東洋固有精神，拿出日俄戰爭時中國對日本的感情而相處，其餘毒還能延長到何時？

(時事畫報)

中國自古卽爲禮義之邦，具有不朽之道德文化，乃自歐風東漸，英美誘惑陰謀，一切趨於歐化，於是彼等卽利用此弱點進攻。吾人思擊滅英美，卽應全面革新，摒却一切奢靡淫逸生活，根本剷除其所用之麻醉劑，如鴉片，淫靡誇大之電影，舞場，大而至於教會，學校一切對思想有所轉移之文字等，發揚東亞固有文化。

(立言畫刊)

(新民報半月刊)

在心的方面肅正思想，在物的方面自力更生。

一、肅正英美的思想。二、取消英美的文字。三、收回英美一切權益。四、收回英美學校。五、不購買英美人貨物。六、完成新國民組織。七、不用英美人服務，不服務於英美人！

(新民月刊)

冀 東 銀 行

營業種類

存款	放款	匯款	代理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 通存存款	倉庫押款 貼現押款 商押款 商品押款	電匯 支票 匯報 匯存 匯款	託收 收項 保險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通匯地點

國 內	國 外
北 天 上 青 唐 厚 張 包 京 津 海 島 山 和 北 頭 山 遵 豐 密 灤 昌 遷 胥 海 化 潤 雲 縣 黎 安 各 關 化 潤 雲 縣 黎 安 莊	新 神 大 東 京 戶 阪 京 奉 北 營 錦 天 票 口 州 鄭 通 大 哈 家 遠 連 爾 屯 遼 連 濱

本行對願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天津本行地址：法界八號路一七號
 電話三局三二四一 四〇八一
 河東支行特二區平安街乙十五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四局〇三四七號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七號
 電話南局③ 一三三五 四五八三
 一三三六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一〇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一六九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三七七

北京中孚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

行址 西交民巷四號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城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河北銀行北京分行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
電報掛號 二二二二二

經理室	三三〇七八六	倉庫	三三〇九二一	文書股	三三三二八一
營業股	三三〇六〇三	出納股	三三〇四九八	會計股	三三〇一七二
匯兌組	三三二八〇四		三三一九六三	庶務組	三三〇一七二
				傳達室	三三五三九〇

經營一般銀行業務 存款利息優厚 放款手續簡捷

辦理華北各省匯兌收資低廉通匯地點如左

天津 保定 石門 唐山 滄縣 昌黎 鄆坊 涿縣 定縣 邢台 邯鄲 磁縣 通縣 東光 晉縣 寧晉 正定 易縣
 大名 樂亭 元氏 秦皇島 山海關 遵化 遷安 豐潤 胥各莊 塘沽 灤縣 濟南 濰縣 濟寧 德縣 周村 博山
 煙台 青島 徐州 海州 開封 商邱 新鄉 彰德 太原 汾陽 崞縣 曲沃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西交民巷

電話南局(三) 零八六零
三八五八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 三三三〇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大 生 銀 行

本行爲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敝津京兩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元」爲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請面洽

天津總行 法租界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儲蓄存款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輔仁大學校內

鹽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一八三〇號

電報掛號 七七七七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同願學報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真實信仰

定價每冊二元

編輯者 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北京沙羅漢觀音寺內

發行者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安門大街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款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行·東馬路十四號

徵章簡稿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譽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雖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價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探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油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掲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逕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出版

中和月刊

第四卷 第三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面			四分之一
	甲	乙	丙	
全	一〇〇元	八〇元	六〇元	
半		四五元	三五元	
四分之一		二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 最 陸 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 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出 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學 用 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新民印書館

中 日 合 辦
資 本 金 五 百 萬 圓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三〇番

備 設 新 最